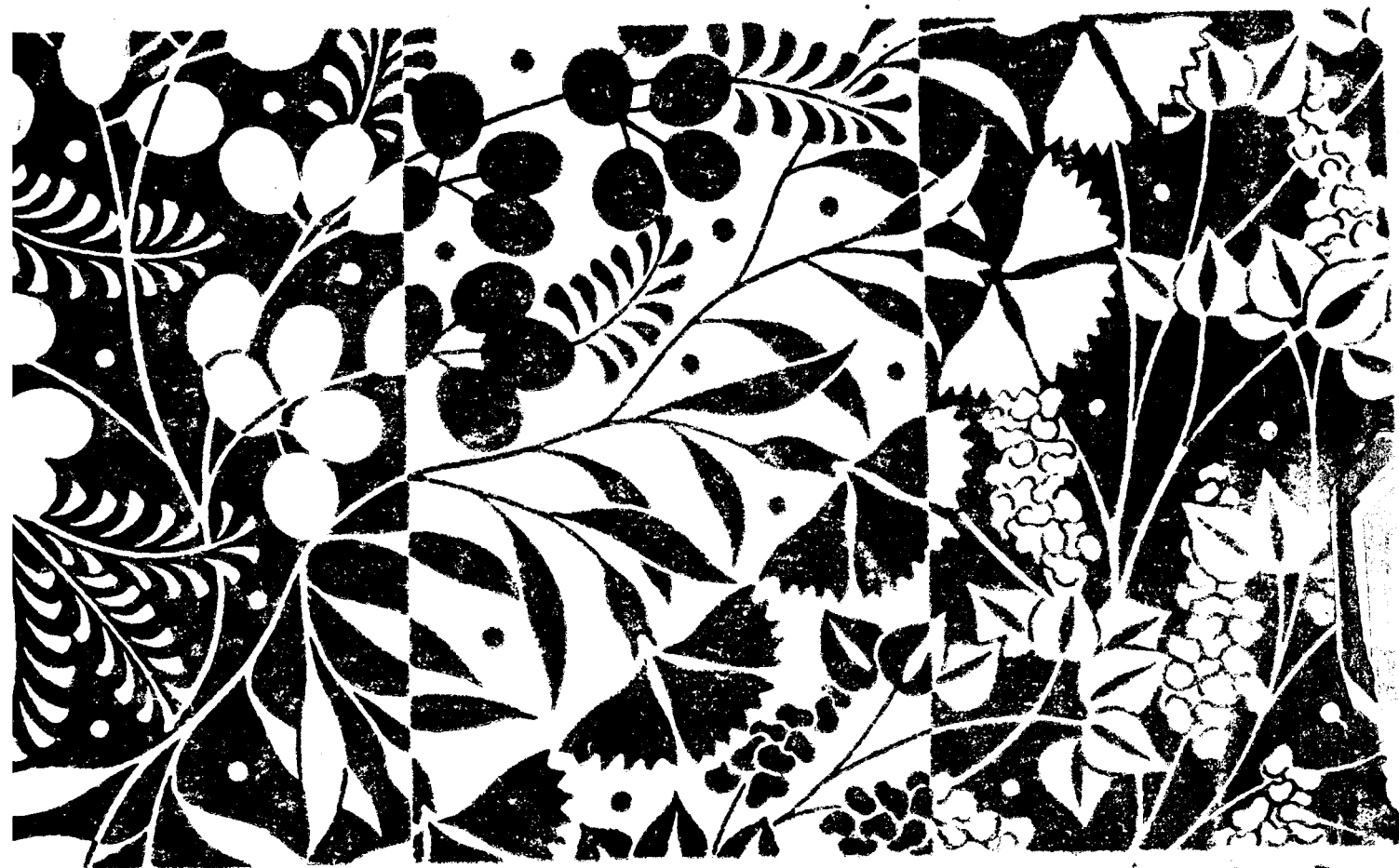


豐村小說集第二輯

# 毀壞

豐村著



大城文化事業公司刊

豐村小說集

—<sup>2</sup>★—

毀 壞

豐村著

大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新豐出版公司總經理售

豐村小說集第二輯

毀壞

著者 豐

村

發行者 李 釗

彭

發行所 大城文化事業公司

總經售 新豐出版公司

上海北京西路二三九弄六號

重慶中央公園西三街特十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滬版

目次

我的脚印(自序詩)	一
一幕鬧劇的演出	一
夜里歡的故事	四七
結婚	八三
幸福的夫妻	一一三
好丈夫	一四一
毀壞	一七五
蒲嫂	二〇三
附錄	
張的之死	二四五



# 我的脚印

「豐村小說集」自序詩

我走在地上

我留下了脚印

這是我的脚印

我從這里

艱難地走過了

我。歡喜

因為我

倔强地活着

有力地呼吸着

並且

我排除一切地

繼續走着

讓那些

只會高喊的人

卑視它吧

讓那些

只能高飛的人

無視它吧

——他們懂得

脚印是什麼呢？

而我

向前了

我笑

## 一幕鬧劇的演出

初夏。太陽還戀戀地站在西山頂上的時候，我和楓疲乏得一步也不想再走了。

「反正今天走不到垣曲。」楓說。「住下好好休息一天吧！」  
我苦笑一下子。但，我非常同意。

我們在這個大山邊，只有三家人家的小村子里住下了。村子裏的人帶着奇怪的神情，彷彿在歡迎我們。特別是幾個孩子和娘們，招待楓像接待她們的親近的親戚似的，是那麼關切、誠摯、和親熱。

吃過晚飯，楓和她們談天，我走到村外那一片亂石子的草地上去散步。這時候，有一個像我們一樣趕路的軍官走進村裏去。他彷彿走了很久的路，很疲

乏、急躁、和憔悴。他走壞了。

夜很快來到了。層層的山峯模糊在夜色里，彷彿一個廣大的荒涼的墳場。山溝里堆滿潮溼的霧氣和黑暗。山野是那麼一片混雜的冷淒，寂靜彷彿是淫雨後的烏雲，默默的，慌亂的，一陣一陣的廣佈着，沈重着，壓得連草木都發出了抖擻的恐怖的聲音。

我耐不住這種清冷，我想唱唱歌。

楓跳出村來，喊我回去。楓快活的樣子說：

「這裡有一個同志，是××師政治隊的隊長，是個開朗的和氣人，他願意和我們認識，想和你談談。」

我和楓走回那個院子里，我看到那個軍官在院子里背着手踱步。等他看到我們回來的時候，他很慌張的停住了踱步，親熱的，老遠老遠伸出了他的熱情的大手，歡快地向我衝過來。

「這是胡隊長。」楓說。「胡隊長也是預備過河到後方的。」

我們開始了快活的閒談。我們彷彿是老朋友，——好久好久沒有相見的老朋友，各自說着各自的生活，工作，和故事。但是，我和楓都不及他，他健談、開朗。他很少給我們說話的機會。

從他的談話里，我們知道他曾經有過相當的歷史。他參加過五卅運動，參加過北伐軍，作過中學的教員，在縣里也作過督學。抗戰開始以後，他參加了軍中政治工作，一年以前，××師政治部調他一個朋友作主任，他就被約來作政治隊的少校隊長。

「我到差的時候，政治隊里只有一個書記，」胡隊長說。「後來費了好大的勁，我才到西安去找來一隊青年朋友！每個同志，都使我留戀的朋友！」

「胡隊長這次爲什麼過河呢？」楓問。這一發問好像把他問結舌了，他不好意思起來。他笑一笑，沈思一會，說：

「有一些麻煩的公事。」說罷，他忽然顯得不安起來。他心里彷彿埋藏着許多憂憤，而這時他耐不住似的，他的情緒馬上帶出了他的難處。

「我相信每一個青年人，像相信我自己，」他繼續說。「不過，青年人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不顧環境！」

「因為年輕的朋友都是憑着熱情工作。」我說

「是呀！」他大叫。「但是，我覺得這還是好處，最壞的……」

胡隊長皺一皺眉，咬着嘴唇，摸一摸嘴巴，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不說下去了。他停一會，和善的對我們笑笑，說：

「你們好，夫婦兩個到戰地，夫婦兩個回後方。」

「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呵！」楓笑着。

胡隊長默默的搖搖頭。

「不，不能這麼說。」他說。「在軍隊里，夫婦應該確定是夫婦，同志應該永遠是同志！」

我不懂這話的意思，我笑一笑。

「這確是對的。」他望住我，點着頭說。「一般人的失敗，就失敗在不認

證軍隊這個環境，到處鬧戀愛，——我一向主張戀愛！但是，軍隊里受不住這刺激呵！軍隊里就作政治工作的人，出身文學校的人，他們的生活也單調得發苦呵！他們怎麼能看這種事？況且，誰，誰不，誰，……」

胡隊長半笑半生氣的長出了一口氣，搖搖頭，不再說下去了。

「到哪個部隊里都有這種事情。」楓插嘴說，好像她是安慰他。他搖搖頭。順嘴說道：

「哪里也沒有我那隊上的戀愛和結局發生得出奇！」

「是個很動人的故事麼？」楓緊緊的追問。

他擺擺下巴，陰沈沈的說「丟人。」

「年青的男女們不會和戀愛有仇的。」我笑着說。「我們那里也是一個樣子呵。」我補充說。

「嗨。」他生着氣，舌根上擦出來一聲響亮的嘆息。

看胡隊長的神情，他是一個容易歡喜也容易惱憤的人。現在，他顯得很生



氣和難過了。他心里彷彿又是那麼激動，他急躁地沉默着。

「對青年人生氣是沒有效果的。」我說。

他忽然笑了一下，搖着頭說：

「不，不是。你算是把我看錯了！」他好像高興起來了，大聲笑了兩下。又說：「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我怎麼會呢？」

楓笑起來。楓說：

「胡隊長說過是青年人的朋友呢！」

「是呀！」他笑着。「你們如果願意聽，我可以從頭到尾說說那個故事。

那一幕大鬧劇！」

「好哇！」我說。

「可惜，我不是寫小說的，我說不好！你們，我想你們也不是寫小說的，你們聽了也不能寫出來！」

「聽聽就夠了！」我說。

「可是，我們應該準備休息了。」他說。「明天要過河！」  
「那麼，就記下這筆賬吧。」我說。「明天路上說吧。」  
於是，我們緊緊的握了手，道別了。

一一

我和楓正在那個充滿漬臭、掛滿蛛網、鋪滿灰塵的樓上打着疲倦的呵欠，準備睡覺的時候，胡隊長却像一個貓似的，輕手輕腳的上樓來了。

「你們還沒有休息。」他默笑着，說。他彷彿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向我們說明，或者向我們要求，他的神情是那麼不安和勉強。

「請坐，胡隊長！」楓說。「我們太失禮了，我正弄我的腳趾，連襪子也沒穿！」

胡隊長向楓點一點頭，坐下來。

「我覺得我需要詳細和你們談一談，」他說。「我本來已經睡下，但是，

我越想越覺得有這個必要，至少也得向你們說明，明天，」他兩手抱着膝蓋，皺一皺眉。「明天，我也許不過河，我也許去當兵，去搆槍桿。」

他的談話，叫我和楓都很吃驚，我心里很快發生了種種的推想：他爲了失戀？爲了決鬥？爲了……：

「我首先聲明，」他沉默一會，打斷我。「我不是這一幕鬧劇里的角色，」他望望我，笑一下。「但是，我是個不能沉默的和不能忍耐的觀衆。」

「哦？……」我笑着。

「你聽，」他繼續說。「爲了我不能忍耐和沉默，我和主任大吵一架，我辭掉了這個隊長。」

「那爲什麼？」楓惋惜似的。「何必這樣感情用事呢？」

他沉默着，搖搖頭。

「這正是我的理智，」他，他又沉默一會。抬起頭來，彷彿是興奮，彷彿是激動，也彷彿是驕傲。他堅決地向我們笑一下，說：

「你們如果願意聽，那麼，你們就當審判官吧，而我，同志！我願意全部告訴的。」

他咳嗽兩下，望一望窗外。

「你們不嫌我無聊麼？」他笑着。

我和楓同時向他作了聲明。他滿足似的笑一笑，又咳嗽了兩下。

寂靜把我們浸埋了長長的一陣。

x

x

x

x

「我把政治隊一羣年輕的小伙子從西安帶到前線上，我心里是歡喜的。我高興，同時我也驕傲。因為，對於政治隊里的每一個同志，我都感到了滿意。我了解他們最清楚：他們都有才能。雖說他們的文化程度差得那麼遠，——比如：那個天津胖子老曹小學未畢業，那個能寫新小說的老項是個日本留學生。但是，他們各有專長，政治隊可以展開多方面的工作。拿演劇說，政治隊里的同志可以演各種各樣的戲。因為，在我招考政治隊的時候，我選取了各種各樣

的角色。

「我們主任也十分滿意這個政治隊的每個同志的才能。我們師長，我們連下的武裝同志也都叫好稱讚。可是，最初却並不是這樣。最初，政治部里從上到下都懷疑政治隊能夠作多些工作，能夠担任多些事。當我帶領政治隊從後方來到前方的第三天，我們主任就帶着懷疑的神氣，問我：

「『這些隊員們都會幹些什麼？』

「『什麼都會幹。』我傲然地答。

「『那個天津胖子和下流流氓一樣，他會幹什麼？』

「『他作過京劇的教師，二胡拉得頂好。』

「『關霞年紀總不小呵！』主任說。『她會作什麼？』

「『話劇的好主角。』

「『哦？』主任說。『那個小孩呢？』

「『什麼都會。』我說。『他的口技很好，他曾羣狗打架，羣牛下山，

一百公鷄起更，鵲鴉鬧林，……」

「我們主任摸摸眉頭，沉默一會，帶着不相信的口氣，說道：

「『好吧，我倒想找個機會，叫他們表演表演呢。』

「那有什麼難呢？有許多同志的許多才能，都能夠馬上表演一番的，在任何的一個場合，在任何一個時間，小蘇的口技，老曹的二胡和花旦，老岳的雜耍，老劉的河南絃子，老趙的山東大鼓，小金的女高音獨唱，都可以很隨便的擺給他們看，擺給他們聽。而我，我也希望他們早早的聽到和看到，因為，事實上，這也算是一種工作表現，並且，是一種成績。

「當然，政治隊終於被別人認識到了。

「並且，出了他們的意外，他們對政治隊讚美了。

「政治隊能夠很好的達成任務，能夠有叫響的成績，這是我意料中的事。因為，我的計劃和我的辦法都是對的。實話實說，我認為：一個政治隊的工作成績很困難，或者說不在于她組織多些民衆武力，不在于她把士兵的政治認識提得

多麼高，不在于她的工作開展得多麼廣泛，因為，這許多工作雖然一等一的重要，但是，它是一等一的困難，它不容易，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成績。而我覺得，一個政治隊的工作成績，在于並且必需有好的唱歌，好的演劇，因為這是門面，這是響炮，而且，這不困難。而我選考的隊員，又恰好具備了這些完美的才能。

「憑良心說，在戰地，從老百姓到軍隊，從士兵到官長，就連政治工作人員的本身，也是十分、百分的需要這個，因為，這個對於他們是解悶的呢。而我以為，解悶的唯一辦法，應該是：不叫他們哭，就叫他們笑，千萬別叫他們嚴肅。

「我這作法見效了，並且，效力比我想像的還大。

「這些，一般的說，不能不算是一種勞績，但，這不是說這勞績是我的，不是。憑我的良心說，我應該說這勞績是全政治隊的，是屬於每個隊員的。如果說，每個同志的勞績有大小，如果是我替他們保請階級，那麼，第一個，就是那個『年紀並不小』的女同志，那個每個戲的女主角關霞，其次，是那個口技專家，那個『小孩子』小蘇了。

「憑我的良心說，我愛他們兩個。小蘇文靜，坦白，天真，誠摯。他年輕，他只有十六歲，他生得也很可愛。因為，搭眼一看，他是個漂亮的少爺。他不愛多說話，也沒有多餘的行動。總之，小蘇是個好孩子。」

「在西安，當我向他們實行口試的時候，我一看見他，我就覺得我要錄取他了。」

「只怕他一無所長。」我那時想。

「竟出我的意外，他有拿手的口技，他當場向我表演一羣狗打架和鵲鴉鬧林的時候，我覺得他是一個工作人才。」我說：

「你可以馬上搬進來。」

「那時候，小蘇多麼高興呵！他失掉了家，離開了親人，一個孤單單的孩子流落在西安，那是多麼淒涼、寂苦！他的前途該是多麼渺茫，馬上，他脫離了種種困難，他離開了孤苦，他開出了一個新前途，他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他很興奮。」



「『好的，官長！』他說。『因為，』他的臉忽然紅了一陣。『我明天一早來吧。』」

自從他參加政治隊的頭一天起，他就看我是他的長輩，他什麼事都依靠我，和我商量。而我，把他作為我的一個小兄弟。憑我的良心說，他比我的親兄弟都服從我，比我的親兄弟對我還熱切、親近。

小蘇很喜歡自己研究，不管讀書、作事，他都自己默默的努力。於是，我總覺得他有辦法，我對他也抱了個大希望。我對他說：

「小蘇，你的口技不能再學幾套新的嗎？你不求有新的發展麼？」

他向我笑着，不說話。但是，不到一星期，在一個軍民聯歡的大會上，他拿出了一套驚人的、掌聲不絕的、時代化的口技，這口技的名稱叫作『裝甲衝鋒』，聽這名字可以知道，這套口技的內容，是：坦克車，飛機，裝甲汽車，大砲，重機槍和輕機槍，和我們慣常叫的『衝啊！』等等混亂的、清晰的，各種各樣的大的和小的響聲。當然，這是叫響了的。這是人人驚佩的絕技。憑良

心說，也是一種天才。

小蘇在全師裏叫了從來沒有叫過的好，自然，這種叫好是他的聰明的報價，是他的天才的酬勞。有人忌恨他這酬勞，比如天津胖子老曹。同時，也有人羨慕他這酬勞，像那個唱歌的女同志小金。而我，始終覺得這種報價不夠，因為，他還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他的希望無限、無窮。

可是，有人說這是小蘇的高峯，這是小蘇心血來潮的偶然的成就。我不敢苟同這意見，我覺得這話是一種忌妒，是一種小氣、近視的看法。我帶着不高興問他們：

『爲什麼？』

他們往往也勉強地笑一笑，很有把握的樣子，說：

『你看啞！』

我不用看，我認定小蘇有前途。因為，他最年輕，他有一個執扭的、進取的沉默的性格。

但是，不久，小蘇的眞眞確確的謠言來了，雖說這謠言我不只一次，也不只十次聽到過了。但是，這次是由我們主任嘴裏說出的，並且，提給我了確實的證據。

『唉，我對你說過多少次，你不信，』主任生氣的說。『你看，我這次親眼看到小蘇和關霞在漫山溝裏摟抱和接吻。』

主任氣得沒有辦法，他彷彿一個鄉村裏的固執老頭看見自己女兒的不端正的行爲。氣得連氣都喘不好了。

『這算什麼？——唉。』主任氣壞了。

高科長在椅子裏躺着，說：

『我早認定關霞不是個好貨！』

我不願在這時候說話。因爲，我們說不到一塊，因爲，他們不肯相信我，我也不肯相信他們。

我帶着生氣和懷疑的心情回到政治隊，我有心馬上調查一下這事情的眞

僞，證明我是對的，而他們是忌妒，是失望的懷恨。

當我回到隊部裏的時候，恰巧不見關霞和小蘇，問同志們麼？我不願這樣幹，因為，我知道，同志們十個有十個和別人一樣忌恨他們。

我走出去。迎頭碰到了小蘇，他跑得氣乎乎的，看見我臉色發了一陣紅。我還沒有問他，半山坡又緊緊的跑上來的是關霞。關霞老遠就說：

「那邊有多麼好的山棗子啊，我吃了半天。」

「和小蘇兩個？」我問。

小蘇氣喘乎乎的，慌忙的說：

「我沒有，隊長！我到醫務所裏去要凡士林，你看！」

我心裏高興得笑。因為，這又是我的一次勝利。

我在甜蜜蜜的，笑欣欣的站着，我望着關霞，望着她的搖動的頭髮，她那紅潤的臉，大眼睛，和她的恰當的身材。我好像專門在欣賞她，她一步一步好像向我心里走。她，是那麼惹人。

憑我的良心說，我也愛她。我幾乎是在發呆。

她爬上坡來，首先向我笑一下，說：

『如果是我和小蘇在一塊玩呢？』

一下，我沒有話答。我說：

『在一塊不更好麼？』

向下拉拉兩只嘴角，意味深長的沉默走近來了。

『那些家伙，怪不得，哎。』我想。

我不得不裝作消閑似的離開她。我是隊長。

### 三

關霞長得並不好看。但是，她的風度好，並且，有很多人喜歡看她的背影，因為從她的背後看，她簡直是個沒有缺陷的美人。

她是江南人，生長在北平。大學畢業。她的性情很沉靜，也很柔和。她不

浪漫，也不拘束。她的舉動言談也都有分寸。憑良心說，她的一舉一動，一談一笑，都是那麼恰到好处。

她報考政治隊的時候，我沒有叫她參加考試，憑我的良心說，我覺得她用不着考試，她一定能考上。我問她：

『小姐，你想到戰地去麼？』

她大大方方的點着頭說：

『是的。』

『她有經驗。』我無原無故的想。憑我的經驗，憑我的眼力，我看她是一個能工作的人。我問：

『你有經驗麼？』

『不敢當。』她說。『有興趣倒是真的。』

『喜歡什麼工作呢？』

『只是演過幾個戲。』她說。

『哈！這是我需要的人才。』我當時高興的想。我真難耐我的高興。我說：『好吧，對於有經驗的工作同志，我們並不嚴格，那麼，請你後天搬進來吧。』

她的談話雖然帶着不少自信的成份，但是，免考這事是出於她的意外的。她顯得驕傲和高興。一會，她忽然皺一皺眉，翻起眼角思索一下。問道：

『這個隊是否馬上去戰地呢？』

我不懂得這話的真正意思。我說：

『怎麼呢？』

『如果不是到戰地去，我不願參加哩！』

『當然到戰地去，』我快活的答。『一定到戰地去！』

『好的。』她說。『我非常討厭留在後方；多無聊啊！』

呆在後方的都是沒出息的人，我也這麼想的，而她竟也和我是一條思想。

她的談話，步步接近我的心。我真喜歡她。我請她幫我招考，由她擔任『表

演』『唸詞』的口試。她是那麼懂得『表情』和『唸詞』的人，她是一個專家。

一果然，她是一個好的主角。她是我從沒有見過的好的天才的演員。憑我的良心說，她的演技在戰地沒有第二個，她是個戰地的『蝴蝶』。

「她對人很好，她大方有禮。她的和氣的態度，很容易惹人和她接近，而她，對任何人都都不驕傲，也不冷淡。於是，人人對她有一個好的印象和批評：她受的教育好，她是一個紳士家庭的小姐。於是，人人對她抱着一個驕傲的歡心的希望。」

我：「我們主任和我是小時候的同學和朋友，所以，他常常半開玩笑似的問

「關霞，你說她有多麼大？」

「『二十七歲或二十八歲。』我說。

「『她戀愛過麼？』

「『不知道。』



「『她有對象麼？』

「『不知道。』

「『哈！你這傢伙有野心！』他說，他很不以爲然似的。『不然，你替她守這種祕密做什麼呢？』

「憑我的良心說，我對關霞不能說沒有一個野心的希望，我有。因爲她常常和我親密的交談，有時候，甚至於到深夜，她和我談得津津有味，並且，我們談着任何一種事，自然，我們也談戀愛和婚姻問題。但是，這，我並沒有說她對我也抱着一個同樣的希望，或是她愛我。因爲，同時，她也和司令部鄭祕書交談，也和我們主任交談，也和我們高祕書、司馬科長，牛科長，何幹事，我們的同志天津胖子老曹，老岳，老劉、老趙……作同樣的交談。自然，他們都像我一樣對關霞抱着一個親熱的希望，而關霞對他們，像對我一樣，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意思。但是，他們不了解，他們不了解這是關霞生活習慣的一部份，是一種閒扯淡。

「關霞被人糊裏糊塗的傾慕，是她的一種痛苦，並且，使她非常恐懼。她曾經不只一次和我談過這個問題，她每次都帶着爲難的樣子，她說：

「『怎麼辦呢？隊長？這裏這些簡單的動物，說不上幾句話，就以爲別人愛他，對這些傻瓜該怎麼辦呢？』」

「她一下扳給我很多信，這些信是用着各種工整的筆蹟寫成的，用着曾經費了一番心血的信紙，費了一番心血的措詞，寫着同一的意思：『我和你談過話以後，睡不着，我愛你，』之類，等等。

「我有什麼話可說呢？憑我的良心說，我雖沒有寫過情書，但是，我不是傻瓜之一呢？」

「『不要理它！』我志志的說。

「她不理不行啊，她是政治隊裏比較活動的人物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個叫響的名演員。只要有絲毫的關係關連着她，她就被請客，我們的祕書，主任，科長，幹事，同志們都借口請她。每演一個戲，當然，她仍然被請

客。碰到她，請客，黏着她，請客，有時候，無緣無故，也請客。

「憑我的良心說，她痛苦啊！」

「她寂寞、孤獨啊！」

憑我的良心說，我了解她，我知道，她的心是常常顫動的。

「我很想安慰她的痛苦，但，我有什麼辦法呢？」

「可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她生活稍微安靜一些了，她好像要勇敢地的加緊她自己的工作，使她自己得安靜更多一些，她自己天天忙着選戲和排戲，但是，從她選的幾個軟性的戲，從她選小蘇作每一個戲的男主角，我心裏就有點奇怪。但，這種心理只是一忽兒，因為，我推想她是在避免一些年紀大的同志，好像她要求自己心緒上的安靜，連這在演劇上的形式也注意起來了。這是真的，憑我的良心說，我非常相信這一點。」

「小蘇是一個小孩，大家也都認為他是小孩，他和關霞的親密，我相信他們兩個都不會有什麼分外的要求的，都不會有分外的希望的。並且，我相信，他

們如果有『同志』以外的關連，小蘇一定會告訴我，會跟我作商量。

「最初，當謠言來到我的耳朵裏的時候，我乾脆不去理它，因為我仍然這麼相信，我相信關霞，關霞是個沉着，自重的小姐，我相信小蘇，小蘇是個坦白、誠實的小孩子，他不會隱瞞我。

「曾經親眼看見他們兩個超乎異常的動作和表情，他們彷彿是時常在排戲和演戲，正因為我看見他們兩個就想到了排戲和演戲，想到了他們兩個是假想的夫婦，我始終認為他倆是在操練，因為，我總覺得關霞是在一心一意的在教育小蘇，一心一意的在使小蘇成爲一個好的演員，好的男主角，同時，我不能說小蘇對於演戲沒有興趣，我證明他有，並且，他也有演戲的才能。他看關霞只是一個大姐姐，一個親密的教師。他們有權接近，有理由行影不離的。

「我始終相信我的看法。我始終認爲謠言的無聊和謠言的忌恨的成分。

「但是，我終被動搖了，因為，憑我的良心說，我也不願意他們成爲戀愛的事實，他們不合適，他們不是那麼一對應該的夫婦或愛人。

「我把小蘇叫我房裏來，我問他

「『你，這幾天爲什麼單和關霞在一塊呢？』

「他的臉一下紅醬起來，說：

「『我們演戲。』

「『不，』我說。『有許多人對我說，你們兩個……』

「『那是胡說，隊長！』小蘇反抗着。『你見我常常和她在一塊麼？除了演戲我們沒有來往！』

「『你欺瞞我，』我生氣地說。

「他忽然顯得很難過。他說：

「『隊長，我要欺瞞你，我叫你打我吧！什麼事我也沒有瞞過隊長的，你不肯信麼？』

「我信。因爲這，我又覺得我冤枉了他。我心裏覺得對不起他。我安慰了他一陣，我向他解釋。最後，他說：

「『說關霞愛別人的，都是關霞不愛他！』」

「『是呀！』我不加思索的叫。『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我和小蘇的談話使我高興。我彷彿是摸住了小蘇的熱騰騰的心，真摯而坦白的心。」

「可是，我的腦筋一接觸眼前的事實，一接觸關霞和小蘇，我就懷疑，懷疑他們的關係，懷疑他們的將來。如果他們的戀愛是真，那能夠是快樂的事麼？憑良心說，關霞受過高等教育，能夠獨自生活，而小蘇是個中學未畢業的孩子，在社會上有這夫婦麼？」

「我覺得：所有的一切事，關霞都明白，也許，她比我還清楚，所以，我想和她談談，她也許能向我作一正確的解釋和確實的保證。」

「我和關霞走到一個寂靜的山坡上，坐在陽光底下，安排好的談話，我覺得我談不出，憑我的良心說，我有點被她征服了。她問我：

「『有什麼問題呢？隊長？』」

「『沒有什麼問題，』我遲疑着。『只是想和你談，關於……』」

「『關於我和小蘇的謠言是不是？』」

「『是的。』我慌張的說。

「她很難過似的皺一皺眉頭，沉默一會，說：

「『想不到你也相信這謠言。』她沉痛着。『你也會相信這宗事麼？隊長？』」

「她的鋒利的目光擒住我，我不敢看她。自然，我是不信那謠言，但是，我有什麼話好說呢？在她的聰明的督視之下，我有什麼可以思索的呢？」

「『我決不相信。』我窘迫的答。

「『那麼你這是什麼意思呢？』她迫問。

「『我的意思是叫你注意那些謠言。』」

「『我早注意過了！我早也考慮過了！』她痛心的說。

「『環境不好。』我無可如何說。

「我們的談話雖然沒有結果，但，至少，至今她還沒有愛小蘇，並且，她也沒有愛小蘇的意思。可是，新的事件一個接一個的來到了。第一個，是主任和科長們堅決要把關霞調到政治部里去工作。主任說：

「關霞這個家伙越來越不像話了！如果不加以管束，是會把名譽破壞完的！」他望望我。「我決定把她調來。」

「我通知了關霞，關霞對我說：

「隊長！我的好上帝！你援助我吧，我決不能到那里去工作的，請你不要把我送到他們的嘴頭上！」

「憑我的良心說，我反對把關霞調去的，我堅決反對。但是，爲了避免開話，我不便傳達這意見，只好由關霞自己去請求。」

「我調你來幫我處理公事。」主任說。「我看你還合適。」

「不，主任！」關霞說。「我一點也沒有坐辦公室的習慣，我一定幹不來。」她勉強的笑一笑。「我的脾氣是好跑跑，有一天不跑，我是受不了的。」



哩！」

「『這事並不忙，』牛科長說。『你可以高興亂跑的。』」

「『我不能離開演戲呵！』關霞說。『我一天不演戲我就活不了哩！』」

「他的顏色很不好，但是關霞笑臉迷迷的勝利了。」

「接着，司馬科長要向政治隊施行政治訓練了，在升旗和降旗的時候，他來訓話，而他的訓話，憑我的良心說，那是指雞罵狗。他說戀愛不正當，下流，無恥，破壞工作等等。他說：

「『如果不是夫婦，男女間應該保持正當的關係，應該保持清潔，不能信守這個原則，那麼就該唾棄。……』」

「我的那些同志。那個天津胖子老曹，混過鐵路的雜耍老岳，老劉，老趙他們在小組會上，在生活檢討會上，甚至，他們公開來攻擊關霞，公開來批評小蘇。他們，凡事不和他兩個合作，他們不和他兩個說話。並且，他們有意無意的說給我聽：

「『還要不要政治隊的名譽？……』」

「他們無理取鬧，是混蛋，我訓斥他們，但是，我不得不注意關霞和小蘇。終於，他兩個的祕密叫我發現了！他們兩個不常在隊部里，並不是躲避別人的眼色，而他們兩個天天要到那邊那個荆棘叢密的山溝里去作蜜心的交談。他們有一個去連上教歌，上課，而另一個却等候在路上。深夜里，往往他們不睡覺，而在山坡上談天，這是事實！噫，他們的戀愛竟是真實的！他們的關係竟至如此密切的地步！但是，憑我的良心說，我不生氣，我不惱恨他們，我也不感覺他們騙我。而我，我彷彿覺得我沒有盡職似的遺憾，我誰都對不起。

「這是一種奇怪的事，一直到現在，我仍然認爲是一種奇怪的事。

「我不安的躺在床上，不安的坐在椅子上，煩燥的踱着步……，我在想，我想不通。我找不出這件事情的真正原因。我苦惱呵。

「憑我的良心說，像關霞和小蘇結婚，那不能夠。

「憑我的良心說，我不同意這事。我總覺得，他們是一時糊塗，我決定去

慢慢改變他們的關係，並且，我覺得非常可能。真的，我認爲非常容易呢。

#### 四

「關霞和小蘇相愛，在我心里，我總覺得不是一件痛快的事，我不生氣，不忘妒他們，但是，因爲他們不合適，我不痛快。於是，我問小蘇，

「你爲什麼要愛關霞呢？」

「我自己也說不出，」他羞怯怯的說。「她愛我，我，」他望我一下。

「我們兩個說不定是爲什麼。」

「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爲什麼騙我呢？」我有點生氣。

「我不是早對隊長說過麼？」他說。「我起初是和她排演戲，我不愛她的，可是，後來，」

「後來你愛她了，」我打斷他。「你愛她就騙起我來了！」

「小蘇低着頭，沒有搭腔。」

「不管怎樣，我該教訓他，我是隊長。不管我多麼愛護青年朋友，多麼同意青年人的戀愛，但是，他們破壞了隊里的名譽，他們遭到了普遍的反對，並且，他們騙我，弄得我沒有話說，在我，憑我的良心說，我不能平心靜氣。」

「你考慮過你愛關霞有什麼結果麼？」我嚴重的問他。「關霞是真的愛你麼？」

「小蘇不動也不說話。」

「關霞比你年紀大，比你有學問，你呢？」我繼續說。「你是個孩子，她總會把你丟開的！她要想找愛人，她那里找不到？你想想看？」

「小蘇仍然不說話。」

「哈，他會後悔的，」我當時想。

「你要知道，」我說，我停一停。「主任會不允許你這樣作的，他會開除你！你……」

「不管怎樣，隊長！」小蘇餓狠狠的抬頭望住我。「殺死我，我也不能

違背我的話。」

「『什麼話？』」

「『我對關霞說過我愛他，我永遠愛她，……』」

「『噫，這個孩子！』我吃驚地想。」

「小蘇走了。對於他，我很失望，但，我也很佩服。他有勇氣和決心。同時，憑我的良心說，他算迷住了心眼，他正睡在糊塗的盆里，我好像沒有法子使他清醒。我不得不感到焦苦。」

「我躺在床上想着，我沒有辦法。我苦于沒有辦法。因為，憑我的良心說，我不是一個迷古不化的人，我不忍一下破壞他們，我不忍給他們當頭棒，使他們痛苦過深，毀掉他們的生活和前途。畢竟他們年輕，他們對自己的終身大事沒有考慮周到。而我，總覺得他們會清醒，單看怎麼去開導他們，怎麼能使他們慢慢疏遠，慢慢脫離，慢慢忘掉，而他們會好。因為，憑我的良心說，他們只有一點點錯誤，就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相愛不應該。」

「我正在反復的思索着，關霞悄悄地走進來了。她笑着，很懂禮貌地說：

「隊長，沒有事吧？」

「沒有。」我說。「請坐。」

她很沉靜的沉默一下，神色嚴肅地說：

「我很久就想和隊長談一談關於我們的問題。」

「他們的問題，她和小蘇的問題，但，我一下沒有想到。我沒有想到她會公開的，嚴正的，像談工作上的問題一樣來和我談她和小蘇的問題。她愛小蘇，她說這是不用掩蓋的事，也是不能掩蓋的事。」

「真是，恐怕全師都知道了！」我說。

「知道得人多和人少，那不必去管它，」她說。「過去的事都不必去管它。」她學問淵博的說。「但是，我們相愛是事實，並且，以後的問題還正多呢。」

「因為這，所發生的問題確實不少，」我說。「我沒有想到你，關同

志，你沒有顧到環境上的困難！」

「『今天，我就是來和隊長談一談，怎麼消除你的困難！』

「『她一大智，聰明人，人才！』我高興的想。

「『現在還不遲，』我說。『不過，你改變和小蘇的關係，問題自然會解決的。』

「『是的，』她點着頭說。『你以為這可能麼？』

「我沒有想。我說：

「『怎麼不可能呢？』

「她默默的搖搖頭，堅實的沉默一會，聲調陰沉的說：

「『你不了解我，隊長，你更不了解這個環境。』她低下頭去，隨後又撩起長髮，抬起臉來。『這環境是不允許我逗留的。我想離開。』

「『想到後方去？』

「『是的。』她說。『請你允許我和小蘇回後方去！』

「她和小蘇回後方去，他和小蘇要離開戰地，要離開工作，我不能同意。並且，他們回後方去，是另找工作呢？是結婚呢？還是分散？他們的前途是什麼呢？他們離開戰地，離開工作，去找痛苦，我反對。我有權力叫他們這麼作。憑我的良心說，我不忍看有希望的青年人墮入泥坑。」

「『你是愛小蘇？』我問她。」

「她淡淡的笑了一下，點點頭。」

「『那麼，你認爲你們前途是幸福的麼？』我又問。」

「『一個人總會相信自己的。』她回答。」

「『那麼，你們就不需要多多考慮麼？』

「『你應該了解我們，隊長！』她說。『事實上，是環境不允許我們的。』

「『允許！』我說。我保證。」

「『這是能夠保證的麼。』

「『能夠的！』我又說。『有問題，我解決就是了。』



「憑我的良心說，我能保證什麼呢，我只是保證把他們相愛的時間拉長，能找一個使他們兩個疏遠以至脫離的好機會。正巧，不久，前線的楊團要求我派同志去火線工作，我決定把小蘇派為其中的一個。」

「當我動身去楊團佈置和接洽的前天晚上，我把這個決定告訴了關霞，因為，我覺得我需要使她的精神較為安靜。我必須首先向她說明。」

「『這決定沒有更改的可能麼？』關霞問我。」

「『最好的，』我說。『你不是希望避免閒話麼？』」

「她沉默一陣，後來又說：

「『我想這不是解決我們問題的辦法。』」

「我真有點生氣。我說：

「『我認爲沒有第二個好辦法了。』」

「她濃重的沉默一陣。站起來。說：

「『是的。那麼，再見了。』」

## 五

「第三天，當太陽站在那邊一個山頭上，向晌午攀登的時候，我回到隊部里。我吃驚，我心跳呵！隊部里沒有一個同志，沒有一個勤務兵。並且，到處彷彿是打過一場架的樣子，每件東西都是混亂的。」

「我生着氣，正在房子里洗臉的時候，天津胖子老曹是那麼舒服痛快的，氣喘喘的跑過來，一見我，放開他的大嗓子說道：

「『哈，哈，隊長！……』」

「由他的態度上看，他是由于一件事情的勝利而歡狂，他的聲調彷彿對我驕傲而失禮。一向我原諒他是個戲子出身，他沒有受過教育，他的態度我已經看得很習慣了。」

「『爲什麼隊上沒有一個人呢？』我埋怨着。『爲什麼大家都跑開？』」

「『你，隊長，哈，哈，你就要作一個大法官！』他說。他痛快極了，滿

是極了。『哈、哈、你來得巧！真巧！你等會看呵！』

『憑我的良心說，天津胖子老曹的態度叫我討厭，這種老粗！從他嘴里說出來的沒有好話，也沒有好事。我清楚感覺到已經發生了惡劣的事情。我的心情很不好，我忽然感覺到對於一切事情的厭惡。』

『我向天津胖子老曹揮一揮手，表示我沒有和他談話的興趣。但是，此刻，瘋狂的吵鬧聲像一窩蜂似的擁進來，一個壓一個的聲音叫道：

『『應該審審他們。』』

『『都得準備幾句打他們的話！』』

『『叫他們也知道戀愛不光是好事。』』

『『依我說，』雜耍老岳的聲音。『四條腿都給他們打裂！』』

『忽然間，他們擁進我的房子里，轟然一聲，叫道：

『『哈，隊長，審他們去吧！』』

『『什麼事呢？』我問。』

「關霞和小蘇昨天晚上開了小差！剛抓回來！」

「這是我吃驚又駭跳的事，他們竟然開了小差，而他們又竟把他們抓回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真說不出當時我的心情，我也說不出我的感覺和感想。聽到這件事，聽到他們要公審他們，我感到焦急。憑我的良心說，我覺得這事情誰也沒有作對，我惱心地厭惡所有的事，和所有的這些人。他們無聊。

「我急忙向部里走，能寫小說的同志老項跟上我，說：

「『他們是迫不得已才走的，走的時候，他們並和我談過，這不是，』他掏出一封信給我。『他們給你留的信，你看。』」

「我急忙把他的信撕開，信上寫道：

「『隊長：

我們不願離開你和工作，但是，不能夠。爲了工作，我們已經忍耐了很多天，我們希望形勢好轉，希望環境允許我們繼續工作下去，爲了這，我們曾經不只一次痛哭過。我們希望隊長了解和原諒我們，我們不是爲

了戀愛，不是爲了要結婚才離開戰地，實際上，我們是不能夠存在，我們不能夠再生活下去，我們簡直要痛苦死了。如果，像隊長所說我們分離形勢就會好起來，那麼，我們不要爲了愛情離開工作。而實際上不會這樣，我們，只要有關霞存在，給你的困難，我們相信是不會少的。

我們走了，我們知道對不住你，但，我們不能不這樣作，因爲，我們如果向你公開，你會拒絕我們，你會讓我們繼續忍耐下去，而你的困難會更多呵。

我們知道你會原諒我們，但，我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們。

我們相信，我們會在戰場上再見的。

祝

勝利

關霞上  
蘇黎

「我把這信看了至少一百遍，我不肯丟開它。真的，憑我的良心說，我受

到了極大的感動。因爲，他們所寫的是真實，句句是真實，我並沒有想到，他們看得這麼透徹。

「我同情他們，我必須援助他們！」我興奮的想。

「我顫顫抖抖的走着。我想去看關霞，去看他們兩個。我允許他們離開，我願意幫助他們離開！」

「我到部里，他們都彷彿很忙。但是，他們都用歡笑、嘲弄、自傲、得意的眼光照住我。主任一見我，說道：

「『怎麼樣。老胡，他們破壞工作不是？現在，竟然開起小差來了！』

「我沒有理他們，我一聲沒響又走出來。

「我有點憤狂！我去找關霞，我需要先看看她，看看他們兩個。

「我誰也不想理，誰也不問。我自己找，我找關霞，我允許他們離開。

「噫，我第三次走回部里的時候，那個小小的院落里，人圍着人，聲音壓住聲音，他們竟開着公審大會了！他們在審關霞，在審小蘇，公審，是的，什

麼叫做公審？公雞一般的亂叫，狂嘴狗一般的亂咬。公審，是的，那是用刀子挖關霞和小蘇的心，刮關霞和小蘇的臉，那是用刀子來殺這兩個年青的前途遠大的好同志！

「關霞挺挺的站着，不說話，小蘇也不說話。他們一句話不說，一眼也不看他們。」

「我衝進人圍里去。我說：

「『這是爲什麼？』」

「『懲治罪犯。』主任說。他好像看到我這事不好繼續進行似的，他站起來，挺挺他的脖子，咳嗽一下，說：

「『同志們，我們要宣佈他們的罪名。』他在轟叫聲里停一下。『關霞破壞戰地工作，誘惑青年，小蘇年少無知，盲從罪惡，意圖逃避，破壞軍紀！應當怎麼辦？』」

「他們兩個默默的流着淚水，但是，一聲不響。」

「我說不出話來。憑我的良心說，我想大罵一頓。」

「牛科長耐不住臉上的笑紋，他說」

「『在軍隊里這是頂大的槍決罪。』他擋一下脖子。『我們倒應該重重的打！關設打二百手板，小蘇打一百手板！』」

「『好哇！』大家叫。」

「『但，這不夠！』司馬科長也站起來大喊。『我們必須禁閉他們，關設禁閉一月，小蘇禁閉兩禮拜，同時，以禁閉的久暫，分別革職！』」

「我不能壓制我身上血液的發火一般的流動，我不能壓制我的惱憤的心的跳動，我覺得頭木，我暈倒了。」

「我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我躺在醫務所里。我跳起來，我不准護士們阻止我，不許醫官干涉我，我走，我跑！我要到部里去，我要和他們吵架。我要和他們對打！」

「我不幹！我不忍看這些事，我不願看那些人！」



「抗戰是我痛快！我公道！我要憑我的良心說話，憑着我的良心作事！」

## 六

「唉，天不早了！」胡隊長向着那黑漆漆的窗戶望一眼，說道。「再見吧，同志。」他站起來，精神不安似的又說：「明天，我也許會早早離開此地。」

他走後，我和楓沉重的沉默了一陣。

我的緊張的神經，許久許久不能復原。我呆着。

夜，默默的淒涼的走着，寂靜沉重的壓着這個世界。

雞叫了！我和楓還在發傻似的沉思着。……

一九四三。冬初。於渝郊。

## 『夜里歡』的故事

這時候，我們失掉了連絡，在大井村上像打瞌睡似的疲乏地駐扎着。等候着命令。

在第五天的時候，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團部里失蹤了五名士兵。我們的團長有一副心急而易怒的脾氣，他只是不知從何着手地嘶着喉嚨直嚷。最後，還是採納了我的意見，便派了幾個弟兄去找村上的老百姓來問一問。

三個老百姓抖抖動動的走進屋里來了。他們發呆似的站着。三張枯黃的臉上，帶着恐怖的神色。

「咱們都坐下來說話。」我說。「以前，在這山里可有沒有出過什麼岔子？」

那個年老的好像老鼠嘴的人，把他那彎曲的身子伸直，望一望以外的兩個同伴。

「咱們可不敢出啥岔子，大老！」他翻着乾瘦眼皮偷偷地望望團長，抖了抖肩膀。「老百姓可都是好人，大老！」

「不是叫你說這個！」團長煩燥着。「我問你，這大山里是不是有漢奸的隊伍？」

「漢奸隊伍？」老鼠嘴的人皺緊着眉頭，閃了閃眼睛，「沒有，大老！都是清清白白的莊稼人！」

「這大山里有土匪麼？」我問。「架老百姓票的土匪？」

「土匪麼？」他那不安的目光在飄動着，害怕似的望望他的同伴們。「有是有，可是，人家可不架票！」

「不綁票了」團長緊問一句。他的眼睛緊緊地盯着那人的臉。「那我不相信。」

「是真話，團長大老！」另一個像老婆子的平淡臉的人說。「人家講究的是『兔子不吃臥邊草』，三里五鄉就沒有受過人家的害，有時候，人家怕村上的人害怕，連村莊都不進。」

我們團長冷笑了一聲。

「他們有多些人？」我問。

他停了一會，求援似的眼睛望望老鼠嘴的人，老鼠嘴的人搖了搖頭，自語似的說：

「不知道，這俺可不知道。」

「大約摸呢？」

「大約摸還會下百兒八十麼？」

「他們的頭目是四把盒子炮！」第三個——那個矮個子好像耐不住似的插嘴說。「他兩隻手能打四把盒子炮哩！」

「呵！」我感到一些新奇地說。「他是誰？」

「啥名啥姓誰都不知道咧。」矮個子說，「渾號可叫『夜里歡』！」

「那是男頭目，」老婆子臉的人補充着。「女頭目可叫啥『掃帚星』咧。」

這時候，我們團長的陰沉緊嚴的臉色好像也快活起來了，他搶着問：

「怎麼是兩個頭目？怎麼還有個女頭目？」

老鼠嘴的人響着活潑的聲音說道：

「夜里歡和掃帚星合了夥哩！」

我微微笑着，望望團長。我說：

「一定是這班傢伙幹的事！」

團長點點頭說：「我說老百姓也沒這麼大胆咧。」

他們三個聽着我們的談話有些不懂，於是，每一張臉上忽然都掛出了恐怖的神色，相互對望着。他們的心和身子彷彿又在顫索起來了。

「你是要打夜里歡麼？大老？」老鼠嘴的人焦慮着問。

「我們不會打他們，」我像一慰他們似的。「他們只要抗日的話，我們還

想和他們合夥哩！」

「那可不知道，」老婆子臉的人說。他又慌慌張張的看了看他那個同伴的臉色。「他們抗日不抗日倒不知道，可是，夜里歡打仗可算是一把好手哩！」

「你們怎麼知道的？」我笑着問。

「聽到的啊。」老鼠嘴的人說，他帶着非常誠懇的樣子走近我一步，莊重着臉色，把兩隻乾燥眼睛盯住我。「在打仗上，他們一個能當成幾個人用，夜里歡一個人能使喚四把盒子炮，在大腿彎上上子彈。掃帚星——那個母老虎，雖說不能兩手使用四桿槍，她可一桿槍能打出四五種聲音，這真算他們的天生的巧本事咧！」

「夜里歡那槍打得可準呵！」老婆子臉的人像小孩子一樣興奮着。他歪起了他的頭，瞪着迷細的小眼睛，像急得發喘似的繼續說。「他打山鷄，他要打牠的頭，就不會是打在脖子上！」他眼睛不離團長的臉，又說。「不是麼？叫他兩個說！」

「確是眞事！」老鼠嘴的人哆嗦着嘴唇。

「說起掃帚星……那是從來很少見的女人，」老婆子臉的人繼續着說。他興奮地喘着氣。「她跑跳比男人強，爬山越嶺也沒有男人能夠趕上她，打起仗來，也不比哪個男人差！而且她還能給夜里歡生辦法，出主意。夜里歡就不能少掉她……」

屋門口出現了李營附，他帶着非常困惱和難過的樣子，他站在屋子中央給團長敬一個禮，聲音淒啞着向團長報告着一件頗爲嚴重的事：

「報告團長！據王連長報告，我們的野外警戒哨，被老百姓又殺死了三個！武裝也全被劫走啦。」

「又是他媽的夜里歡幹的事，」團長跳起來憤惱的罵着。「一定是他媽的夜里歡……」

那是一個平靜而且闊朗的日子，我們的團長經過幾次考慮以後，便派我出

發上山去担任和夜里歡進行解說和合作的任務。山林和荆棘靜默着。殘雪閃耀着玻璃似的刺眼的光芒。峯嶺的尖端擁擠着一堆一堆的乳白色游動的薄霧。太陽在峯嶺上窺探着。金色的光芒，使山野顯得格外清新了。

我們氣虎虎的爬上山。連脚步也像喘息似的走着。我和老鼠嘴的人瑣碎的談着關於去夜里歡那里的地理上的情形。——他走在我的前面，喘着氣回答着。

「那不是？」他忽然停止住，用鼻孔狠命地喘了幾口氣，手指向前面。「爬過那個大山，再走一個短短的半截溝就沒有正路走啦！」

我下意識的向那高山望了幾眼。

「想進那座山，完全是走鳥路。」他自語似的繼續說。忽然又有點擔心似的問我：「你去做啥呢？」

「去拜訪他們。」我說。「在這打日本的時候，大家不都是一家人了麼？」

「這……」他含糊地不說了。



我們沉默着，好像各自担着一種心事似的，走在一個陡立的深溝里。

「站住！」我們的身後突然在嗚叫一聲，那聲音在這溝的四方起着回響。老鼠嘴的人恐懼的回過頭去，又馬上望我幾眼，他不安似的站住，身子幾乎又在顛慄起來。

「你不要怕！」我壓低着聲音說。「話我來說，你就說你是替我帶路就行啦！」

「怕他們不問個清白！」他顛起聲音來。

五個黃病臉的大漢子，手里提着手槍，飛跑着脚步，奔向我們的身邊來。

「幹什麼的？」一個人悶粗着聲音問我。張着機頭的手槍，對準着我的心門。「你？」

「不要誤會，兄弟們！」我說。「說起來咱們是一道人」。

「幹嗎去？」

一個人手槍剛剛拿到老鼠嘴的人心口上，他的臉面就頓時失掉了血色，兩

腿顫顫抖抖的倒退着，回答的聲音，在喉管里發着沙啞。

「他說他是來看你們，我是，喀，我是帶路的咧。」

「是，兄弟們！」我補充着。「就是來拜訪『大當家』的呢。」

「你是誰？」一個像乾樹枝一樣的瘦個子問我。但是，我還沒有回答，老鼠嘴的人就像哭泣似的指着我說：

「他是大井村駐的一個大老！」

「揍掉他！」一支尖聲音響着。

「叫他回他老娘家去吧！」另一支粗聲音喊。

「歇歇氣，兄弟們。」我心里卜卜的跳着，強力鎮靜的說。「我和兄弟們一樣跑腿吃飯，咱們有什麼仇？我又是去見『當家的』哩，我和『大當家的』有要緊事商量，見了『大當家的』面，把我揍掉也不晚！」

「捆他起來！」一個深陷眼睛的人說。

「不和他打那麻煩！」乾樹枝一樣的那個傢伙說。「叫他滾，咱們還方便

些咧。」

老鼠嘴的人呆木木的站着，眼睛起着恐怖的凝滯，顫索着聲音說：

「叫我走麼？叫俺回去麼？」

我望他兩眼，還沒有說話，就被一個人扭住我一條胳膊向前走了。

「不要担心我，兄弟們！」我努力想笑一笑。「我是把這地方當成我的家來的咧。」

拉我胳膊的那一位樹枝一樣的人放開了手，兩眼打量我一番，手槍放平在我的身邊。

「快點走！」

我們從山溝里向山上爬着。最初我們是藉着流水道走，在那狹仄的光滑的青石上小心翼翼地向上升。後來，我們簡直是走石頭縫和岩尖。我担着心。心裏跳顫着，拔動着脚步，眼睛不敢離開腳板。

我們走過一個像伸出的舌頭一樣的岩石，就進入一個剛剛橫過身子的夾石

縫，沿着水道，就爬上了平坦的山頂。我心里暗暗的讚嘆似的喘了幾口氣，我無聊地笑着兩隻眼睛，望望我身邊走着的乾樹枝一樣的那個瘦個子。

乾樹枝一樣的那個瘦個子，仍然向我沉默着一張黃臉，生氣似的不說話。

「老兄貴姓？」我小聲問他。

「姓郭，行話『蓋口子』。」

「府上是？」我兩眼望望他。

「小地方開封。」

「哦！咱們原是老同鄉咧。」我高興着。「我也是開封人，這太好啦！郭老兄，是什麼時候到這里來的？」

「我從孫老殿那隊伍上下來，就沒到別處去。」

「真能稱起患難朋友！」我狂喜着，我覺得這是我可以利用的小小機會。

「我們真是吃一樣飯，走一條路呢。」

他好像沒有談話的興趣似的，並不和我多說什麼話，但是，他沉默着走了。

好一會，突然告訴我說：

「『當家的』很惱恨吃官飯的人。」他担心地用眼睛望望我，埋下頭去，又沉默着走了一段路，說：「你找『大當家的』可有啥事？」

「有要緊事和他商量。」

「商量啥事，最好先找『大當家的』對門——掃帚星。」他眼睛望着我，好像在說：看在老鄉的面上，我告訴你這些話。「可是，她的脾氣不好，一句話說不對，她可不會饒你！」

「呃！」

我們走過一叢濃蔚的松林，摸索着脚步又跨過了一段像屋脊一樣的峯嶺，眼前展開了一道廣漠的澗溝，在這澗溝的盡處，房舍在濃密的山林里閃耀着粉牆的白光。幽靜的氣象在那澗溝里充溢着。

我們各自沉默的向山下走着。我心里總是覺得茫茫然似的，我一會感到一陣熱刺刺的興奮，一會却又感覺一陣微顫的寒冷。但是，我那位姓郭的沉着

臉色的老鄉，却嚴肅着聲音對我說：

「我先對你說，咱們是鄉親，我該給你說老實話，你見了『大當家的』可真得小點心，你要看着他的顏色說話，他是個整性子義氣人。他那個老對門，却又是個順性子壞脾氣，你心里可得早早打個底子呀！……」

「是的，」我說。「多望你老兄從旁照扶咧！」

「我可以給你找『拆腰子』二當家的，」他沉着臉說。「那是個老面子人。」

「好極啦！」我歡喜着。「全憑你老兄幫忙哩！」

他好像沒有聽見，一直走着也不看我一眼，沉着一張黃瘦臉，默默的沉思似的低着頭。

太陽在向峯嶺的背後沉沒，薄薄的微黃的光輝在乾禿的樹梢上逗留着。峯嶺的頂巔上，映照着一片淺黃的光輝，靜穆的山野，好像要混亂起來。我的生疏的眼睛瞧着這里所有的景物，內心微微在顫抖了。

我們脚步剛剛走進村子里，忽然就有一羣差不多同樣神色的黃瘦臉的人，向我們包圍過來，他們在互相笑着，談着話，驚奇的眼睛望住我。

「這趟買賣怎樣呢？」有人問。

「敗興。」那粗聲音的人搖搖頭，他忽然衝到我的面前來，臉色威嚴着說：「跟我去見『大當家的』去！」

我跟着他繞着幾個大院子走去。一股一股的沁人心肺的「大烟」的香氣，不斷地向鼻孔里撲着，每個院子，或者每個屋門口，都有着那同樣黃病臉的人在走動。

穿過一個洋溢着「大烟」香氣的大院落，爬上一段石梯，停止在完全是青石堆砌的大房子前面。悶粗聲音的那個人對我說：

「你站下！」

說着，他把手槍插在束腰里，就走進了那個大房子里去，不久，他又出現在門口上，向我招着手，表示讓我進去。

「久仰『大當家的』！」我走進那個大房子的套間，站在那佈置得花花綠綠的屋子中央，努力地笑着說：「我是專來拜訪『大當家的』咧！」

夜里歡在炕上躲着並不動一動，連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那麼安閑的吸着煙泡，鼻孔里噴着雲霧似的縷縷的煙氣。

烟盤里一支手槍在騙着。他的口袋里一支張着機頭的手槍露着半截身子。我很冷落。我不嫌厭煩地又說：

「很早就聽到過『大當家』的聲名……」

他仍然不理睬我。噴出的煙氣，在他的面前打着扭結。

我忽然記起了蓋口子——那位老鄉的話，所以，我也不再響了，我沉着氣等候着，我的兩眼在瞧望着他的整個屋子的煙霧。

黃昏開始在屋子裏流動着，窗外是一片暗漠。

半天，夜里歡才把腿盤坐在炕上，有氣沒力地問我：

「你是『官哨子』？」



「嘿嘿，平素都是敬仰『大當家』的人。」我恭維着他。「就專來看望『大當家』的咧。在這亂世道上，倒很願意跟『大當家的』走一條路子。」

「你說這，你是來作使臣咧！」他的枯黃的臉上並沒有任何表情，兩隻眼睛却仍然像是疲乏似的。

「想領教『大當家的』意思！」我說。

「不要多說！」他響着硬朗的乾脆的聲音。「要不是古時候傳下來不殺使臣的老規矩，我就不會饒你！」他的眼睛忽然充滿了躁急的光芒，臉色硬得像石板。「你知道，我以前是怎麼對付『官咱子』的麼？」

「不要誤會，『大當家的』……」

正在此刻，屋子里走進來一個生着虛胖水色的大臉的女人。她剪短的頭髮上扎着毛巾，穿着束身的短衣，腰裏用杏黃色的圍巾束扎着。手槍插在前胸上。

我看着她那態度和動作，我推想她就是掃帚星。我站起來，表示着我對她應有的客氣。可是，她對我這個生疏的人並沒有在意似的，沒有任何回答的表

示，就那麼大踏着脚步走進來，一屁股坐在炕邊上。

夜里歡忽然活潑起來的兩眼望住她，說：

「今天的買賣可好？」

「很平常，」她把兩腿也盤坐在炕上，燃上了紙烟吸着。「不過，外面的  
「風頭」不好咧。」

突然，她注意到我似的望住我，帶着那稍帶驚奇的縝密的樣子。但，她馬上扭過頭去，用紙烟指指我，問道：

「這位？……」

「官哨子。」夜里歡響着不高興的聲音。

她皺起虛胖的水色的眉頭，小小的眼睛掃了我一陣。

「一路人，『當家的』！」我說。「咱們都是吃跑腿飯的人。」

「看你倒帶來了一個話匣子呢，」掃帚星滑稽着臉相，兩條濃眉洋洋滾動着，却又嚴肅着聲音說。「你還帶來個什麼葫蘆？」

「哪里敢？『當家的』？我只有誠心誠意哩。」我說。我找到了進攻的孔隙似的，我感覺到了內心的舒暢。「特來領教『當家的』意思，沒有別的。」

「什麼意思？」

我咳嗽着，內心里組織着詞句。

「無論怎麼說，」我說。「日本人是外國人，現在……」

「我們已經是國家所不要的人啦！」掃帚星心平氣和着，帶着遺憾似的口氣插嘴說。「我們這國家以外的人，管不了那麼許多毛皮事。」

「『當家的』說的哪里話，」我舒暢的笑着。「過去的事，都是不得已！現在國家的事，咱們可不能不管！誰不知道『趁熱打鐵』？日本人真是打過來時，對誰還會客氣麼？就客氣，還會有個真心眼麼。」

「哼！」

他不再理睬我了。她用鼻門和嘴角噴着紙烟的烟氣，眼睛死盯着雪亮的煤油燈，好像默默的在出神。

我望着夜里歡和掃帚星那沉默的神氣，我覺得這是再好也沒有的進攻的機會，——我喋喋不休地向他們解說着，但是夜里歡忽然響起了棒棍一樣的直接響音。

「你這臭屁放不響！」他餓着眼睛瞧瞧我。「『官哨子』的買賣我們還要做，日本鬼子的買賣我們也要做！國家和我們沒有因緣！日本鬼子也干涉不了我一根毫毛！……」

「可是，『大當家的』，如果，……」

「不要再臭我！」他氣惱着枯黃的瘦臉。「『快腿子』！把他送進小套屋裏去！」

悶粗聲音的人扭住我一條胳膊，拉我出了屋子。

三天以來，我都在那一丈見方的石屋里納着悶，我每時每刻都在想望着我那個蓋口子同鄉，好得到他的幫助去見見拆腰子「當家的」，或者能夠改變一

下這個局面。

我沉悶地思考着這事。此刻，我焦灼地坐在牆角里。

「睏覺了麼？」一支低啞的聲音問。接着是一隻手掌扣門的聲音。

我感覺這種聲音非常親切，我心里驚喜着走到門後去。「郭鄉親麼？蓋口子老哥麼？」我把肩頭抵住門縫。「唉，哎，我天天想見見你咧！」

「一趟買賣做了三天，真倒霉咧。」他響着焦急的聲音。「你和大當家」的事，沒有商量好麼？」

「『大當家的』總是不允許我說話咧。」

「你見過掃帚星麼？」

「也是不好說話！」我說。我失望似的。「『三當家』在麼？」

外面響着沉毅的脚步，慢慢消失着。我喜歡得簡直就要跳起來，我的兩眼伏在門縫里瞧着，心里湧起一股成功的喜悅的情緒。不久一陣奔跑的脚步聲，使我担心的沉住了氣。

「怎麼樣？」我心跳着問。「怎麼樣？」

嘩啦一聲，鐵鎖打開了。

他喘着氣說：「你去吧。」

我感激的笑着望望他，我們就離開了那個小套屋。

我們走進一個有着小小窗戶的平頂屋子里去，一個非常健康的矮個子就好像在等候着我們一樣，在屋子中央挺身站立着。他的黑黝的臉色表現得沉着而平靜。

「你是個『官哨子』？」他安靜着。「你已經和老大見過面啦？」

「是的，『三當家的』！」我向他走近着，行着我的應有的禮節。「久仰

『三當家的』大名！……」

「你不要來這套把戲！你說你有什麼事吧？」

「來向『當家的』請教，」我說。我看着他皺了皺了眉頭，我馬上改換了話頭。「『三當家的』您知道，現在日本鬼子打到咱們老家來啦，咱們不該生

個辦法對付他們麼？」

「你說這話不對！」他和以前一樣響着乾脆的聲音反駁我。「我們該說早和國家分了家。我們跑買賣，誰也和我們合不來夥啦！」

「這是『三當家的』誤會，」我改正着。「現在可論不了那許多，日本鬼子一來殺人放火，他們並不把咱們中國人分開呀！」

他嚴肅着眉頭，閃了閃眼睛。一隻手抓着光油的嘴巴撫摸着，沉思地說：

「你叫我想想。」

「我說這是家里話，『三當家的』！」我向他投一個開朗的微笑。「咱們無論如何不能不分個遠近，咱們怎麼能忍心叫日本鬼子把咱們這好地方佔去呢？」

他沉默着望望我。說：

「你說這話又不對！」他停止着，歪着臉又問我：「你是哪家的官哨子呢？」

「我住在大井村，『三當家的』！……」

「哦……」

「我說，『三當家的』，現在是咱們走長路的時候，咱們可就不能把路走絕，咱們能爭個名聲，爲啥不爭個名聲呢？」

「你說這話還不錯！」他感動地點點頭說。「可是『官哨子』可淨是走短路子呢。」

「決不會！」我確切的說。「現在，決不會像以前哪！」

他堅實的沉默着，撫摸着下巴，鼻門在喘氣。

他沉思了半天，最後對我說：

「你再去見見老大！叫我好好想一想。」

「『大當家的』恐怕……」

我遲疑着話尾，眼睛望望他。

「不要緊！」他說。「你就說是我叫你去的！蓋口子！你先去對『大當



家的』說一聲！」

我走到夜里歡那裏，他一個人正在騎着吸煙泡。但，他並不像第一次見他時那樣的冷落我。他說：

「你先歇歇腿。」

「冒犯了『大當家的』啦！」

他正用力吸着一口烟，烟氣滿鋪在他的臉面上。停了片刻，他兩腿盤坐在炕上坐起來。「知道我是怎麼從『官哨子』的腿下爬出來的麼？」

「那都是過去的事，『大當家的』！不必提它啦！」

「我心裏就只有過去的事！」他激惱的說。兩眼頓時充溢着陰暗的光芒。又說：「我十八歲就幹這買賣，現在，我已經幹了十四年啦！」

「那是生活逼的人！」我說。我看着他那表情，我心裏受到了一點感動。「可是，現在，每個人的眼前却開出了一條大路，『大當家的』！我們就不能不向大路走咧！」

「我所以幹了這麼多年的買賣，我就是爲了放不下過去的事！」他的枯瘦的臉陰沉着，高起的兩個顴骨閃耀着冷淒的光亮。「我從小就是一個孤身漢，沒有爹娘，也少近門，我是在人家的手掌底下長大起來的！但，我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做這項買賣的啦。可是，在我十八歲那年上，俺村裏區長家那肥戶被買賣人吃了一手，團長就氣惱了！叫來一些『官哨子』各村來抓人，那時，我也被看成了買賣人，我被弄得三次『陞天』，可好！我沒有叫他們算了賬！你說這，我還有什麼路走？『幹吧！』我說。『好人咱們是作不成啦！』那時，我就做起這買賣來，——不做也不行哇！……」

「是的，」我說。「這就叫逼着好漢上梁山咧。」

他的疑視的目光盯住我，隨後，又嘆息似的繼續着說：「我二十歲上作了『小當家的』，我就常常跟『官哨子』纏腳，你看！我全身上下有十幾個『聖印』哇！」

他用手撕抓着領子，就好像要把胸脯裸露出來。他把全部精神傾注在眼睛

裏望着我，目光裏加帶着意外的幸喜的喜色。

我心里湧起一股非常惋惜的感覺。

「咱是生下來就高興走這條路麼？」他繼續着，聲音有幾分悲悽。「決不是！我也有兩次想洗手哇！可是，『官咱子』傷了我的心，我不能再上『官咱子』的當！我的主意早就拿定啦，我這條命能在我的買賣上送它『陸天』，我不能叫『官咱子』抓到他們手里去……」

「『大當家』說的哪里話呢！」我說。「別的什麼都不管，單就日本鬼子，對待莊稼人的辦法，『大當家的』能夠忍心看下去麼？『大當家的』能忍心日本鬼子在家門上橫行麼？」

他望着我，微笑着說：

「他再厲害，我一樣要做他的買賣！」

「固然是，可是，——呵，『三當家的』……」這時，拆腰子進來了，我站起來，高興地兩眼傾注在他那健康的身影上。

他堅實的嚴肅着臉面，和夜里歡對面站下。

「老大！你說日本人來，咱們可該怎麼辦？」

「你說怎麼辦？老三？」夜里歡兩道眉毛高揚起來。「還是咱們的老主意，日本人要來，咱們照樣做他的買賣，『官咱子』咱可不能再和他們拉手啦！」拆腰子「當家的」緊皺着眉頭，沉思着。他的一隻手在嘴巴上不停地撫摸着，重甸甸的身子坐在炕邊上，不動也不說話，只有鼻孔里喘着粗氣在響。

一月以來，我在這裏住得非常焦悶。雖然拆腰子「當家的」在沉默的同情着我的主張，但，他不堅定。就有一些弟兄們願走我的這條路，而沒有力量，也沒有向夜里歡與掃帚星面前說出自己的意見的勇氣，我自己雖也常常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在一天天傳着的緊張的局勢上，在他們最近的買賣的情形上，進行着一切的耐心的解釋，可是，他們始終固執着他們的意見，所以，我感到十分的痛苦。

一天，我從拆腰子『當家的』房里走出來，我的同鄉蓋日子，老遠就向我招着手，看他那模糊的臉面表情，他好像分外的快活。

「你的事情有辦法啦！」他叫着。

「我？」我皺皺眉頭，意思着。「我的事——怎麼樣？」

他不回答我，他把我拉到另一個牆角，和『快腿子』『塔尖子』那里共同坐下。

「你問他！」他說。他用手高興地指了指快腿子。

快腿子望着我，勉强的笑一笑。用悶粗的聲音悄悄地說：

「掃帚星的恩人，來叫掃帚星打日本人來啦！」

「呵！」我帶着幾分驚喜的聲音。「掃帚星怎麼說？」

「那我可不知道。」他平淡着。忽然他又加重着聲音說：「對恩人還有什麼說法？」他鄭重地又望了我，臉上掛出了一付悲慘的表情。「那個老婆子是我從山口上帶來的，她一家都死在日本人手裏啦！她對我哭了一路子，哭得我

也流了幾把眼淚咧！掃帚星還能說別的麼？」

「哭得我也受不住。」塔尖子插嘴說。「你知道，那是掃帚星的什麼恩人不？」

「什麼恩人？」我感興趣地問。

「就好像是她的親娘咧！」塔尖子帶幾分滑稽相，放低着聲音說。「掃帚星是黑脊樑骨生的，你知道不知道？」

「黑脊樑骨？」我不懂地問。我看着蓋口子和快腿子放聲大笑，我才恍然大悟，我跟着也就笑了起來。

「她生下來胎衣沒剪就丟在漫野里。人家那好心眼的老婆子把她拾到家里去，人家把她養活，又一天一天養大啦！」

「我也聽那個老婆子說啦！」快腿子說。

「那她一定得給她的恩人報仇！」我說。我看了看他們三個人的臉色。「她能迷着良心不答應麼？」

「那當然囉。」快腿子簡短的回答。

槍聲響得像一串鞭砲那末急，夜里歡仍然躺在熱烘烘的炕邊上吸煙泡。風從山崗上向村子裏撲，窗子被撕得颼颼發響。

拆腰子『當家的』冒失冒火地闖進屋子裏，手槍緊握在手上。

「老大！日本人進山啦！」

「不用心急，老三！」他噴了一口煙氣。「你先歇歇腿吧，掃帚星在前面咧。」

「我要上去啦！」拆腰子『當家的』焦急着，他預備向外走去。

「不，」夜里歡用鼻孔哼着，搖着頭。隨後他又坐起來，高高的兩個顴骨閃耀着堅毅的光輝。「你老三算對得起我，出過不少力，這次你就該歇歇腿，我——夜裏歡也該出一回頭！」

「可是，日本人……」

「用不着心急，老三！你不知道您老大的脾氣麼？」

「你上上氣吧。老大，我先走啦！」

「你！」夜裏歡用生氣的眼睛望着拆腰子那結實的消沒在門口的身影，他的話沒有繼續下去，他好像在發呆似的，好一會才又躺下去，重新吸起他的煙泡來。

我在屋子裏坐着，感覺有些沉悶。我不斷望望夜裏歡，他在不慌不忙地吸着煙泡，我實在有點心急，我困苦着聲音說：

「我真不敢放心，『大當家的』！咱們眼前這局勢，實在壞也沒法再壞啦！」

他翻着眼睛望望我，噴着烟氣說：

「不要緊！」

「咱們已經失了制敵機先那一着，」我說。「現在若一錯過機會，咱們就抬不起頭來啦。」

「不要緊。」他重複着。「你不用擔心。」



聽着清晰響叫的槍聲，我心裏湧起一股心急的困惱，我埋着頭在他屋子裏踱着遲疑的脚步。心裏是一堆亂鬧鬧地心緒。

這時候，塔尖子喘急着走進來，他帶着一身緊張的動作，搶急着聲音說：

「兄弟們陞天得可很不少，『大當家的』！」

「不要對我說！」他惱怒着。「我還沒有上好氣。」

「掃帚星去走日本人的後門，」塔尖子發喘着聲音。「她叫我來報個信。」

夜裏歡連動也不動。他焦煩地說：

「我知道！你去你的！」

塔尖子慌張着向外走去，我瞪着眼睛，有些生氣似的望了夜裏歡兩眼，就跟着塔尖子的脚步走出去。

「前面打得很壞麼？」我悄聲悄氣地問他。

他點點頭，不回答我。

「敵人有多少？」我追問着。「進山來了麼？」

「日本人可不過二百幾。」他說。他用手擦了擦他那熱刺刺的臉面。「可是，日本人的傢伙可真不錯！」

「不要緊。」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淺笑着。又說：

「這趟買賣要順手，可比三五個大肥戶都好咧！」

我目送他到那個山的拐角上，我的臉上的歡喜就慢慢被沈默吞食了。我發着呆。好一會，我又遲疑着脚步走回夜裏歡的屋裏去。

夜裏歡在不停歇地吸着烟泡，瞪着眼睛噴放着烟氣。

風把槍聲撕得斷斷續續的碎裂着。……

我剛坐下，一位弟兄就從我的身後闖進來。

「『三當家的』帶了五處『聖印』！」

夜裏歡猛然坐起來，瞪着憤怒的兩眼問：

「『三當家的』在哪裏？」

那位弟兄指指窗子，說：

「在外邊。」

夜裏歡跳下炕來，急急地奔出屋子。

我的心被這消息擊得發顫，我也跟着他們跑出去了。

拆腰子「當家的」躺在一個紅綾被子上，血漬埋沒着他。——他一動不動，痛苦扭壞了他那一張堅毅的臉。他的目光起着凝結，蒼白色的眼皮遲慢地翻動着。

夜裏歡樹立在拆腰子的身邊，臉色悲傷而憤怒。兩個高起的顴骨好像在抖動。

「老三……」

拆腰子掙扎着，擺動着他的臉，好像他內心裏在嘆息似的沒有說話。

一股啞然的痛苦，貫串着人們的心。

「老大！你錯啦！」拆腰子嘴裏噴吐着黏性的唾液，努力響着聲音。「你

錯啦！老大！你錯走了一步，以後你和日本人幹——幹到底吧！……要和官兵合作……」

「老三！……」

拆腰子「當家的」喘了一口氣，再也不說話了。

夜裏歡面向着北方跪下去，堅實的清朗的聲音在說：

「我——夜裏歡不把日本人打跑，報三弟的仇，叫我千刀萬剮而死！」他拔出腰裏的手槍，向着天空連放三響。隨後，他就跳了起來，緊握着手槍向着村外奔去。……」

卅一年初春，于渝。

空白页

## 結 婚

「她今天一定會到的。」他反復地想。

他彷彿是看見了她。他激動起來。是呵，她要來了！他的眼睛，首先會和她的眼睛接觸的，他的心一定是要興奮得跳起來，並且，會跳得發慌。他那麼跑過去，想抱住她，恨恨地親她；握住她的手，永遠握住她的手！但是，說什麼話呵？什麼話能夠把他的心情一下傾訴給她呵？兩手緊緊把住她的肩膀嗎？捧在她的面頰嗎？狠狠的咬她一下嘴唇嗎？

他慢慢、慢慢的笑了。

他的心，按捺不住似的急跳得卜、卜的響。

「那個小鬼，我一定要打她哩！」他心裏說。

他又坐在候車室的長椅上。可是，他坐不住，心情不安得很。於是，他站

起來，在那光滑的水門汀上面，來回地走着。「總該到了。」他心中說。他又坐下來，從口袋裏掏出了信和那一封電報，兩眼一接觸那些可愛的滿意的字句，他的心就跳起來，熱騰騰的血液馬上衝過了他的全身，使他感覺陣陣的緊張，無力、輕鬆和舒服。他默默的笑了。

「那個小鬼，我真想狠狠咬她一下哩。」他不能按捺地想着。於是，一個活潑得像個小馬駒似的，喜悅、溫和、善良的面影又在挑逗他了。

她後悔他們爲什麼要離開了。「那時候，我要說一句猶豫話，即使說一個字，她也不會離開我呵！」他自己說。顯然，他是感覺深深的遺憾和責備自己了。

他們是大學裏的老同學，同年級並且同系，他們都有着很高的天資，功課好，而且共同喜歡着幾個教授，尤其對於他們銀行系的前途，兩個都抱着同一的樂觀的見解。他們第一次見面，就彼此獲得了好感的印象，他們互相謙恭溫和地望了兩眼，心裏好像就點了頭和打了招呼。但是，那時候，大學生的可驕

傲的生活和思想，阻止了他們的接近。「呵！我們有遠大的前途。」他們想。他們滿心的設計，是功課的順利和滿意，以及那事業的可喜的高超。這以外，好像什麼都不足高興和驕傲了。

第二年，功課的繁忙，以及那種一無變化的單調死板的生活，使他們的心情上多少感覺疲倦了，好像是走在一個空曠遙遠的半道上，心情會自然地持久而懈怠一樣。於是，他們蘊藏在心窩裏的共同的好感，在一個偶然地碰面的機會上，滿意地表示出來了。

他們接近，和要好。並且，也感覺到珍貴地滿意。幾年來，他兩個就像用膠黏着，或者是繩子拴着一樣，行影不離的生活着。在學校裏樹蔭的夾道上，他們沒有計算消磨了多少時間，他們沒有感覺過任何事物的討厭和煩惱。「呵，世界上的一切是可愛的！」兩顆心一樣的溫暖的幸福的想着，尤其是在深靜的夜晚，月亮的溫柔的銀色的光輝，被那些樹葉們俏皮的攔在樹頭上的時候，他們所感到的甜蜜的幸福，就好像能夠用手摸着似的。



「我喜歡夜，喜歡清靜，願意永遠就這麼生活着。」她說。

她彷彿是說的他的話，彷彿是摸住了他的心，他禁不住心裏慌慌的跳起來了。

他們滿足而且幸福。每每他們是不得已地，戀戀不捨地遲疑地各自回到宿舍去。

「要安靜呵。」他說，「可不要夢到我呵！」

「噲，」她說。她狠狠望他一下，用膀子扛扛他的肩窩。「你才會夢到我哩！」

他們是生活在一種緊張，和柔軟的陶醉裏。甚至於，有時候，他們寧願這樣溫暖的死去。「呵，呵，」他們各自滿足地想道，他們是世界上最快活、最幸福的，他們的生活是可激動的幸福，他們的前途是可喜的幸福。「呵，呵，」他們盡情地想着。但是，他們沒有談過結婚的問題，因為，他們兩個和他們兩個以外的任何人，都堅決相信這已經不是問題了。他們隨時都有這樣作的充

足的可能性，和良好的機會。「畢業後是最恰當的時間。」他想。「隨時隨地都有機會。」她想。但是，他們後來沒有表示過這樣的意思。因為，同時也有一種捉摸不定地模糊的恐懼，這恐懼，彷彿在他們的感情表現得親密的時候，在那強烈溫暖的一剎那間，却更顯得清楚似的。他們同時，會猶豫而疑懼了。

「以後的時間正長呵！」他們各自心裏說。

大學里，幾年的時間，彷彿是一個甜蜜而幸福的夢一般，很快地過完了；他們參加了考試，並且舉行了畢業典禮。那時候，他們像一對合時宜的燕子一般，到處愉快而輕鬆的飛着。他們遊過了南溫泉，和北溫泉，他們在同一的情緒裏面，儘情地玩着，共同的洗澡、游泳、晒太阳和划船。甚至於，他們是同一的神情走路，用着同一的愉快的滿足的目光瞧望着事物。只有在深夜，或者說只有在黎明，兩個人才戀戀的分離，各自甜蜜的睡着覺。因為，他們始終是分住兩個房間，這在他們兩個，都同意也都反對的事情，甚至於，各自心窩裏還深深的遺憾着。

兩個人始終堅決的意識着。這宗幸福的友誼的旅行，是他們的結婚準備。是的，兩個人自從提議，並且執行旅行這一可喜的計劃的時候起，兩只神情煥發的目光，彷彿就不能夠接觸似的，他們好像是在作一種那樣奧祕的事情，使他們會感到內心的微笑和羞澀。

「呵，呵，」兩個人高興的同時想着，平靜的被某種事物溫暖得發柔的一顆心，微微的跳動起來。尤其是當他們開始走進那光華堂皇的招待所的時候，他們兩個的心是跳得那麼驚慌，臉上就不覺燃燒起來。

「房間！」他說。他望望她，彷彿他不敢望她。

「房間！」她也說，好像她不覺就這麼和他共鳴了一下子。她羞澀起來了。她不敢看他，但她願意望望他的表情。

茶房手里搖着一把鑰匙，消閒的、彷彿沒有睡醒似的，從樓上走下來，用着很不愉快的無所謂的口氣，說：

「是兩間？一間？」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猶豫了一下子，心裏不覺卜卜的跳起來。

「兩間。」她表白似的慌着說，兩個人的心情一下輕鬆起來。

「是的，兩間。」後來他又說。他帶着逃避她的感覺。首先跑上樓去。

「兩個房間！」茶房在樓梯的拐角上，用着高興的尖脆的嗓門喊了一下。

他們各自走進自己的房間裏了，心裏彷彿有一種惶惑的不安似的，好久好久，誰也不願意首先走出來。

在這可留戀的旅行的時間裏，他們是那樣戀戀不捨地，默默的告別着每一秒鐘，尤其是當黃昏來到的時候，他們帶着彷彿是儘情享受的心情，倦戀着幽美的恬靜的夜晚。「美麗的夜，永遠是叫人心愛的呵。」兩個人愉快而滿足的想着。他們是那樣愛戀着一切，愛戀着草地、大石、和河邊，他們坐下來，彷彿就不願意動，而手挽手的走起來，又好像不願意停一下。

「這夜我永遠不願離開。」她說。

「只有這時候，我們心懷是甜的。」他說。

他們的胳膊慢慢的挽得緊了，心激動了，但是，他們沉默着。就那麼甜柔的，蜜絨絨的滿足的沉默着。

終於，他們不得已似的，非常違反心意地走回招待所裏來了。那已經是清涼的深夜了。他們走進了她的房間，投到明亮得發笑的電燈的懷抱裏，躺着或者坐着。他們好像各人都在等候着一句什麼話要說似的，默默的留戀着。「幸福呵！」彷彿各人在想着。但是，顯然他們都感覺欠缺什麼似的不夠，於是，他們就那麼沉默地等着那幸福的話句。呵！還有什麼可好說呢？還有什麼話沒有說盡呵？彷彿所有要說的話都沒有說，也彷彿所有的話語也都三番五次地說完了。真的，只這麼默默的坐着就夠了！真的，誰不懂得誰的心呢？有什麼意思不能從沉默的目光裏說明呢？

「如果我們是結了婚，」她想。她的心跳了。她想努力壓抑這心跳，但是，心裏發慌似的跳得劇烈起來。

他望望她，她趕忙把眼睛拿開了。

他有一種感覺。他的心猛然跳起來了。他的驚惶的眼睛望望門子和窗戶，那裏是寂靜和黑暗，燦爛的繁星從屋簷的邊沿上，偷偷的窺察着他。

「你總是這樣。」他死板地慌張得沒有什麼話說似的。

「我討厭戰爭，討厭戰爭，討厭死囉！」她說。她好像一下勇敢起來，她對住他的眼睛，摸住他的手腕了。「要不是戰爭……」她停着，緊緊的逼迫似的望住他，兩個人會意地默默地笑了一下，馬上，她又感覺到羞澀似的，臉上忽然燒了一陣，把臉扭開了。

「呵，戰爭，戰爭，」他激動着。因為他自己覺得他是懂得了她的意思，他的心就跳了。他有點畏懼似的想去摸住她，甚至於想去抱起她。「呵，戰爭，毀壞生活幸福的戰爭！」他心裏共鳴的叫着。但是，她彷彿是感覺到他的情緒的激動，她感覺到了這激動所要發生的事故，於是，她有點心慌和恐懼了。

「睡去吧！睡去吧！」她慌忙說。

他好像被人窺破了內心的祕密似的，他感到一種紳士的、或者青年人的那

種自大被損傷以後的空虛和失望，加雜着一些不應該的慚愧的羞澀。「她會有不好的感覺的，」他想。於是，他帶着茫然地情緒站起來。

「你要好好睡啊！」他說。

她翻身坐在床上，抱愧似的留戀地望住他。「他不會生氣麼？」她彷彿在心裏問着自己。她對他笑一笑。擔心的說：

「你不需要休息麼？」

「你如果不，……」他說。

「你，你如果不，……」她說。

於是，滿足的幸福的沉默，又來到了。

「如果是結了婚，」他想。他望望她，臉上不自主地紅了一下，心就偷偷的跳動起來。

可留戀的快樂的旅行，令人遺憾而且後悔地過去了。「終於是把這可愛的生活結束了，結束了。」他們各自想着，暢快地像春天的燕子一樣回到學校裏

來了。

絕大的事變終於來到了。她的母親連連催她回去一次。「三年了，孩子我沒有看到你。」她母親在信上寫道。「我上了年紀，你爲了可憐我，來看我一次吧！」她把她的每一封信和電報都給他看過。是的，這已經不是她一個人的事情，而是他們兩個的了。她是需要徵求他的意見，或者和他儘情的談談。但是，她不願意聽他說走或者不走。她的母親愛她，她也愛她的母親，她們自從北平逃難到昆明，父親——那個老學者死了，姐姐出了嫁，哥哥在昆明一個大學裏作着講師的尊貴的職業。她，在考進大學以前，沒有離開過母親，可以說她完全是在母親的溫暖的懷抱裏長大的。「親愛的孩子，我的小寶貝，你什麼時候能離媽媽獨立呵！」她的母親常常說。她感覺到溫暖的甜蜜的歡喜，她向她的母親表示着她的志願：是她的堅定的認識。她從小學到高中是優等生，功課十分好，而且讀過不少的課外書，懂得一些新的道理。但是，母親的愛使她一切都會柔化似的。她彷彿情願那麼一生躺在母親的懷抱裏。可是，高中以後，她



堅決到重慶來入了大學。「重慶能使我得到豐富的課外的知識。」她說。第一年的兩個學期，她都回去過，和可愛的老母親生活了一些時候，又到學校來。

第二年，因為她和他友誼的親密，使她猶豫地放棄了回昆明的計劃，以後，終於她不願意再有這個想頭了。「我因為功課忙，大概是不能回去了。」每次給她母親的信上說。一直大學四年畢了業，她沒有回去過。現在，母親提出了要看一看她的可憐的要求，她願意而且高興答應的，真的，她每次偶然的想起了她的母親，她就感覺有點遺憾和抱愧似的，她覺得對不起那老婆婆，心里就有一種寒顫的情緒。尤其是當她看到母親那樣可憐的話，和那宗可憐的要求，她真想一下飛去，猛然撲在那老婆婆的懷裏。「呵，媽！我來啦！我到來啦！你不知道我爲什麼不回來呵！」那老婆婆喜歡得流出眼淚，哈哈呵的怕着她的肩頭，顫動着鼻尖，說道：「嘿，我知道，你是爲了男朋友，才忘了媽媽呵！」她低下頭去，不敢看她母親的聰明的寬恕的眼睛。

但是，她不願離開他，彷彿，即使是一秒鐘她也會感到孤獨和空虛似的。

「那樣，我幾乎一天也難生活的呵。」她意識着。三年以來，他們行影不離的生活着，突然離開那是可能的麼？那是需要的麼？一點都不的。她不能夠也不願意那樣作的。只要他能清晰的、明朗的說一句話，說一個字，和她母親的要求不同的字，她會十分高興地接受的，那麼，自然她依然要留下來，和他共同就業，共同生活着，並且，她會馬上打電報給她母親，告訴那寂寞的老婆婆，她準備要結婚了。「呵，她會同意並且高興！」她快活的想着。「她愛我，她贊成我的決定，而且她給我錢，會超過我的姐姐哩！」

但是，她沒有說一個明朗的、堅定的字。是呵！他愛她，他愛她的程度超過了愛他自己，他不能離開她，那怕是一秒鐘，他也會感覺寂寞和淒涼的。只是，他覺得他不願意違背她的意思，使她感到爲難。「她們母女的感情是那樣好呵！」他遺憾地猶豫的想，他清楚知道她的生活，她的感情，尤其是他知道她的文明的、家庭的、和她的善良的、有修養的母親，以及她們的良好德性所培育的感情的親密的連繫。「別離總是一種殘酷。」他結論說。他覺得如果他反對

她回去，他不忍說出這樣堅硬的冷冰冰的話句，而他們分離，也會使他不堪想像呵！

「你呢？」他問。

「你呢？」她說。

他們各自心裏都有着一種莫明其妙的忌諱似的，把話分開了。因為話頭一到這裏來，他們都有着沉重的顧慮和憂愁。

「我總是覺得捨不得媽。」後來她說，聲調閑散，而她的眼睛很是不願意離開他似的盯着，顯然她是在試探他了。

「呵，這樣的話呵！」他慌亂而且緊張地想。他彷彿是沒有準備，他結舌了。

「呵，呵，是的，是的，」他連連說。

她彷彿想用手拉住日月似的，她留戀地拖延着時間。「媽！他總是不同意我早起程啊！」她在給她母親的信上說。但是，她不得不懷着悽楚和遺憾的後

悔的情緒離開他了。她走了。他送她到車站的時候，他們是在沉默着，很久很久沉重的沉默着。

「你走了。可是，」他說。低着頭，用鞋尖踏着光滑的地面。「我希望你珍念我們的愛情，我們純真的愛情！」

「是的，我們純真的……」她說。她一下低下頭去，眼睛索索的流下了淚來。呵，這樣的話呵！如果早說一天，半天，甚於幾個鐘頭，她都會留下來，但是，現在，汽車的喇叭響了，車開動了！她是那麼揚揚手和手帕。那麼望着他！彷彿一直在揚着手帕，望着他。

他起初是死死的站着，後來就跟着黃色的塵灰的尾巴跑着，揚手和望她。他想留住她，想把她拉下來，但是，他是在站着，揚着手望着。

他們空虛的分開了。

他在一家私人的銀行裏就了業，舒適而豐富的好生活，使他有時間和心情想念着她。「你在我的心上，但你不在我的面前。」他給她的信上說。她不斷

地差不多每天給他信。「我想一下回到重慶去，回到你的面前。」她的信上說。他們互相等候着信，像是等候着自己的生命一樣。但是，當他們分別的第三個月的時候，她的信忽然像電話斷了綫似的，令人疑懷的隔絕了。他連連去着快信和電報，但：總像是沉落到深潭裏一般，沒有些微的回響。他一下，彷彿失掉了靈魂一般，他請了假，並且開始了喝酒。「女人至少是有五個心的。」他氣惱地想，他全身感覺麻木而且抖顫。爲什麼我們不早結婚？我爲什麼不破壞她！」他後悔地想着。他煩亂，焦燥和頹敗，好像連生存的意思都沒有了，生命就那麼空虛起來。

時間，像是打瞌睡的醉漢似的混混倒倒的走着。

忽然間，她的信像春天第一個暖太陽似的，又來了，他顫動着兩手把那信撕開，「呵，是她，是她！」那是她的字跡，他像認得她的面貌一樣認得她的字跡。他首先看看署名，「是她！」他又說，他像餓狗搶吃着香肥的肉類一般讀着信。「是她。」他心裏不斷說，不斷翻看着後面的署名。

「四個月另三天我沒有給你寫信了，這似乎沒有原因，親愛的！如果有原因，而被你知道的時候，我想你會原諒我！真的，我哭了！我不能告訴你這些，每每我都是因為這個哭泣的！」這信他看了不止十遍，他流過淚，也激動和興奮過，但，也彷彿有些惱憤，他彷彿有一個仇敵那麼對着他。「是她的混蛋的家庭阻礙她！」他堅定的自己說。他想馬上回她信，但是，心情的激動使他寫不出一句適切的話來。

「呵，呵，叫她來重慶！一定叫她來重慶！」他決斷地說。

她完全的、帶有點遺憾似的情緒接受了他的建議，她到重慶來，並且，他們準備結婚。「可是，爲了結婚所需要的準備，我不能夠馬上離開這裏呵！」她信上說。他也同意了她的意見，因爲，他需要準備呵！首先是錢，他應該而且必須準備足夠的錢，他需要大大的快活的請客，痛快的旅行，和佈置一個方便而且舒適的家庭。「在經濟界，」他常常想，他高興，因爲他有一個好的滿意的環境和前途。

「要結婚，呵，要結婚！」他常常激動地想。此後，他將有一個足以誇耀的漂亮的太太，「並且，她有學識和見解，」他高興着。他不把她放在家裏，而要把她掛在胳膊上。他有機會和那些有身份的人家來往，並且，她可以幫助他，使他飛黃騰達起來。在經濟界，他可以因此而有地位和聲望。「她漂亮而有能力，首先是外交上。」他有自信地想着。現在，他興奮地籌備了這個可稱讚的小家庭，他準備了房子和家具，並且有了足夠的錢。

今天，她就要像隻燕子似的，飛向這個溫暖的春天了。

他從長椅上站起來，在那光滑的水門汀上面來回的踱着步，臉上顯得不斷地默默的笑着。但是，他的心裏彷彿是急得很！他吃驚地窺聽着汽車喇叭的聲音，並且望望大街，心情越發不安起來。他走到行車時間表的前面，從那裏，他不能忍耐似的又走到「詢問處」的小小的骯髒而發亮的窗口。

「請問，貴陽的客車，什麼時候到？」他又問。

小小的窗口裏面，始終照着老樣伏在窗台上的那個人，厭煩地仔細地望望

他、擤一擤鼻子、然後掏出了一支劣等的香烟燃着；許久許久沒有開腔。

「今天。」他忽然夢囈似的說。他吐着濃濃的烟霧，好像辣得沒有辦法似的張着牙齒。

「什麼時候呵？」他很勁說。他翻眼瞪了那個人兩下子。「我不知道今天到，不會到這兒來哩！」他心裏說。顯然，他是有一點生氣，並且，他幾乎想罵那個人了。

「我怎麼敢給你保險呵！」那個人嘲笑的望望他說。他厭惡得彷彿也要發脾氣了。

他帶着失望的樣子離開了那個小小的窗口，不斷地生氣地好像傷害了他的身份似的責罵着，走到大街上去。

「今天，她一定會到的！」他對自己說。

他勇敢得像個將軍似的，向着公路的彎曲的沒有盡頭的一端，不住望着和走着，用那無法消磨時間的心情，買了一包稀少的名貴的香烟，威武地吸着，



他注意地望着那一輛輛的像鷓鴣的老鴉一般的笨重的卡車。然後，厭惡地罵着。「這些都是過年齡的沒有什麼用的東西。」他自覺高超的對自己說，他走着，慢慢的遲疑起來，後來，他忽然感覺失望似的站住了。他猶豫地向公路的盡頭望了一陣，又開始走回來了。

「她不會不到呵！」他說。

在黃昏將要降臨的時候，貴陽的客車終於來到了。那客車好像小脚的老太婆一般，一歪一倒的搖幌着，走進海棠溪那像尾巴似的市區。那時候，他剛剛從烟雨堡一家茶館裏急燥地走出來。「客車，呵，客車！」他連連說。他的心不覺跳起來，精神一下飽滿得也使他發抖了。他向前迎着，站在一個小小的空壩上，緊緊的皺壓着眉頭盯視着。

客車的喇叭破着嗓子叫了兩下，搖幌得難過似的響着，一蹦一跳的從他身邊擦過去了。他一時凝滯一般的呆楞着，心裏彷彿感覺空虛和失望，但是，客車剛剛走過，在客車後面的小窗口，他彷彿是看到了那麼熟習的一雙大眼睛，

腦筋還不能轉彎回想一下的時候，窗口處揚起了一條紅手帕。

「呵！是她！」他失聲的叫。

「小鬼！」他喊，他揚揚手，向前跑了幾步。「車子，車子！」他慌亂地喊着，車伕們懶懶的聲音使他不能聽到似的，他跟在那塵灰的大尾巴的後面跑起來了。

他終於是坐上了洋車，但他有幾次想跳下那破爛的搖輓的洋車，並且和那乾柴一樣身架的車伕幾乎吵了架，後來在他的過份的急燥裏走到了車站。他扔給車錢，同時也跳下了車子。

「那是她呵，是她呵！」他連連說。揚着手，向着車站的柵門飛跑着。

她是那末站着，彷彿是迴避他，但，她也高興。她的情緒顯得紊亂而且慌張。「他來了！」她心裏說，她的心緊張似的跳起來了，她的興奮的情緒裏，顯然是含着恐懼，她向他揚揚手帕，但，她不敢看他，她低下頭，並且側了側身子。

「小鬼！總算等到你啦！」他遠遠的叫着。那時，他不自覺地伸出了他的手，他顯得是那樣的狂奮，彷彿他想一下撲到她的身上，緊緊握她的手。他要她的面前跳起來。

「呵，呵，」她心裏說。她望着他的神情，尤其是他熱情的富有吸引力的手，真真使她感覺有些慌亂了。「他一下就會知道了，知道了！」她想，她不能再轉第二個念頭的時候，他彷彿是忽然降臨在她的面前了。

『小鬼！』他說，他伸着手，他那麼帶着威脅性似的伸着手。

她伸不出右手來。她的右手像隻牲畜的截斷的尾巴似的，在袖子裏搖動了兩下。她的臉猛然扭開，眼淚索索的脫串的珠子似的滴落在土地上。

「哦！」他驚呼了一下，他的頭彷彿是挨了那麼一棒，木暈了一陣，伸出的手冷落的慢慢的垂下來。

「她的手，她的手，」他感覺空虛地心裏說，他感到無力和發呆了。

「那時候我想死，可是，因為你活着……」她說，她的深深的沉痛使她的

話中斷了。她再也不能說下去了。並且，她好像感到冤屈似的，悲哀的哭起來了。

他不說話，「她的手，她的手，」他固執的死板的想着。他好像沒有聽到她的話，沒有看到她的所有的動作。他拚命地吸着他的名貴的香烟，不安地坐着和走着。「在經濟界，」他反復的想着，「手，她的手……」

半年前，在敵機的一次空襲時，她失落了她的一隻手。那時候她的年老的媽媽有着頭暈和嘔吐的惡劣的流行病，並且，她急於完成那封給他的令人興奮而愉快的長信，真的，她的媽媽允許她回到重慶去，並且同意和他結婚了。「呵，我不能不告訴你。」她寫道，但是，驚報忽然號叫似的響起來了。

媽媽稍感驚愕了一下，又回復平靜了。「討厭的驚報！」她顫着年老的嘴唇說，望望她那心愛的女兒。

「你躲躲去吧！」她那老年人特有慈愛的聲音說

「不，媽。」她說。她彷彿不得不望她老人家似的，望她一下。「我陪伴

你，媽。」

媽媽滿意地沉默着了。後來，她好像自語一般，又說：

「真的，飛機不來轟炸城裏的。」她默默的嘆息着似的說。「又是炸那飛機場，唉，討厭的飛機場。」

「一定的，媽。」她說。

媽媽感到寂寞得難過似的，望住她，說：

「你還在寫什麼呵？」

「給他寫信，媽。」她說。

「哎，你們年輕人……」她說。

緊急警報的那種恐懼而悲哀的，號啕的聲音剛剛休止，古老的牆壁間就傳來了震顫的飛機聲音。那聲音給她們帶來了極大的不能排除的威脅，使她們再也不能夠鎮靜了。尤其是她，她沒有興趣去創造那愉快而幸福的字句了。她呆滯的停住，專心一意地窺聽着。「呵，呵，」她心裏不斷地驚叫着。

「媽！」她說。

媽媽不知什麼時候坐在床上，排除一切地驚愕的怔楞着。「不會來呵！」她自己說着。她彷彿沒有聽到女兒的話。

「唉，你去躲躲吧，孩子！」她說。

「不，媽，」她說。「我扶你，我們一起走吧！」

她們帶着不得已的、後悔的緊緊的情緒，走下了樓，跨出了屋門。「呵，天，」媽媽想。但，忽然到來的壓碎一切的巨大的聲音，使她們頓時失去了一切的知覺。

媽媽和她的右手同時失掉了。但是，她不知道，她坐起來，像死魚一般的眼睛胡亂的瞻望一下，又倒下去了。

她真真醒來的時候，是在那潔淨的發白耀眼的醫院裏，並且施過了手術，那時，她的哥哥和姐姐坐在她的身邊。

「呵，我沒有死，」她忽然說。「但是，可不要告訴他呵！」

哥哥和姐姐都站起來，並且問着她。「妹妹！」兩個人同時說。安慰了她一陣。她疲乏得不能支持似的又暈過去了。

她發現她失去右手，那是在第二天，她真想一下死去倒好些。她拚命翻動着，並且撕抓着她那傷口的包扎物。真的，一個年青而漂亮的小姐沒有手，那是不堪想像的。她幾乎是在整天的哭泣裏生活着。

哥哥和姐姐不斷地來看望她，和勸慰她。「不要告訴他，不要告訴重慶的朋友！」她再三地叮囑說。但是，她不敢想他們的純真的愛情的關係。呵，他如果知道她失去了一隻手，他該如何的痛苦啊！他能夠經得起這樣的刺激麼？這種打擊，對他不一種殘酷的毀壞麼？她心裏發抖。她彷彿是憐憫他。「不能告訴他，永遠不能告訴他！」她決斷的說。

她帶着彷彿已經損傷的戰慄的心，開始用左手練習着寫字。她有着那麼一種壓倒一切的堅毅，排除着苦痛，繼續着她那愉快而且心急的工作。「我一定要和右手寫得一樣。」她時時刻刻的想。於是，她曾經幾次試着給他寫信，但

是，她都恐懼而傷痛的撕掉了。「他會懷疑我啊！」她對自己說，她彷彿受到了無力禦禦的寒冷似的，索索的發抖了。

她的艱巨的工作，終於在第四個月愉快地完成了。她激動而且驚喜。她勇敢地寫了信，可喜的幸福的回信，在她的提心吊膽地計算里來到了。

「啊，小鬼！這個小鬼！」她反復地讀着信說。她喜歡得全身的肌肉都要跳動了。

「去啊，去啊，我去重慶啊！」她向他回覆道。「結婚，結婚不需要準備麼？如果……」

三個月以後，她的圓滿的幸福的計劃滿意地實現了，她開始動身，並且，給他電報。「我來了啊！」她寫道。她彷彿感覺，他們之間，有一種東在西吸着，同時也有一種東西阻隔着。於是，她帶着一種挑動的警告的情緒，每到一個大站，首先是給他電報，她需要時時刻刻的告訴他：「我來了啊！」



電燈靜得發悶似的，抖顫起來了。

「我想告訴你，但是，我害怕。」她忽然說，臉對着桌面子，用左手的食指，繼續不斷地畫着「純真的愛情」幾個字。「於是，我只有哭，哭得我曾經害過眼病。」

他死板的沉默着。吸煙，並且，彷彿是疲乏似的坐着。——黃經理家照例的跳舞會，這時候要開始了。」他忽然想。於是，他站起來，帶着寂寞、無聊的心情走了兩個圈子。

「我們純真的愛情使我活着，並且，使我到這里來！」她繼續說，並且，不停地畫着。

他完全沒有聽到她的話。他遲慢的踱着步，不成樣子的胡鬧的吐着煙圈。並且，顯然是吃驚地想道：「輪渡，輪渡的末班，……」

小小的房間，被愕然的寂靜佔據着。

「這就是愛情！」她突然說。她勇敢地抬起臉來，像條蛇似的望住他，但

是，霎時間，她感到了不能壓抑的痛心和冤枉，彷彿一下板倒在桌面上，尖尖的手指把桌子抓得噼噼的響着，痛哭起來。

——卅二年春，于淦。

空白页

## 幸福的夫妻

「他真是個傻瓜呵！」她心情有點冷落的感覺似的，想着。她彷彿寂寞得要生氣了；但，顯然，她同時又在同情和擔心着他。「他也夠苦了，」她對自己說。她帶幾分焦急似的翻着身。心情的煩亂，和因為親蜜的牽掛所造成的不寧的情緒，使瞌睡走散了。

「睡吧，白燕！像你這樣的工作，會把身體弄壞的！」她終於擔心地說。

「不，華尼，我要完成這首詩。」他說。他伏在雪亮的電燈下面，兩眼耐不住那燈光的強烈刺激似的皺着眉頭，繼續不停地寫着。後來，他好像覺得對不起她的親密的關懷似的，放下了筆，把脊背靠在椅背上，作為一種舒暢的休息伸了伸腰。然後，回過臉來，透過了總是打開着的小窗戶，望了望睡在里間的

妻子。「這首詩，我會處理得很好的。」他用着滿意的、溫柔與和平的聲調說。

「你先休息吧，」他彷彿安慰着她，「寫完以後，一定先朗誦給你聽。」

「但是，你是瘦多了！」她插嘴說。她好像特別顯示着對於他的親密的關心。「身體也該注意呵！」

「不要緊的。」他伏在閃光的寫字檯上，具有着極大的興致和自信說。

她幾乎對他的固執和頑強，感覺到生氣了。但是，她愛他，尤其愛他的詩的光榮的事業，她不能夠，也不肯再有所表示了。於是，她內心裏輕輕嘆了一口氣，同時，翻了一個身。「不用等他啦。」她意識里說。彷彿，她是帶有着一種失望的感覺睡去了。

「一個詩人，如果像女人一樣希望早早睡覺，那末，結果一定是完蛋。」他的意識里模糊地、彷彿在說。但，他覺得她確實是愛護他。她了解他和他的詩的名譽的事業；並且，她善於照料他，安排了令人羨慕而滿意的家庭和生  
活。「她的生活夠單調、寂寞了。」他帶着遺憾的感覺想。他彷彿看到了她的

心。她是爲了他，和他的詩的事業而生活着。「我的生活的意義，也就是她的哩。」他對自己說。「我的事業的成就，會使她滿意和高興。」於是，幾乎，他彷彿是爲她的安慰的滿足，來寫作他的生命的偉大的詩篇了。

他繼續不停地寫着，拚命地，好像有意糟蹋自己似的吸着煙。

夜，深而且靜了。窗外是充溢着一種默默的恐懼的黑暗，以及黑暗互相擠壓的聲音。

孩子在小小的牀鋪上，急燥地打着兩腳，翻動了一下。令人愛戀的妻子，響着溫和、甜睡的聲音。

「她們都睡得正舒服哩！」他說。他幾乎是高興得跳着站起來。他的偉大的詩篇完成了。他放下筆，把那生命的詩篇拿起來，心情輕鬆而且痛快地微笑着，滿意地朗誦着了：

## 我歌唱戰爭

人民的

生存的戰爭。

我歌唱你！

你偉大的解放的  
道路呵。

自從人民智慧地

組織了解放的

生存的

戰爭，

（掠奪者們，

戰抖着，

瘋狂地撲向

死亡！)

被糟蹋和侮辱的

人民，

才有了翻身的日子。

.....

「哎呀！你簡直要發瘋啦，白燕！」她帶着瞋睡的不耐煩的口氣說。顯然，他的忘形的大聲的朗誦吵醒了她，而使她難以壓制的感到厭煩起來了。「三更半夜，白燕！」她企圖解釋着說，但是，她却沒有再說什麼。

「我寫完啦，華尼！」他滿足而且興奮地說。

「寫完啦，就趕快睡吧。」她說。

「我先朗誦給你聽聽啊！」他說。他抓起那滿意的詩篇，走到里間妻子的牀前去。「我希望你是我的第一個讀者和批評家哩！」



「哎呀，白燕！把孩子吵醒可怎麼辦啊！」她帶着無可奈何地心情說。但是，隨即她又說：「睡吧，白燕！明天早晨我好好的讀幾遍。」後來，她親切而且關心的又加說道：

「夜，多麼深了啊！」

他被她說服得像馴羊似的，滿心充溢着夫妻的關懷的幸福，滿意地爬到牀上去了。

「我的詩，」他的嘴被她的手掩蓋住了，同時，嚇嚇一下，電燈也就熄滅了。黑暗，猛然間填滿了一屋子。

## 二

白燕和華尼是一對可意的夫妻。她們互相了解，和深深感到滿足的安慰。白燕是一個聰明的有着遠大前途的詩人，在北方和南方，都有着他的新興的名譽。他是一個日本留學生，對於日本文化，尤其是新興的文學，加以極大的崇

拜。但是，他是一個抗日主義者，他曾經參加過抗日的團體，在那團體裏，用着他的詩作武器，而顯示着勇敢與活躍。並且，在文壇上，他又是詩歌戰場上的健將，他參加着文藝鬪爭中的社團，和詩歌會，作着種種開闢詩歌新道路的鬪爭的講演，發表有力的論文，和戰鬪的詩篇。並且，作着一個雜誌的權威的編輯。

華尼是一個有名的華貴的大學的學生，生着一副令人羨慕的身手，並且，具有着一種給人好印象的風度，她家是在四川的產鹽區，那自然擁有極大的財產。於是，她顯示着出衆的高貴。

她曾經是一個名譽的崇拜者，在她的表情上，和她的深深的心里，洋溢着美麗的夢，和幻想，她是文學、書畫、以及一切名譽的事業的愛好者，她誇張地想像着偉大的作家。「那是多麼清高的事業啊！」她常常內心里讚美着。由於美麗的想像，她簡直決心要走向這條道路上來了。

此刻，她的幸運使她激動地認識了他。那是在一個偶然的文藝談話會上，

她是作爲一個虔誠的聽衆，——一個作家的信服者，出席了。她聽着他的動人講演，主要地還是在欣賞着他的動作，和由於動作而產生的種種的習慣。「白燕先生！你……」會後，她悄悄說。她激動，但是大方。

「華尼小姐，有問題，我們可以常常談談的。」他說，他的客氣的神情，令對方感覺到極大的安慰了。

「以後去看你。」她在她離去以後，遠遠的彷彿考慮了很久似的說。

「隨便什麼時候，」他說。他具有着得意的情緒。「我都歡迎啊！」

他們的可敬的友誼，令人驚訝地增進着。「我們如果結婚，」她常常想，於是，她用着美的詩的心情描繪了：他，偉大的詩人，美的創造者，永世的榮譽的人物，和她，一個華貴的女性，有着錢，和前途，尤其是一個偉大的詩的擁護者的人物相結合，該是怎樣難以想像的滿意的幸福啊。「她的生活，從此會滿意，而且圓滿了。」她自己說。她所感覺的幸福，彷彿是已經降臨了。

他和她的友誼，使他感到理想的滿意。「她的缺點，他可以給她影響和改

造。」他再三考慮着，結論說，可是——在他的心目中的她的優點，——她漂亮、大方、尤其是愛好文藝的可愛的優點，彷彿是使他接近了榮譽。「作爲一個作家的太太，首先，必須能夠放到桌面上的。」他高興地誇耀地想着。他如果和她結婚，他決定把她帶到社會上來，尤其是文藝的集會上。「那是不錯的，文藝界的朋友會拍手歡迎她。」他高興地自信着。而尤其主要的，是他們會羨慕，並且讚嘆他們夫妻的意味深長的幸福。

「哦哦，我們結婚。」他激動地，總是感覺有一種舒暢浸潤着他。

他們在幸福的結婚以後的可意的旅行中，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像陰沉的天氣，突然晴朗似的，令人興奮而爽快地爆發了。依着她的心願，她不打算使這甜蜜的旅行，受到任何事件的影響，而他興奮地提議到上海那沸騰的旋渦裏去，於是，他們遺憾地結束了甜蜜地可人的旅行。

「啊，我們的時代來到了！」他到上海的時候，對她說。那時候，八一三的戰火，已經在乾燥的緊張的空氣里面燃燒了。一陣陣的火熱的熱浪襲擊着上

海。「到戰爭里去！」作家們寫着和叫嚷着。許多作家參加了實際的工作，而又有許多作家到西北和北方去了。「到戰爭里去！」他想着並且決定着。但是沒有她的參加，那意義彷彿降低了似的。他猶豫着，再三地思慮着。

「到戰地去。」和人民大眾生活在一起，那是多麼有意義和美麗的事啊！」她對他說。那是一個靜悄悄地沉悶的夜晚，夫妻兩個都有所感觸似的沉默着。

「可是，」她顯然是在猶豫着，而用那令人愛戀的目光望望他，又低下頭去。「我的身體感覺不舒服啊！」

「這些天，生活太不安定了，」他說。「不然，也許是感冒着了。」

她意味深長地望住他，好像說：「你這個大傻瓜！」但，她默默地搖了搖頭。「不。」她彷彿嘆息似的說。「我很怕！」

「怕什麼？」他說，想笑一下。「對於病……」

「我覺得我很危險。」她說。她望了望他，帶着無法不說明白的神情。「一個禮拜前就該來的，可是現在還總不見面。」

「那也不會的。」他故意說。他一時不知道該表示高興、或者痛苦了。在新奇的感覺上說，他高興有一個小孩，一個玲利的惹人愛的孩子。但是，他彷彿又不需要。於是，他的表情亂、而死板，顯然，他是不得不應付她似的，拙笨地說：「不要自己嚇自己啊！」

「那對我有什麼好呢？」她說，顯然是生氣了，並且把臉避開了他。

「華尼！我是說不要憂慮這個啊！」他趕忙解釋着。用着被誤會的不得已的情緒，笑了笑。「明天去檢查一下好不好？」

「那多麼怕人啊！」她說。極力顯露着恐怖感。

他們確定她是已經懷了孕的時候，她堅決要回到四川去。「今天，我就想離開上海這個鬼地方！」她彷彿是故意誇張着說。「生活在成都，該多麼安靜啊。」

他們搭車到了南京，又慌張地來到漢口。他留戀地住了一個月，終於搭輪西上了。

「文章下鄉和入伍，是同樣重要的任務！」他躺在臥鋪上想着。「到內地去，建立文藝工作的據點……」

輪船焦燥地尖叫了一下，離開了碼頭。單調的機器聲音，使他疲倦地慢慢入睡了。

### 三

他們在具有着滿足的消閒和安詳的成都，生活得好，而且滿意。他們顯著地表現着令人羨慕的富裕，穿着漂亮而適時，飲食也十分高尚，並且住在一個彷彿花園一般的院落里的精巧的小樓上。他們的舉動和表情，都充分地說明着他們的幸福。

他們隨便地自得地生活着，不規則地起床，和睡覺。但是，總是準時參加着集會。他是帶着那樣一個可誇耀的太太，向文藝界的每個朋友介紹着。然後對着大家，帶着自謙的口吻，說道：

「她不會寫，但是個文學愛好者，可以說是文學之友。」  
她很自得而且高興。她有着文雅的微笑，向每個人禮貌地點着頭，彷彿她是承認了這個。「我，受而無愧哩！」她的眼睛說。

他們是少城公園和春熙路大街的老遊客。好像，他們不在會場裏的時候，就在誇耀地遨遊着。她感覺，大街上的男女，都在羨慕地注視着他們。「我們的讀者，」她心里說，她陷進光榮的榮譽中了。而他，却像一個英雄似的，高傲地走着。偶然低頭對她笑一下，彷彿說：「詩，詩的題材！」

他是個職業詩人，尤其是她的具有極大希望的勸告，使他生活得更勇敢而富有自信。詩，也是他對於戰爭的最高服務。雖然他也想望那更直接的工作，和富有意義的緊張的生活。「那能夠使一個作家的生命增加，」他興致勃勃地想道。但是，他可留戀的太多，和那將生的孩子所給他的心情上的滿足，又使那念頭暫時消散了。「後方和前方一樣重要。」他結論說，於是，他彷彿又感到了極大的安靜了。



他在成都，曾經是一個由於他的名望而擁有讀者的報紙副刊的主編。他接編這副刊，是因為太太的鼓勵和奔走。「社長是我父親的朋友。」她說，「你來編，可以教育後方的人，並且，」她得意地停一下。「我還可以幫助你！」他像她一樣，帶着興奮和希望的情緒，接收了那副刊的編務，用警告一切的態度發了刊。

「我們號召戰爭！」發刊辭這樣叫着。

「我們需要戰爭。」他的詩句上寫道。

她對於這副刊，和對於她的丈夫一樣，表示着極大的關心和高興。她稱爲「我們的副刊。」並且認爲它具有極高的生命的意義。於是，她也投了稿。

「燕！我們的副刊……」

但是，她不久生了令人厭惡然而心愛的好女孩。她彷彿把靈魂都給了孩子，而自己連談話的興趣也顯然減少了。「我的寶貝！」她常常忽然想到，好像她全是爲着孩子而服務了。

「燕！你看孩子今天笑了！」她高興着。

「哦！」他叫着，他帶着不得已的情緒走過去，站在她的旁邊，默默站了一會。「我想編一期前線生活專號」。他沉思地說，在他的情緒里，顯然洋溢着極大的興奮。

她聚精會神地望住孩子，引逗着孩子的目光。「小心肝！媽媽愛你啊！」她好像說。「這孩子長大一定有脾氣。」她說。「你看她那兩隻小眼睛，多麼有神啊！」

她帶着極大的興致，意味深長地彷彿惟有她才能生出這好孩子的神情，望他一下。他困難地不得不笑一笑似的笑了一下，走回自己的位置，翻看着那堆稿子去了。

「看你的爸爸，看你的爸爸。」她抱着孩子，似乎是跳着脚步說。

「你也幫我看看稿子吧！」他祈求說，無可如何地望望她。「放下孩子吧。」

走着。

「那樣，她會哭得叫人心焦呵！」她說，她夢回唱着曲子走動着。

「華尼。」他說，顯然他是感到擾亂的苦惱，和心意煩亂了。

她彷彿是沒有聽見，她把臉放在孩子的臉上，得意而且自在地唱着，和

「華尼。」

「怎麼？」

「我在工作呵！」

「你叫我怎麼辦呢？」她感到夫妻間的有趣的玩笑似的，甜蜜地笑着。

「孩子放下要哭啊！」

他望望她，心裏顯然是要生氣了。

「你也想想我吧。」她笑着說。「我實在也無聊得要命呢。」

#### 四

詩人白燕帶着不得已地、遺憾地、純生活的觀點離開成都到重慶來了。那時候，他彷彿開始感覺失掉了戰爭的刺激與感受，他的熱烈的聲音叫得疲憊而無力了，並且，他已經是三個聰明的孩子的父親，而太太又憂心的要進那痛苦的生產房了。

「作作事吧。」她不得已地帶着極大的担心的苦惱提議，她雖然沒有感到這生活的壓迫，但是，幾個孩子彷彿使她的心情蒼老了。「應給孩子準備些什麼了。」她意識里好像常常說。於是，她顯得操勞而且擔心。

他從不像她企圖給孩子或自己準備些什麼，而使自己富裕起來。「那是和自己的路相反的，」他判斷着。但是，眼前的生活，尤其像一條惡蛇凶猛地抬頭的物價，真真使他感到一種極大的威脅。「生活、生活，」他彷彿時時在擔心着。雖然有着滿人意的太太的接濟，而使他生活得安樂而高尚，但，那終不是長久之計。於是，他堅決地接受了太太的提議。

「那末，我們需要到重慶去！」他說。

「如果有合意的工作，」她說。「到那裏去住，也並沒有什麼不好。」憑着他的人事關係，他在一個機關裏獲得了一個專員的好位置，他高興地、浩浩蕩蕩地攜帶着華貴的妻女，到重慶來了。

她以她的廣闊的關係，在一處清靜的住宅區，找到了一座華貴的小樓，作爲自己幽雅秀麗的住宅了。

「爲了使你寫作安靜，」她滿意地笑着說，「我把你的工作室，佈置在最好的一間。」

「景啊！」他愉快地說。

她笑着，望望他，意思是說：「你不懂得我這諷刺麼？你指望寫作，會住這樣漂亮的地方麼？」後來，她說：「你好好寫啊！我是等着讀你的偉大的作品哩！」

他開心的笑了。「你總會看到的。」他的心意說，但是，她彷彿又反悔了。「都是爲了你啊！」他心裏又說。顯然他是考慮着他的話句，而終於沒有回

答。他彷彿開始感覺，他不是受她的累，而是受她的益了。「作爲一個詩人，這是一種幸運。」他對自己說，他第一次滿足地感到他們夫妻的幸福了。

她勞苦地布置着家務和生活，而他按部就班地上着辦公，並且堅持地寫着詩。他的上班，雖然一面是極力保持他的好位置，但，主要的彷彿還是在安慰她，分担着她的事務的勞碌，而使她輕鬆愉快。「不能使她一個人過於勞神。」他的見解警告着他。於是，他也竭力企圖使生活安定了。

他的寫作是在辦公以後的晚上和深夜，雖然那時候十分疲勞，但是，這是自己稱心的事業，是和生命一樣不能放棄的。並且，寫作也是對於她的辛勞的安慰，他的事業的成就，正是她的勞苦的意義所在。「完成一首好詩，她會和我一樣高興。」他對自己說，並且，特別振奮起來。

她是個幹練而具有才能的人，尤其在一般的生活的安排和布置上，更清楚地表現了她的權威的才幹。她們全家的生活，保持着一如最初的水準。飲食高尚而且豐富。住室保持着清雅和秀麗，幾個孩子穿戴都十分漂亮而適時，他們

夫妻的穿着雖不十分華貴，但是，在抗戰八年來的首都的人羣裏，已經是屬於高貴的一羣了。

「她、爲了生活，——生活的享受，什麼興趣都失掉了。」他們的詩戰線的老戰友，方堅曾經批評她說。他已經兩年不是他們家庭的賓客了。那因爲，她在種種的情形下冷淡着朋友，以致使白燕爲了她的安靜，也不再邀約任何友人了。

她的參加文藝集會的興趣，是由她的可誇耀的大女兒代替着。而他和他的關於文學的討論，也不知早從什麼時候默然終止了。幾乎兩年來，他們再也沒有發生過這方面的爭執，她對於他的堅苦的寫作，好像一個高貴的好心的小姐，碰到了要飯化子，情願可憐地丟給他一點錢，但是，決不願意瞧他一眼似的心情，她也早已是沉默了。可是，她決沒有反對過他，也沒有顯露過她的意思，只是在心情上這樣地感覺，而自然地沉默着。

她的全副的精神，甚至連她的生命，也都投進了一種具有極大意義的事業

的經營裏面去了。最初，她零星地收進着金器，後來，進貨的困難使她感受極大苦痛的時候，她放棄了它，而抓進了一批貴重的化妝品。可是，這玩意的來路，終於可惱地斷絕了。這使她發生過極大的憤慨，生氣得發悶的心情，令她憂慮和急燥了。「這幾天是爲了什麼啊？」他擔心地試着安慰她說。

「用不着你管這閑事啊！」她帶着顯然厭煩的情緒說。「你寫你的詩吧，不用管我。」她彷彿覺得她的話傷損了他似的，又解釋說：「總之，我心裏不痛快，你管也管不了啊。」

他心情沉重的困難地笑一笑，離開了她。

他終於從孩子們的嘴裏，知道她是在經營生意了。「媽媽買了很多的法國貨，又賣了。」大女孩對他說，她在描述着那些令人心愛的瓶瓶，和種種式樣的盒子。「什麼顏色的盒子，什麼樣子的瓶瓶都啊！」她最後說。

「有多些啊？」他顯然帶着安慰的喜悅問着。

「一打一打，不知道有好多打！」大女孩張着眼睛說。「紅皮箱裏是一皮



箱，黃皮箱也是滿皮箱，樟木櫃裏又是那麼多！」

「哦，哦，現在，」他說。

「我早說賣掉啦呢。」大女孩子搶着說。

經過了細心地長久的計議，她企圖和有名的小氣鬼，她的小學的老同學，一個小小的拍賣行的老板張太太合作，去經營一種合意的具有前途的生意。但，終由於兩方面的小心地戒懼和猜疑，而失敗了。「我終不能相信她會是公正的人。」她對自己說。於是，她自己開始經營木柴，並且大批購進桐炭。後來，由於黃處長那具有才幹的太太對雞鴨經營的成功，也使她跑到鴨鷄和雞蛋的市場上去了。

每天，當他還沒有上班去的時候，她已經匆忙地離開了家。只有在吃飯的時候，她才帶着喜悅或者急燥，回到家裏來。孩子親熱得發狂似的包圍了她，吵鬧着。

「離開我啊！」她厭煩着把皮包摔到床上去，沉重地坐到沙發上。「媽媽

苦死了啊。」

「你也真跑得太勞苦了！」他嗚嗚說。「可是，你一天天不在家，孩子也夠寂寞啊！」

「我還不是爲了你和她們？」她說。「沒有你們，我可不願意受這罪哩。」他顯然滿意，而原諒了她。無話可說似的笑了一下。「要把自己累壞，才不上算啊！」他最後說。

「那末，你怎麼不幫幫我呢？」

「什麼？」

「弄一個證明書。」

「什麼證明書？」

「運豬。」她說。「我買了五隻豬，要運到重慶來。」她的精神好像煥發起來了，她走到他的身邊去。「我運豬需要一個機關的證明書。」

「你什麼都要買了！」他驚奇地笑着說。隨即他又說：「爲什麼要證明書

呢？」

「真是傻瓜！」她的眼睛說。「你不知道豬是受統制的麼？」她說。「你寫詩寫成了傻瓜！」她的神情又說。她解釋了種種的困難和理由。「證明是一個機關裏需用，就什麼問題都不會有了。」她得意地說明着。

他笑着搖了搖頭，具有一種趣味的神氣望住她，說：

「這我很難幫忙。」

她一下離開了他，顯然早生氣了。「你們只會吃飯。」她心裏埋怨說，生氣氣坐到沙發上。一句話也沒有了。

戰爭的第八個夏天降臨了。重慶市熱，而且悶人。天氣乾燥，自來水也缺着水，暑熱到處充塞着。並且，可怕地流布着疾病。她已經在家休息兩天了。她覺得頭暈，並且身體倦乏得彷彿已經病過，她感到懼怕和担心了。但是，今天她的柴船該到的日子，她不敢心那柴和運戶，她應該而且必須跑一趟。

她心情焦燥地吃過了午飯，稍稍猶豫了一下，終於走出去了。但是，因為

連連碰到了三具抬架的死屍，使她簡直沒有勇氣再跑路了。並且，她開始感覺噁心，直想要吐嘔了。「病」，她意識里說，她恐怖得戰抖了。

「還是回家去！」她最後決定着。「他下午不上班。」她對自己說，她希望能讓他跑一趟了。「他也該學學這個。」她心里繼續說。「不能一直都在作傻子。」

她連聲的咀罵着天氣，匆匆地上了樓。「唉呀，我真是耍病啦！」她大聲叫着，把皮包摔到床上去。「真要把我累死啦！」她又說，顯然她是企圖讓人安慰和同情她了。但是，家里一無聲息。孩子們在睡着午覺，而他在工作室裏專心一意地忘記一切地構思着。

## 經濟篇

### 一、鷄、鴨、和雞蛋

他帶着決心鑽進題目裏去的神情，竭力沉靜地思索着，紙烟在手指縫裏，

燃成了長長的一截烟灰，一動不動地坐在椅懷裏。

「你還在寫詩哩！」她在門口生氣地站着，大聲說。

他幾乎是嚇得一跳，心裏自然地湧上來一種急燥的情緒，但是，望望太太，他的最初的情緒就慢慢隱沒了。

「你叫什麼啊！」他終於說。

「作什麼都比寫詩好！」她氣惱着說。「我爲你們要累死啦！你不能幫我跑跑麼？」

「我難道是休息了？」他說。顯然他也在生有氣了。

「你要是休息還好些！」她決斷地說。「可是，你天天寫詩，寫那不值一個錢的詩！」她衝過去，抓住了他的稿紙。「叫我來寫，我也會比你寫得能賣錢！」

「你瘋啦？」他大叫着。

「我叫你跑一跑，」她惱入肺腑地說，撕着他的稿紙。「你寫的是狗屁！」

你寫兩輩子也寫不成魯迅！」

「罵我啊！你來辱罵我啊！」他戰抖着心裏說。「你放屁！你這奸商！」他惡罵着。「奸商！囤積居奇的女奸商！」

「哈！你罵我啊！」她狂叫着。「我養你這幾年，你罵我啊！」  
第四個最小的孩子開始恐怖地哭叫了。被驚醒的其餘的孩子們，驚愕地跑過來，慌張地放聲哭起來。

「我養你這麼幾年，」她重複着。「給我滾出去！」她拚命地叫。「滾出我的家！」

她一下衝到書架前面，抱住一些蒙上灰塵的可貴的洋裝書，從窗口裏投了出去。

「都給我滾出去！」

「你給我滾出去！」他拍着桌子，大聲叫。

「哈，哈！什麼是你的？」她努力說。她又跑到書架前面，把那彷彿嚴肅

的隊伍一般的書籍推到樓板上，恨命地踏着，後來，又撕起來。「你說什麼是你的？」她反復說。忽然她又站起來，踩着樓板說：

「你，你這個餓死鬼！你還不滾！」

孩子們的一片哭聲，把鄰居們也都擾亂了。那些鄰居們，從窗戶和門口瞭望着這座秀雅華貴的小樓，對於他們夫妻的惱人的叫罵，顯然是吃驚了。

「馬上給我滾出去！」她的尖叫的聲音，彷彿使鄰居們也感染到一種顫心的驚悸了。「他們很幸福啊！」她們心窩裏說着。於是，她們的驚愕的眼睛，疑惑地張大了。

一九四五、七、二十六日午後一時，滄郊。

## 好丈夫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L·托爾斯泰。

華姐終於相信了她頑強、好勝的、倔強的性格，對於她的可憂慮的病是無益的了。但這還不完全是由於理論的，和事實的誠心的信服，而是因為病的嚴重性所給予她的恐懼、和驚駭，使她不得已地，依從地屈服了。

「如果完全是休息，那就好了。」我說。

「我並沒有作什麼事啊！」她趕緊說。她的瘦削、蒼白的臉溫和的笑着。她的富有自信的眼睛，彷彿洋溢着冤枉望了望我。

「問題是你放不開呵！」我申明着。「在你的心裏不能得到解放是不行的呵！」



「是呵！」倫兒吵叫似的說道。他原是一個反應性很強的人。並且他們是夫婦，相互了解得深，而且廣。在他的表情上，顯然是和我的意見一致了。

「你什麼都不放心，不作事，又有什麼用呢？」

她的溫順的、具有崇高的母性的微笑，把她的眼睛裏的略帶自信的情緒，慢慢淹沒了。「我的這個性格被你們了解了。」她彷彿說。她帶有着滿意、和安慰的喜悅，沉靜着。

「責任心太重了！」蘭大姐說。她帶着沉思的憂慮微笑着。她親切地、用那彷彿不能逃避責任的目光望住華姐。那意思是說「你的病，真是叫人擔心呵！」顯然，此刻她是被不幸的攪心的回憶糾纏着了。

這時候，我們是剛剛吃過了晚飯。太陽的紅光，從西牆頂上鋪到房裏來。曾經被一個小說家所欣賞和讚美的、號稱北方美人的蒲嫂，面朝着牆壁，默默地洗着鍋碗。孩子們在外面走廊裏吵叫着，和跑着。

我們依然圍着餐桌坐着。大家好像都有一種擔心，而不願再把這問題深談

下去。但是，一時彷彿誰也找不出新的和適當的問題，甚至於連說一句什麼話也都忘記了似的，於是，大家靜靜地沉默着。

「客人！」孩子們站在房門口叫。「戴眼鏡的那個客人！」

「是沈靜。」蘭大姐說。她首先站起來，離開了餐桌。「我知道他是會來的。」她彷彿是逃開這沉默似的，慌忙走到門口去。「呵！沈靜！你來得這樣晚呵！」她回頭望我們一下，眼睛在說「是他，我知道他一定來的。」她好像快活而滿意了。

我們站起來，迎向門口去。

沉靜莊重而靜肅的走來，他的態度具有一種高尚、清雅的派頭。彷彿他每時每刻、甚至每走一步都在檢點着自己。他穿着並不高貴、然而整潔的微黃色的西裝，脆藍的白圓點花的雅潔的領帶，戴着粉白色的盔帽，皮鞋舊，但是發亮。他左手抱着用報紙所包扎的整齊的一個大紙包，右手拿着漆黑的閃光的手杖。他的表情顯示着愴惶，興奮而且激動。他遠遠地分外喜悅的微笑着，向我

們頻頻地點着頭。「你們都在等我。而我來了。」他好像說。他用拿手杖的手脫下了帽子，一起放在左手裏去。他緊緊跨了兩步，遠遠的把右手伸出來。高興地說道：

「哈，你們都在！哈，你們好。」

他是一個詩人和散文家，並且是此地唯一的專科學校的國文講師。他的得意的歷史，是曾經任過教育部的編輯的重要職務，這是在他的清雅的談話里，常常可以聽到和證實的足可擴揚的榮譽。

「從密斯晁那裏來麼？」蘭大姐安慰似的問他。他走向餐桌，放下他那顯然珍惜的紙包，正要把帽子壓上去的時候，他回過頭來了。「沒有，沒有。」他連連否認說。「要是那樣，我就不會高興。」他彷彿說，望了望我和倫兄。「從我的古佛寺出來，就跑到你們這裏。」他又申明說，極力表示着高興的微笑。

他坐下來，用着吃驚和惋惜的態度說着英國的大選。他述說着他的看法和

意見。從他的文雅持重的談話裏，可以清楚看出來，他是不大和報紙接觸的。

「你看邱吉爾冤枉不冤枉？」他惋惜地說。「抗戰五六年，勝利剛剛拿到手上，就那麼不聲不响地、那麼輕易地下台啦！」

「那老小子也該下台啦。」倫兄說。

他望住倫兄，勉強地笑一下。彷彿他聽到這樣的回答，是出乎意外、而且感覺遺憾的。「在文學上的見解儘管不同，但這是屬於人情的，你的意見是超乎人情的。」他好像說。他顯示着他的溫和又微笑一下。說道：

「可是，邱吉爾不是冤枉麼？工黨不是投機又便宜麼？」

「無論如何，你這不失為一個看法。」蘭大姐極力表示着坦直微笑着。「一個人情主義的看法。」

他彷彿是獲得同情似的，開朗地笑了一下，但是，這是一瞬間的時間。他的臉色忽然顯得沉重，顯然他是不能同意蘭大姐的意見了，他極力企圖着說明和辯駁，可是，他好像一時又找不出有力的詞句，於是他猶豫了一下。

「還是不談這個吧。」蘭大姐急忙說。她望望我們，心里似乎說：「和他談，反正是談不明白的。」她帶着掛記和溫和對沈靜笑一下。「你這個好丈夫，密斯晁又惹沒有惹你呢？」

他微笑着，但是，他是在爲難了，他掏出手帕來，擦着眼睛。顯然他是企圖鎮靜了。

「她有她的想法，我很能原諒她。」他一面戴着眼鏡說。他抬起眼睛，向我們掃了一下，隨即又避開了。

「所以，我說你是個好丈夫。」蘭大姐笑着說。

他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說：

「一個人要想生活得像詩一樣完美，像詩一樣清高、孤傲，那是不多麼可能呵！」

「爲什麼呢？」蘭大姐說。她對他笑着。她的神情，充分地顯示着他不需要知道這個爲什麼的原因，而是去了解他了。

「因為，詩是理想、高尚的理想。」他說。「而人必需結婚，就必須有家庭、和一個什麼樣的人結合，那就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你如果和小胡結婚呢？」蘭大姐又說。

「那當然不同。」他說。他激動地笑着。「如果是那樣，我們是絕對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樣子。」他站起來，從口袋的皮夾里拿出一封信。「她和她不但是兩個人，而且是兩個世界。」他興致勃勃地加說着。把信遞給蘭大姐的手里。「這是小胡剛來的一封信。」

「我真不能了解你們的關係。」蘭大姐一面抽着信箋，一面說。她忽然又望住沈靜，問道：「你對小胡又有什麼打算呢？」

「只是通通信，」他勉強地笑着說，顯然他是企圖表示他的大方和開闊，但是，他的情緒却洋溢着彷彿被遺棄的悲哀。「以後連通信也難說了，她恐怕也要結婚了！」他希望看一看我們的表情，但，好像他又不肯這麼作，所以，他的目光是那麼慌亂着。「可是，」忽然他神情煥發地繼續說，「她希望死，

希望活活的火葬，而把骨灰給我，和我葬在一起！」

「那麼你呢？」倫兒插嘴說。

「我尊重她，我信任她！」他說，他想笑一笑，沒有成功。「她曾經對我說過：『爲了不要造成第二次錯誤，我希望你和晁小姐永遠不要分開。』我必須和小晁永遠過下去。」

「那還有什麼話講？」我耐不住似的說。

「那有什麼辦法呢，老兄？」他辯駁說。「和誰能一刀兩斷呢？放棄了誰不是一種慘忍呢？讓我怎麼作呢？」

「你既然和小晁成了這樣子——結了婚，並且有了孩子，你就該忠實她，那就夠了。」華姐從躺着的椅子上坐起來，說。

「是的，我沒有絲毫離開她的意思。」他說。他安然笑了笑。「可是，我怎麼才能使小胡心安呢？我怎麼才能對得起她呢？」

「和兩個人結婚。」倫兒顯然是在開玩笑了。

「那是不可能的，」他臉色莊重地說。「法律不允許，人道也不允許！並且，如果那樣，」他用着考慮得正確而精到的神情笑一下。「誰能相信那樣我就沒有痛苦呢？尤其是兩個女人，女人……」

「那怨你當初……」我說。

「不能那樣講，」他急忙說。「如果說當初，那末，當初、人，就不應該有結婚和家庭。」他神情沉重地勉強笑一下。「如果說我有錯，那末，就怨我和別的到了年齡的人一樣，是結了婚。」他停住望着我們。「除了這，我沒有可埋怨的地方。」他最後說。她站起身來。他的舉動說明他是被一件事情激動着了。他打開那個方整的紙包，那黑層的牛皮紙上寫着「我的情書」，他又把那層紙輕輕地，然而慌亂地剝開，現出了四冊裝訂整潔的厚本子。「你們看，這是第一冊！」他首先拿給倫兒，我看到那道林紙封皮上寫着：「風雨集」。「第二冊給你老兄。」他對我說，那上面用整齊秀雅的字體寫着：「雷電集」的名字。最上面，那寫着「餘烟集」的一冊，他送給華姐，然後，他尋覓着蘭



大姐，而她忘記一切地，站在窗子前面讀着小胡的來信。

「這是我們最熱烈的通信。」他說，把餘留的一冊擗到餐桌的中間去。那是題明着「火焰集」的最厚、裝訂最秀美的一冊。「這是我們的關係，我們兩個的心，我們的靈魂！我們的生命！」他忽然停住，兩隻眼睛放射着煥發的光輝。「我們的關係恰恰八年，和抗戰一樣長久。我們的命運……」

此刻，蘭大姐默默地走過來，又把信默默地交給沈靜。顯然，她的沉默的神情，是那信所給她的感動。

「這信寫得很沉重。」蘭大姐彷彿對自己說。

「沉痛，很沉痛。」沈靜連連說。「我讀了，我只有……沉痛，我也相信，她是流着淚寫的，或者是哭着，我相信她是哭着，因為，據我看，每一個字都是眼淚，眼淚。」

「可是，她對你也有責備呵！」蘭大姐帶着遺憾的情緒說。「她寫着：『我不是用結婚作爲手段的，如果那樣，我會和你一樣，幾年前也許就結了婚。』」

「是的，她責備我，但是，是我的錯麼？」

「不過，看她的信，她是要結婚了。」

「是的，她要結婚了。」

「那孩子至死不會忘你呵！」蘭大姐笑笑說。「她要送給你骨灰呵！」

「是的，她的骨灰要帶在我的身邊，要和我埋葬在一起，可是，我呢？我能夠忘她麼？我能夠把骨灰給她麼？能夠和她埋在一起麼？」

「那看你自己了。」倫兄開朗的笑着說。

「我麼？我自己麼？」他說。不得已地，淡淡的笑了一下。「如果我自己作主，什麼都解決了，悲劇不會演出了。」他的神情說。「我自己，我自己，這話該怎麼理解呢？」

「哈哈，到外面談吧。」倫兄扭轉了話題，但是有興趣地微笑着。「房裏太熱，到院里乘乘涼吧。」

於是，我們走到那寬敞的、堆滿着黃昏和晚風的院落里去。

我第三次去看華姐的那天下午，我去看蘭大姐和她的孩子們。因為據華姐說，蘭大姐因為跑了一趟重慶，回來也得了病，並且，她的孩子幾乎全都回到她的身邊來了。「她真是一個好母親，」我對華姐說，「像她眼前的工作和生活，不是一個平常的母親所能勝任的。」

「是哇！」華姐讚佩地叫着。「看到她，我們的確是應該慚愧的哩！」

「你還慚愧什麼？」我說，「你是在病着，再也不應該這樣想了！你的身體，就毀壞在這個個性上面了。」

她溫和地、具有着極大的安慰的情緒微笑了一下，眼睛像一個春澀而且委曲的小孩子似的望望我，表示她什麼都懂得，但是，有時不能制止心里那種對於工作的慾望。「你們都放心吧，我會依着你們的意見，來把身體休養得很好的。」她好像說，於是，她安閑地躺下以後，我就走出來了。

我走過了那個古老的荒涼的院落，剛剛踏上那像沙粒堆切的蒼白色的石台階，就聽到了蘭大姐在和沈靜辯論着什麼問題。而沈靜用着具有一種派頭的聲音，連連地否認着。

「老兄，你也來參加點意見。」當我還沒有踏進房門的時候，沈靜就站起來對我叫。「你讀過最近那篇『大渡河支流』麼？」

「讀過。」我答。我向蘭大姐的孩子們招呼着，並且，問問蘭大姐身體的情形，她在椅子上坐着，臉色略略發着黃色。

「你以爲好呢？還是壞呢？」他逼着問。

「我怎麼能向你回答這問題呢？」我笑着。「你是以你的詩人的看法，我們怎麼能談呢？」

「以讀者的立場。」他說。「我們都以……」

「我原就是以讀者的立場呵。」蘭大姐打斷他的企圖申明的話句，說。「首先，這首詩的語言和題材都很現實而且新鮮。」

「但是，它沒有詩的情味。」他說。「詩是什麼東西呢？」他問着，望望蘭大姐和我。「是不是亂七八糟的生活寫出來就是詩呢？」

「只要富有現實的意義，而且寫得真切，那就是會成詩！」蘭大姐說，他對我們無可奈何地笑一下。

「我不同意什麼生活都能入詩。」他說。「詩，在文字上清高而又秀雅，並且，它是人的最高的理想。」

「越談，我們距離越遠了。」蘭大姐說，她望望我，彷彿徵詢我的意見似的。「我們還是以後談吧，今天，我們是說不到一塊了。」

他勝利似的笑了笑。「我是不怕辯論的。」他說道。口氣里，彷彿他是勝利者了。「談一談，對大家都是有益的。」他又說。

「我們都不是詩人，你肯相信我們麼？」我笑着說。「還是談談別的吧。」  
「有什麼好談呢？談那些什麼用呢？」他說。「比如，談抗戰吧，談它，它能會勝利得快些麼？談談還是那樣呵！徒令人煩惱呵！」

「你這麼一說，什麼都沒有意思了。」我說。

「那是你的誤會，老兄。」他抗議似的說。「我說的不是什麼都沒有意義呢，而是人的意義更高超。比如，」他停住，望我一下，好像他是觀察我的注意力。「物價，提到這玩意，心情上就感受到壓迫。那末，爲什麼不多談談普式庚呢？」

「你太太是四川大紳糧的女兒，很有錢呵！」我說。「你還怕什麼物價呢？」

「那是她的呀！老兄！」他叫道。「她有錢，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太太和你，不是一個麼？」

「怎麼會是一個呢？她是她，我是我。」他說着，那麼帶有遺憾的情緒笑了一下。「並且，我們的錢各是各的，一個角票也不能混合喇。」

「這倒是很特殊的。」我驚奇着。

「一點都不，老兄。」他解釋說。「所謂朋友感情的分裂，都是因爲錢分不清楚，夫婦們整扭，吵嘴打架，甚至不幸離婚，也大都是因爲這個原因。」

他簪簪眉，想對我笑一下。「可是，這也要看人，如果。」他扭過身去，拿起了他的帽子，又把他的整潔的大紙包拿到桌上。「他又帶着他的情書，」我心里驚奇地說。「如果是我和小胡，那就不會這樣，甚至於連生命也會成爲一個的。」他對我說。「這要看人，」他繼續說。「什麼樣的人，就需要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在日常生活上，那怎麼分得清楚呢？」我說。我真感覺有點奇怪了。

「已經成了習慣。」蘭大姐解釋說。

「是的，已經成了習慣。」他得意地重複說。「從結婚的時候，我們的東西就永遠不放在一起，我的床鋪是我的，她的床鋪是她的，我們各不相干。」

「連吃飯，他都是要出飯錢的。」蘭大姐開心地笑着說。

「是的，我吃她的飯，給她飯錢。」他洋溢着極大清白的善良的情緒，微笑着。「不過，我還幸運有了她，她給我照管了孩子！」他頗帶憂慮之感了。

「她還算是幫助我不少呢。」

「孩子也是她生的呀！」我大聲說，彷彿我爲了同情他，而有點生氣了。但是，我微笑着。

「不，老兄！」他受到感染似的笑了，但，這是非常短暫的，他的表情又被一種憂慮佔有了。「如果是一個善於交際的小姐，想叫他帶孩子是不可能的呢！並且，我也養不起她。」他望望蘭大姐，彷彿企圖從她嘴里得到證明。「可是，現在我很好，我只需要每月給她一萬元，作爲孩子的費用，要不然，我該怎麼辦呢？」

「像他一樣，也自己帶孩子嘛。」蘭大姐指一指我，說。我和她都不禁笑起來了。

沈靜緊緊地皺了皺眉頭，好像思索了一下，顯然，他是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於是，他稍稍有點慌張了。「他老兄是沒有辦法的事呀，而我……但是，」他又停住了，好像是在窺視我們，又彷彿是在考慮着得意的有力的詞句。「但是，那樣，能夠算是對得住孩子麼？」



蘭大姐的孩子們，爲了爭一張畫片，哭叫的吵鬧起來了。她跑去照顧孩子了，而他站了起來，顯然是爲孩子的吵鬧，喚起了他的仇恨地厭惡，於是，他把那心愛的紙包挾在腋下，拿起了帽子和手杖。

「我要走了。」他聲明說。「我要到孩子那里去一下。」

於是，只有我送着他，他遲疑地留戀地下着台階，回頭對我說：

「我去只有十分鐘，或者只有五分鐘。」他彷彿苦惱而且鬱悶的望了我一下。「等會怎麼見呢？」

「我馬上回西門外去。」我說。

「那好。」他爽利說。「我會到那裏去。」

我從蘭大姐家里趕回去的時候，他正過度興奮地侃侃地和華姐高談着。「無論如何希特勒算是一個英雄，德國人在科學上，在文學上都可以算是高尚的民族！」他頑強的辯駁着什麼。我進去的時候，他幾乎高興得難以壓制了。「哈，他來啦！」他叫着。「我拿到了錢，請你吃點酒！」

「你的稿費麼？」我說。

「她還我的小菜錢。」他微笑着解釋說。「我買了名產廣柑酒。」

「這家伙真是要他太太還錢的。」華姐笑着說。

「若不還我，我以後代她買不買東西呢？」他帶着不稍苟且的表情說。「我如果替她買煤炭呢。買米呢？那我怎麼受得了呢？」

「如果你太太不教書呢？」我說。

「當然我供她生活。」他不考慮地說。「我可以儘量教她過得舒服。」他得意地望住我，滿意地微笑着。

「但是，你如果失業。」我說。

「他必須遠遠離開她。」華姐搶着說。「他在這小城里，很難呆一天哩！」

「是的，那我不會在她眼皮上，」他彷彿自語似的說。他埋着頭擦着茶杯，並且準備打開酒瓶。」「可是，我們怎麼會沒有事情作？」他忽然抬起頭來，盯住我們。「我們總是比一個女人的辦法多，無論如何。」

「你常喝酒麼？」我截住他的話。但是，他望住我，微微的笑着，久久沒有回答。「喝酒，對於你也許並沒有好處。」我又說。

「我並不會吃酒，老兄。」他慢慢坐下以後，說。「我以前，看都不看它，可是，近來，我總是想吃一點，」他對我笑一下。「一個人不吃煙，不嫖不賭，再不吃點酒，還有什麼樂趣呢？」

「寂寞的時候，最好不吃。」華姐擔心地說。

「那不，大嫂！」他輕卑這意見似的，嘲笑地微笑着。「你看，中國歷史上的文人，誰不好酒？」

「祝你的靈感永遠在你的身邊！」我叫着說，有意打斷了他的談話。「我們乾杯！」

他滿意地笑着，站了起來。「不客氣，老兄。」他略感慌張地說。「我們應該慶祝抗戰的早日勝利，我們好早早地離開四川！」他憂慮地說道。「我厭惡四川，厭惡那些人，和那種聲音，我願意永遠不再看見，也不再聽見！」

「可是，你有個四川太太呀！」我說。華姐帶着極大的責備的眼光望望我，又對住沈靜安慰地微笑了。

「自然帶她出川呵！」華姐說。

「是的，是的，」沈靜慌亂地沉悶地說。顯然在他的內心里，他是被這個問題苦惱着。「也許她會同意離開四川。」他遲遲的繼續說。「因為，回到家鄉，我們會生活得很好，而四川，的確是沒有值得留戀的。」

他說着，彷彿是不自覺似的，端起茶杯把酒喝乾了。「喝呀！」他叫道，「你們好像比我還差些咧。」于是，他逼我們喝了一口酒，放下了酒杯，憂慮地沉默着了。

對於沈靜的酒量，和他的不合于文雅地大杯喝酒的方式，我大大的感到吃驚了。「他是一個苦悶到極點的人！」我心里感嘆地說。我簡直要制止他再喝下去了。

「沒有關係，老兄。」他興奮着。「這些日子，尤其是學校一放假，我是

常常這樣吃的。」

「酒不在多，而是藉機會痛快談一談。」我說。

「是的，老兄，我們要暢敘。」他說。

我們爲了對他的精神負擔過度的擔心，停止喝酒了。但是，他仍然在興狂地不斷地大喝着。「吃呀！老兄！」他不住的叫。我們拒絕了他，並且提出一些時事問題在談着。可是，他雖然也參加了談話，但，由于他的「希特勒的蓋世英雄」論和對「蘇聯參戰有害」論的不可調和的爭執，由于華姐的不能忍耐地反對和批評，使這場面不得不又沉悶下來了。

「吃乾呀！」他又叫，彷彿是掩飾他的心情的淒慘和苦惱。

「這問題有以後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們不必多談。」他忽然又說。「可是，有這樣一個問題，」他停住，望望我們。「這是一個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問題，」他好像說。「我們把這問題討論過很久，但是，終沒有得到結論。」

「什麼問題呢？」我說。

「轟炸日本的問題。」他答。口氣的輕淡，說明他已經預知不能得到結論似的。「你說，老兄！」他直望住我，「只轟炸日本，能不能勝利呢？」

「那非常困難！」我說。

「我說簡直不可能，而且，不上算。」他堅定地說。

「爲什麼是不上算呢？」華姐問他。

他得意地笑了笑。「我知道你們要這樣發問，」他的目光說，望了我們一陣。然後，他慢吞吞的用着具有極大的把握的確定的口氣說：

「美國使用了多少噸炸彈，又破壞了日本多些幢房屋呢？」他微笑着停了一下。「算一算美國炸彈的成本，和從美國運送炸彈到日本去的這筆費用，加上飛機的製造和消耗，汽油，航空員，軍艦，以及這些使用人的生活費，那末，一噸炸彈的成本是好多呢？破壞的日本建築又值好多錢呢？兩相比較，誰上算呢？」

「哦 哦，」我痛快地叫，我簡直要大笑了。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老兄！」他莊重地繼續說。「如果日本的損害大于美國炸彈的成本，自然日本要完，可是，如果美國轟炸的成本大呢？那不是會把美國消耗得無能爲力麼？」

「我們的好詩人，這問題仍不能得到結論。」華姐譏笑地說。

他高興地彷彿是感到滿意似的笑着。然後，他忽然用嚴重的口吻說：

「我看，抗戰的勝利與否，就基于這個問題的解決。」

「有那麼嚴重麼？」我說。

「你說怎麼辦呢？」他張着眼睛問道。

我沒有回答，並且把這問題推開了。

這天我們雜亂地談了很久，一直到深夜他才提議要走了。「再不回去，時間就太晚了。」他說着，站起來，走到窗前的書桌上，拿到了手杖和帽子。「我的紙包呢？」他慌張而且吃驚的叫。我從一個椅子上找到遞給他。

「你手不離情書呵！」我說。

「是的，我到任何地方，我都要帶它，在任何時候我也不能離開它！」他親切地撫摸着它，向我笑一下。「我離開它總是感到不安，它好像牽着我的靈魂，我沒有辦法，老兄！」

「如果你和小晁住在一起呢？」我開着玩笑說。

「那時候很少，」他嚴肅地說。「不過，凡我睡覺的時候，它總是在我的枕頭的旁邊，和我的臉在一起呢！」

「哦，哦，」我開心地叫着。

「再見吧，老兄。」他高興地說。「今天，我感覺很痛快！留步吧。」

我回到學校來的當天下午，我的一個同事和他的善良然而略嫌拙笨的太太，來和我作友誼的可厭的閑談了。他們的降臨，往往使我感到可怕，因為他們一開始閑談，就彷彿沒有終止的時候。

「玩得好吧，老兄？」他們一進我的房子就歡叫道，「我們真擔心你會



熱壞呢。」

於是，他開始喋喋不休了。他是個理化教員，但是，他教書却是個萬能的脚色。他担任過國文和歷史，並且，教過英文國幾何，在一個師範學校里，他教授着倫理學和教育學。從他的談話里，你知道他是個旅行家，風景和古蹟的崇拜者，並且，他是一個談諧的可笑的故事的講述者。

「在戰時，笑破肚皮的怪事都會有，」他說。他像炸雷一樣咳嗽一下，走向門口吐了一口濃痰，然後走回來對我笑笑。「有這樣一回事：太太記老爺的客飯，而老爺一定要太太還欠賬！」

「你也曉得這回事麼？」我感覺意外似的說。

「那當然。」他得意着。「你也知道麼？」

「我們很熟，」我說。「這些天，我總在看見他。」

「那好！」他叫道，彷彿「這又多了一層關係」叫他高興似的。「我們是五年的老同事。」

「是那個寫詩的沈靜麼？」拙笨的太太問她的丈夫。等他向她點點頭的時候，她說：「他們夫妻有趣得很哪！」她的小小的眼睛迷細起來，那末甜蜜地笑着，「他們從結婚後的第四天，就從沒有再住在一起了。」

「那有什麼稀奇呢？」丈夫說。「奇怪的，在於，她的房里沒有添一件男人的什麼，而他的房里，叫狗也聞不到一點女人的氣味。」他對我點着頭笑着。「一直到上學期我們分開，他們夫妻都是這樣！難道，哈哈，」他自己的開心的大笑，把他的話截斷了。

「他們夫妻誰也不能欠誰一文錢。」太太說。好像這是唯一使他插嘴的機會似的。

「那是以後的事，」丈夫說。他彷彿以為她的插嘴談話是多餘的。「以前，我們沒有聽到過他們算賬，沒有看見過她記客飯，只是，沒有看見他們一塊走過，沒有看見過他們一塊上街。」

「他們誰也不陪誰買東西咧。」太太加說道。

「那有什麼稀奇呢？」丈夫截斷她的話道。「他們那一對夫妻就是那個樣呢。」他對我笑一下。那情緒說明着他太太插嘴的遺憾。「他結婚，我們是在一個學校里教書，除了不接觸以外，並不顯有什麼，可是，——他加重着語氣，彷彿是故意停了一下。「我到那個小城里去教書，下一期，他的夫妻也到了。並且，他們已經生了孩子。」

「那才笑死人呢。」太太插嘴道。望了望她的丈夫，然後繼續說：「聽說，她生孩子的時候，他給他買了雞和雞蛋，買了牛奶和蹄膀，並且常常送着錢，但是，他一次也沒有去看她。」

「那爲什麼呢？」我感覺奇怪的問她。

「誰知道呢？」她說。「反正他總不去看她。」

「那有什麼稀奇呢？」丈夫習慣地又說。他好像總是用這麼一句話，否定着他的一切不同的意見，並且，顯示着自己的見聞的淵博。「重要的是他們現在都不在一起住一下。」他理由充分地沉默一下。「我們和他太太在一個學校，

並且，住在隔壁。可是，除非月底，總少見他去一趟的。」

「他一去就是在算賬呢！」太太搶着說。那神氣很想假到我的身邊來。「你聽吧，你算我欠你的，我算你欠我的，錢一找清，他就走掉了。有時連我們也很少招呼了。」

「最有趣的事，是端陽節他們請我們吃飯。」丈夫說。這中間，他們夫婦互相埋怨了一遍，然後他繼續說。「那一次，她竟沒有準備，而臨時他又跑去買了菜，當然吃得並不痛快。」他帶着懊惱的情緒停一停。「結果，因為剩下了菜，她却在一旁氣堵堵的說：『你買的好菜，誰！你可自己吃完吧！』『是的，我還要吃。』他說，他的臉是那末通紅了。『你可好好吃夠吧，我的好大爺，剩下會壞的。』她又說。『我是在吃，是在吃，你不要管吧！』他說。那時候，我真想閉住眼睛，掩住耳朵，並且，我還想打她幾下哩！」

「哦，竟是這樣麼？」我吃驚着。

「一點不錯。」太太說。「所以，沒有一個朋友肯到他們家里去。」

通了。

「可是，他們這對夫婦，到底是怎樣結婚的呢？」我說，我簡直有點想不通了。

「那話長得很哪，老兄！」丈夫具有看得意的情緒說。於是，他首先說到沈靜的愛人小胡，他極讚美她，她有好的身材，並且健康。她的一言一笑都會令人感到愉快。

「他們是親戚和同學，而她因為耽誤，那時還在大學里。」他忽然感到興奮似的放大了聲音說。「他們天天在通信，通信。可是，」他截然停止，皺了皺眉頭。「令人注目的小鬼，到我們機關里來了。」

「小鬼很漂亮，能幹麼？」我問。

「她才難看死人呢！」太太縱着鼻子插嘴說，「她的個子小，而且瘦，並且，經天是黃巴巴的樣子，看上去，簡直不相信她已經長成了人，但是仔細一瞧，她又滿臉皺紋！」

「那有什麼稀奇呢？」丈夫輕卑地笑笑說。「稀奇的是她因為我們始終不

懂的心理上的忌諱，從來不跑警報。」

接着他分析了一下小晁在那機關里的地位，和同事們對他的印象，以及種種的批評。「多麼難以忍耐呀！」他的神情總是在說，「誰都瞧不上眼，而尤其是個女人。」

「『天定姻緣一線牽』哪，老兄！」他高興似的大叫道，開心地笑着。「誰知道沈靜這位詩人也懶得跑警報呢？」

他的談話的天才，使他把大轟炸的情景描寫得有聲有色了。並且，他想像地講述着他們在大轟炸的心理的和感情的種種的行動。「於是，炸彈使他們接近了！」他再三重複說。他極力述說着他們在幾次危險的轟炸以後的感情增進的令人驚奇的情形。

「有一天，他忽然穿上了斬新的西裝，」他故作驚異的樣子。「想都想得到，這不是他的薪水所能買得起的。」

「她每月給他一套呢。」太太帶着一種羨慕和忌妒的口氣插嘴說。

「那有什麼稀奇呢？」丈夫大喊道。——能作第一套，就能作第十套！但是，那年暑假以後，我們去教書了。」

他認為奇怪地談着，沈靜和小晁由于他的父親的地位的關係，學校剛剛開學的時候，他們也到那個學校里去了。他們竟又作了可敬的老同事。

「開學不久，」他特別感覺出奇似的說道，「沈老兄很機密的找到我，說

「『她要給我拿錢開出版社呢。』」

「『那不是很好麼？』我說。

「『那樣，我可以自由出版我的詩集了。』他滿意地說。『商務印書館要出，我也不會交給她了。』」

「『那自然！』我說。

「『這很好。』他說。

「『那當然！』我說。」

於是，我的同事帶着嘲笑的面孔，講述着沈靜以後的生活情形。小麗限制着他和小胡的通信，並且，不管任何理由，也不放他到重慶去一趟。「她把他抓在手里了。」他描繪地說道。「她好像扼住了他的脖子。」

「就這麼結婚了麼？」我問。

「他不結婚怎麼辦呢？」他說。「但是，他總算是一個好人，他始終沒有忘小胡。」

「還有。」太太補充說。「他不是對我們說過麼？」她望望丈夫，極力提示他。「在精神和想像里我是和小胡結婚，我的精神生活便會豐富，而且滿意了。」他說，他不是說過這話麼？」

「那有什麼稀奇呢？」丈夫彷彿是反對說。「他經天抱負，情書走路和睡覺，誰還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麼嗎？」

這一對可敬的夫婦一直熱切的談着，彷彿是在爭吵着，直到將要吃晚飯的時候，他們告辭了。我送到他們房門外，他忽然停住，說：



「不過，老沈却是很學問的人，他的知識很淵博。」他莊重的說着。「他對什麼事物都能發表意見，而且都有根據！」他向我點點頭，表示他確實要離去了。「可見，他讀的書不少哩。」他最後衷心地贊許着，側着身子，連連向我點着頭，走去了。

「是的，是的，」我連聲說，彷彿是想快快趕走他。「可是，那有什麼用呢？」我轉身走回房裏的時候，對自己說，不覺嘆了一口氣。

「抗戰以後，……」我沒有再想下去了。

一九四五，八月于滄郊

## 毀壞

### 一

經過某軍陝州留守處一位朋友的得力介紹，我們被允許登記乘車了。並且，彷彿爲難地、然而客氣地答應讓我們提前走。「只要我兄弟能幫忙，我不肯不幫忙！」河南公路局陝州車站的肥大的站長說。他的談話客氣而豪爽。「特別是×主任，我們是老朋友，」他的細小的眼睛微笑一下。「你們明天一早帶行李來，我臨時生法！」

我們滿意地向他道謝，並且，高興地走出來了。

「我們明天就可以到洛陽，」老文發狂的樣子說，「要到洛陽交通就不會如此 媽的困難了！」

「到洛陽就沒有兵運了麼？」我笑着問他。

老文一無準備似的向我楞楞眼，執着地，但是，顯然失去把握似的，敗興的說：

「總會他媽的好點嘯！」

我茫然的向他笑一下。「但願如此！」我心裏說着。我們快步而具有一種神氣似的，走出了那個車站的破爛的柵門。

「老×，你沒有注意麼？」老文忽然用肩頭撞撞我，神祕的樣子說。「你看那個女人！」

「哪個女人？」我四外瞭望着。

「乘客登記處那個窗子前邊，」老文說，回頭望一望，「咦，」他高興着，「正注意我們的那位！」

我回頭望一下，那個女人確實是在注視着我們。「她不過是想登記，」我說，「看樣子是苦無門道。」

「她倒像是在等誰，」老文說。「咱們去的時候，她就在那裏，」老文解

釋般的說，「你看她那無聊的樣子，哎。」

「你是爲什麼？」

「她滿削皮呢。」

「你倒有這樣的閑興趣了，」我說。「咱們不能走的時候，不是和她一樣焦急麼？」

老文不堪回憶般的搖搖頭。「這個鬼地方，」他厭煩的說，「如果再等三天，真會等出病來。」

「如果不是找到朋友，」我說，苦笑一下。「要呆一兩個禮拜，倒很容易呢。」老文無話可答似的沉默了。「哈，」他忽然驚奇的，顯然不安的壓低着聲音說。「那家伙跟來了！」

我正是回過頭來的時候，那個女人已經走到我們的背後了。她首先免強地，彷彿感覺有點冒昧地，然而，大方的微笑着，向我們點着頭，用着帶有北方土音的北平話說：

「請問先生，這裏乘車登記是怎麼個手續呢？」

「並沒有什麼手續，」我回答說，「只是登記個姓名，拿一個號頭。」

「爲什麼天天總在滿額呢？」她具有深深的疑惑似的問道。好像有所責備似的。

「也許是因爲您來遲了，」我說。

「不呵！」她說，搖着頭。然後，故意地笑一笑，「我昨天從寶雞到陝州，一早我就來過的呢。」

「呵，那怪不得，」老文插嘴說，他的態度顯得拘謹和生硬。「這個『登記額滿』的牌子已經掛了三天啦。」

「呵！」女的自然的叫，斜睨了老文一眼。「那末，你們是，……」  
「到洛陽。」我說。

「這個鬼交通，真叫人頭痛，」她說，顯示着不耐煩的憂慮的神氣。然後，她理一理她的長髮，調換了一個站立的姿勢。顯然，她是在考慮着什麼了。

「你們是怎麼登記的呢？」

「託朋友。」老文說，彷彿是企圖顯示着他的辦法了。

「我們已經給困了三天，」我接着說，「現在的一些鬼事情，真是一言難盡了。」

「是的，」她說，「尤其是在這小地方。」她沉思地低下頭去，但，馬上她又翻起眼睛來，挑播似的望了我們一下。「不知道還能不能和他們交涉一下哩，」她試探的口氣說，「這裏負責的是誰？」

「直接找他的站長好了！」老文說。

「是的，您不妨去找找站長看，」我說。

「可是，一點也沒有關係呵！」她說，爲難的樣子笑一笑。

老文望望我，彷彿有自薦的意思。「我們是在怎樣的情形裏面呵！」我想。于是，我說：

「在這時候有什麼辦法呢？碰一碰就是了。」

她微笑。但是，顯然她是猶豫着。

「這是個幹什麼的家伙呀？—我心裏開始疑惑起來。看她的隨便的穿戴，和她那也很隨便的打扮，她不像都市的小姐。看她的態度，已經不再像個學生。她既不像一個公務員，也不像一個流浪的，或者說救亡的女工作者。但是，真正觀察起來，她却具有着種種女性的習慣和那或隱或露的風味。並且，她有着許多令人感覺庸俗的動作和表情。」這家伙是個什麼樣的人呀？」我心裏不斷疑問着。

「實在抱歉得很，」我終於說，「對於您的登記，我們沒有能力幫忙。」她顯然是失望了。但是，她微笑着。

「那末，再見啦，」她安祥的說，「不過，我總希望我們能一起走哩。」

「那很好。」老文說，好像很高興。

「我們很歡迎。」我說。

「那末，明天見。」她最後說，彷彿很堅決而且有把握，她扭身走向車站。

去了。

「這家伙滿有風味呢。」老文說，好像很痛快的樣子。

我們走回旅館，就開始了疲乏的大睡。

第二天清早，當我和老文把行李搬進車站的時候，那個女孩子倒先我們而來了。她一看見我們，就活潑而愉快的從行李包上跳起來，「噢，我以為你們會耽誤呢，」她說道，走到我們跟前來。她身後跟隨着一個忸怩的商人模樣的中年男子。看那情景，他彷彿是她的殷勤的茶房般的丈夫，或者至少是她的親屬。他提着一只精巧而美好的皮提箱，和一隻大紅色的女皮包，顯然，那都是她的心愛的和應用的物品。「你看行李好了！」她回頭對那位男子說。然後向我們微笑一下，說道：「現在，行李就要裝車了，你們是那一部車子？」

「問問以後才知道，」老文說。很爽利。他彷彿着慌似的把行李附託我，急忙地走向站長室去了。

「呵。我是什麼都弄好了，」她的滿意使她份外的高興着。「我是第四部



車子，單等上車了。」

「哦。」我說，驚奇的望她一下。

「可是，我沒有去找站長。」她說，向我翻着愉快的眼睛。「專管登記的那一位，他允許了我，並且很客氣呢。」

第一部車子嚷鬧的吵叫一陣，開始發動了。所有車站上的人們注意的羨慕的望着那部老牛一般的車子開了出去。

「差不了半個鐘頭，就會開我們的啦。」她擺動了一頭長髮，忽然望住我，好像擔心，又像疑惑的問道：「您那位先生？」

「文。」我說。「一個中學的美術教員。」我察視着她。「是一個有才能的藝術家。」我補充說。

「呵。」她說，隨即向站長室瞭望一下。「我很喜歡和你們這些人在一起呢。」她熱情的又說，「可是，我們不能同車呵！」

我乾枯的笑了笑。「很難說，」我說，「您是到哪兒去？」

「到開封。」

「那我們正是同道。」我說。「我們也是到開封。」

「真麼？真麼？」她天真的說，「我真巴不得呵！」她幾乎要跳起來了。

「我真高興我們能一路！」她重複說。「你先生在什麼機關？」

「到開封一家報館裏去。」我說。

「那好呵！」她愉快的笑着，玩着她的手指。「以後，要多請你們指教我了！我可以向你們學習了。」

「不敢當。」我說。當我說這話的時候，第二部車子按着喇叭，搖搖幌幌走出車站去了。

「真糟糕，那位文先生……」她說着，望望站長室，倒是十分焦急的樣子。

第三部車子的乘客們的噪鬧鼎沸着。尤其那幾位軍人，不斷凶橫的叫罵。人們爬滿着車子，而且，彷彿是堆積了起來。於是，由那幾個軍人爲首，大半

的人都跳下車子，擁擠到站長室去。鬧嚷和大罵。車子的開出時間，令人心急的延長着。

「裝人是裝貨麼？」有人叫。「你們沒有限制麼？」

「不准他媽的開車！」軍人們憤然大罵。

車站上的負責人，彷彿並不理會這個（好像這是十分習常的事情。）開始點裝第四部車子的行李了。

老文終於帶着滿頭大汗跑來了。「沒有問題。」他遠遠的笑一笑，說，「什麼都搞好啦。」他站住，擦着汗。「那家伙彷彿是把我們忘記了。」

那個女孩子滿意的微笑着，望住老文。

「這些家伙們辦事。」老文說，又擦了一個臉。「你，小姐，你是哪部車子？」

「第四部。」她說。「我們不是同車？」

老文靜默的點着頭。「那末，裝行李啦，上車子好啦。」他說，順手提

住了行李捲。她慌張的。然而愉快的向我們投來一個微笑，扭身跑走了。「去看看行李，」她說，又回過臉來向我們笑一下。

我們爬上車，幾乎要十點鐘了。但是，車上由於擁擠，仍在噪鬧着。旅客們各自罵着這交通，甚至於國家，尤其是這車站的負責人。因為車的限量是四十二人，而這部車子竟搭了五十人，並且還有幾個不購票的小孩子。於是車上擁擠得「水洩不通」了。因之，旅客們相互之間，由於一隻腳，和一條胳膊的不適當的放置，而在相互叫罵了。有兩個旅客就那樣埋着下身，動也不能動一下似的打起來。

那位小姐和我並排坐着，並且，是和老文對着面。她的那位隨從似的男子，却是和老文背對着背，兩腿放在車箱的外面。登車時他所以選擇那樣一個位置，顯然，那是由於下車方便的緣故。

「真討厭，和這些人同車，」她厭惡的說，不耐煩起來。「皮包！」她喊道，把一隻胳膊放在老文的肩膀上。然後，她從皮包裏拿出紗圍巾，太陽眼鏡

和白紗手套。「皮包，」她又說，「捧到老文的懷裏，老文無可如何的向我微笑一下，只得遞過去了。」

「皮包。」老文也說。

她笑了一下。用紗圍巾包上她的頭和長髮，然後戴上眼鏡和手套。

「你們看我這個樣子。」她說，好像恐怕別人說她過於打扮似的情緒。

「可是，這旅行也真苦死人呵！」

「到洛陽就會好了吧？」老文說，「不會再如此受罪了吧！」

「一定的。」她說，「到洛陽，我們在行都飯店開漂亮的房間，痛快的休息，痛快的玩！」她精神煥發似的，語氣裏加重着「我們」，「漂亮的」和「痛快的」，多少使我有點吃驚了。

但是，此刻，汽車開始搖動了。像一條笨拙的大蟲一般，向前蠕動着了。「這家伙到底是幹什麼的？」我開始想道。「還有那麼一個丈夫一般的聽差的男人？」

「喔、喔！」汽車搖擺着出站了。「可離開了這個鬼地方！」她說，滿意的對老文微笑了。

## 二

我們暫時沉默着。大家對於自然界，彷彿有一種極好的興趣，不斷向四外瞻望。在我們之間，好像各自又有一種心事，眼神裏具有着那末一種興緻和不安。「他心裏是在想着什麼呀？」彷彿三個人心裏都在猜度着，眼睛偷偷的疑惑的相互打量一下。

老文往往惶恐的默默的向我微笑着，顯然是很高興。但，他微微的搖頭。

「這真叫人難過。」老文開始說，具有雙關的意思。

「是呵！」她搭腔道，彷彿決不放鬆一個談話的機會似的。「這樣的鬼汽車，又裝這麼多人。」

我搖搖頭，沒有答話。老文好像是想說什麼，但是，許久沒有響出一聲。

並且，逃避似的把眼睛注視到遙遠的前方。於是，一時間，大家的興趣顯得煥散而不一致，興致勃勃的談話是很難繼續下去了。

她開始感到疲倦了。她連連放肆地打了幾個呵欠，好像她很需要睡一睡。她的面部，表現着她的極度的疲乏和呆滯。雖然他企圖從困倦裏掙扎出來，但是，顯然都是白白費氣力，而終歸失敗了。她不能抑止地打着盹，後來，就一下伏在老文的兩膝上了。

老文搖搖頭，意味深長的笑了笑。

「這是一幅連環畫。」老文說。

「那末，」我說，向着老文笑着。「這如果是畫，會有什麼意義呢？」

「畫的背景有意義。」老文嚴肅的說。「尤其是這畫的周圍。」

「呵！」我懂得老文的意思了。但是，我對這幅「連環畫」並不感覺多大的興趣。老文似乎是看透了我這個心情，所以，他說：

「如果有機會，你看這幅創作好了。」

「要出自你這位藝術家之手麼？」我笑着說。

「如果那樣，也許還好些。」他正經的說，笑一笑。「可是……」說話之間，汽車拋錨了。旅客們的情緒頓時攪亂了。有些人開始了無可如何地嘆氣，而有些人就發洩似的叫罵起來。

她愕然醒來了。「怎麼回事啊？」她說，同時向老文微笑一下。我睡了好久？」

「也許……」老文回答着，但是，被她的以下的話給截斷了。

「我真要累死了。」她企圖活動一下。「我們下去散散步好嗎？」她說，用目光詢問着我們。「我很喜歡草地，我們到草地上去玩玩好了。」

我和老文依着她的意思跳下車去。但是，她站在車上，伸着兩手叫道：

「喂，喂，扶扶我呀！」

老文伸出手來，企圖去牽她的胳膊。但是，她一下冒險地撲在老文的肩膀上。同時說道：



「這類汽車真討厭呵！」

她從老文的懷裏脫出來。首先，她像一隻活潑的小貓似的，蹦蹦着，跑到一塊草地上去了。

「你看她是一個什麼人？」老文小聲問我。

「管她呢。」我說。「提起你的興趣來，好好和她談談好了。」我笑一

下。「如果我不是五個孩子的父親……」

「哦！」他愉快的響。

我們坐在草地上，一直談了將近兩個鐘頭，直到汽車按喇叭的時候，我們才一個個爬上車去。

她是一個很能說話的人，並且，在她說話的時候，她很喜歡使用着誇張的表情和手勢。她初中沒有畢過業，十六歲就參加了戰地工作。她喜歡唱歌和演戲，爲了一些戀愛問題的糾纏和嫉恨，她才離開戰地到後方來。她的家庭是一個政客兼地主，父親專制而又陳腐。爲着厭惡那種牢籠和窒息的家庭生活，她

才堅決的彷彿逃了出來。她曾經有過遠大的慾望和追求，但，由於她的雜亂的生活的接觸，使她的心身的種種顯得紊亂起來。

在後方，她雖然有過一些複雜的職業，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上司，同事，和朋友。他們器重她，追逐她，和灌輸給她種種的習慣。但是，她却到處碰壁，彷彿也有點帶傷了。

「我也不知道，我最後能走到哪裏去，」她最後這麼說，向我們微笑的注視着。

「認真的生活，認真的學習，就會有所收穫。」老文曾經嚴正的這麼說。  
「可以麼？」她疑惑的望住老文，「一個女孩子能夠這樣麼？」她臉上透露着輕卑的微笑了。

「女孩子自然碰到的困難會更多。」我說。

「是呵！」她同感地說道，「男人是一個女孩子的進步的敵人！」

「哦，哦，」我笑着。

「那可不盡然，」老文嚴肅的鄭重的反駁道，「如果是自己首先嚴肅起來了，」他望望我，我就已經知道他的意之所在了。

她搖着頭，表示她的否定了。隨後，她倒舉着她自己的切身的經歷。於是，她結論說：

「一個女孩子不結婚，就不能作事，不能走路，不能到社會上去。」她氣憤的、然而顯然愛懼的說。「你在機關裏，從上司到同事，天天攪擾你。你一個人上街，就會有不三不四的人追逐你，一個人旅行，哎，總之，」她頓了一下，向我們微笑着。「如果一個女孩子早早結婚呢？誰還表示歡迎你呢？那還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接談，使我覺得她很坦白，於是，我又感覺她可憐。在某些地方，我曾受到她的感動。在另一些地方却又在厭惡她。而老文，看他的表情和神氣，我斷定，他完全被她的生動地陳述所吸引，而十分地同情着她了。

從此，她也對我們表示着無所顧慮的親切，以及過於熱烈的友誼。這顯然

使老文和我都感受到一種威脅和壓迫，雖然我們談得十分有趣和熱鬧，但，在我却總在戒備着她。於是，我們的心情却永遠有着距離似的。

「你有那麼濃的書生氣味，」她批評我說。「你，」她用下巴指着老文，「到底我們都是年青人。」

「你的批評很適當，」我笑着說。

「是麼？是麼？你不真有老大哥一般的習氣麼？」她得意地快活的叫道。

「那因為他幾年沒有見過太陽和燕子呵！」老文笑着，自以為很恰當的樣子高興着。

「沒有見過太陽和燕子？」她揚着眉疑問着。

「是呀！」老文說，「他夜裏編報，白天睡覺，他怎樣會看得到呢？」

「那是新鮮的！」她說，閣閣的笑起來。

車到澠池，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那時候，旅客們不免担心而着急。於是，在車剛停下來，旅客們就紛紛跳下車，慌張地去尋找住處。我們是老文早

已跑去找旅館了，而她却着急地支配着那個男子。

「真是個蠢貨。」當他走開時，她罵道。彷彿對他有極大的厭惡。

不久，老文匆忙地跑回來了。說是只有一個房間，他定下來了，催我趕快到旅館去。「你呢？」他問那位小姐。

她顯然猶豫了一下。

「我跟你們去住好了。」她終於說，「誰知道那個蠢豬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

我和老文愕然吃了一驚，所以，沒有即刻答覆她。

「給你替我拿着，」她把皮包等遞給老文，「那個家伙實在也不可靠得很。」她彷彿自語說，並且開始走動了。

我有一種不安，但，也無可如何了。「只是不方便就是了。」我彷彿在安慰自己似的，也隨着她走動了。

「那位是誰？」我走着問她，「他回來如果找不到呢？」

「管他呢。」他爽利說道。「一個小商人，我從寶鷄來的回路！」  
「哦！」我說，我很吃驚了。

她回過頭來，我想，她是得意的笑了一下。

### 三

在洛陽，因為從西關到東站的長遠路途，和那行李推車的混亂和擁擠，使我們和樊北華小姐終於分開了。這在我首先感到的是解脫了她那一股熱力的輕鬆，隨後却是較為沉重的遺憾。當我把這個心情告訴老文時，老文說：

「多麼值得同情的一個女孩子！」言下，頗為震動而又懷念。

「你不感覺她有些庸俗麼？」我說。

「可是，她還會變哪！」老文幾乎是在生氣了。「社會給他那些玩意，她仍然可以擺開的呀！」

「理論上不錯，」我也有點不服氣了。「而我們一時，……」

「這是開始呀，」他打斷我的話，勉強地笑着。「也許她會更壞，也許她會好起來。」

「是哇！」我叫道，「那要看她的生活和態度了。」

「是呀！」他叫道。「同時，並且還要首先看她和誰接觸，看她自己以外的影響。」

「還有什麼不同呢？」我說。「我們有什麼不同？」

「不，」他說，搖着頭，顯得十分固執。「我覺得你的心情只是在消極着呢。」

「這我承認，」我說，「因為我總在戒備她。」

「是呵！」他開始滿意的微笑了。「我還想生法找找她。」他終於又說，不能掩藏他的充滿了火力的目光了。

「你倒是滿有興趣了。」我笑着說。

「有什麼辦法呢？」他說，笑一下，忽然又改變着口吻說：「她多麼可憐」

呀！」

三天來，老文經常到車站上去遊逛着，希圖在那裏能夠碰到樊北華小姐。並且，也許他曾經查過幾個旅館的店簿，但，終於是失望了。

「因為沒有東開的車，她一定是沒有走。」他經常自信的說。

「那末，不是也有汽車麼？」我說。

「我想不會，」他說。「我已經查過這三天的乘客登記簿。」

「哦？」我叫，這倒使我大吃一驚了。

他勉強地，不自然地，但是真實的笑着，他一直望住我，很正經的說：

「你以為怎樣呢？」

「我只是沒有想到。」我說，默默的笑着。

他不能同意似的搖搖頭，把要說的話，用一聲反對的嘆息壓下了。

今天據說是有車開了。我們一早把行李搬上那列準備東開的一個車箱裏，佔了兩個頗為寬敞的位置。但是，車子一直在死一般的停着，人們的情緒惡劣。



面焦急。車站上擁滿了旅客。而老文彷彿一直在不安着，不斷跳下車去，買些什麼，或者打聽些什麼，帶來一些互相矛盾的行車的消息。

「開與不開，總是因為運兵，」他說。

同車等候的旅客在嘆氣和咒罵。

直到傍晚，車仍然在停着。而老文跑下去，也久久沒有回來。我心裏急躁和憤惱了。由於行李，我好像拴在車箱裏面了。

「老×！你猜誰來啦？」老文高興的叫道，並且走上車箱來。「我終於把她找到啦，」他說着，把她的行李放到位子上。

「這個位置還不壞，」她說，疲乏似的一下坐下來。開始述說着他們的偶然的相遇。「在那邊的車箱我簡直要寂寞死了！一車都是難民的样子，滿處都是汗臭！」她啞嘴和搖頭。「可是，他竟然把我看到了。」

當我們正要開始三天來生活的閒談的時候，一位軍人忽然走來，說是這個車箱被專用了；接着是幾個武裝的士兵，強橫地把大家趕下車來。

我們不得不跳下車，攜帶着行李去尋找車箱，但，每一個車箱都寫有專車字樣，往往還沒有登車，就遭到了大聲的吆喝。

「我去找找看。」她終於說，很快消沒在黑暗裏面了。

「這該怎麼辦呢？」我焦急的說。

「等她了。」老文說。

「她會有什麼辦法呢？」

「沒有辦法的時候，」老文說，好像思索了一下。「也只好搶上再說。」旅客們來回急忙地亂走着，響着着急的喊叫聲。並且，不斷轟起着叫罵和吵鬧。而我開始感覺束手無策了。

「在這裏，」是熟習的樊小姐的聲音。等我真實地看到她的時候，我的面前立定了一個年青的軍官。「這是我的行李。」她說，指點給那個軍官。「很簡單呵！」

老文愕然的望住他們。我把她的行李提開來了。

見了。」

「真是對不起你們！」她向我們說。「我要乘他們的車走了，咱們到開  
「再見。」我說。聲音很死板。

她熱切的和那個軍官走着，響亮的親切的談笑着，走開了。

老文沉重的站着，很久沒有說話。

「唉！」他忽然嘆息一聲，簡直是在傷心了。

我心情紊亂的站着，許久，我們沒有說話。

「我們該怎樣辦呢？」我終於說。

「我們不走！」老文倔強的氣憤的說。「早走一天有什麼足以驕傲呢？」  
他斷然的提起行李來，開始向站外走去。

#### 四

我們到達鄭州的時候，是上午十點鐘。那時，老文在壓着行李，而我跑到

「大金台旅館」來看房間。當我跟着茶房走過二樓一個窗口的時候，我正看到了那位小姐樊北華。她好像剛剛起來，又像起來得很久而在發呆。她的精神顯得恍惚而紊亂，彷彿什麼心情都沒有似的，對着窗口呆坐着。她的頭髮亂而蓬鬆，臉色蒼白，並且乾燥，兩隻眼睛像是哭過很久，而顯得紅腫。她看到我，眼淚難以制止似的，忽然湧流出來，於是她趕忙低下頭去。

「哈，」我驚愕着，呆楞了一下。「她竟然遭到毀壞了！」我心裏說。走過了那個窗口。

她那房間和她一樣，顯得紊亂。床上睡着一個醒來的男子，床前堆着鞋襪，帽子和皮帶也丟落在樓板上。牆上掛着一件中尉領章的上衣，地板上卻是一些瓜皮和紙屑。

「呵，她被毀壞了！」我心裏呆滯的不斷說。

「這個房間，先生！」茶房喊。

我點點頭，表示了同意，我就沉重的，但是匆忙的走下樓來。

緊了。

把行李搬上樓的時候，我想不意給老文，但是那個窗戶已經嚴嚴密密的關緊了。

我們剛剛把行李放進房間，那邊窗戶裏的冤屈的、難以壓抑的哭聲響動了。這使老文稍稍驚愕了一下。

「這是幹什麼？」他問。

我搖搖頭，不想回答。但是，我心裏不能控制的憤怒，使我激動的說

「那是在殺人！」

「呵！」他激憤的說。他彷彿有所警覺，於是，他扭轉身子，跑下樓去。

「是她！」他激動的跑回來，憤惱的大叫道。他好像全身打着顫。「是她呵！我剛剛查過店簿！」他狠狠的咬着嘴唇，陰沉的沉默起來。

那哭聲，忽然一陣爆炸似的，盡情傾訴地響開來了。

多事的旅客們，好奇地從窗口伸出頭來，愕然的傾聽着。……

一九四六·十·五·夜于滬上。

## 蒲 嫂

蒲嫂到我家裏來幫工，是樓上林先生家里的陶嫂介紹的。她們是同鄉和親戚，並且，在陶嫂的言語中間，她們彷彿還有着的一種相互體諒的濃感情。「她的命運苦呵！」陶嫂不斷感嘆說。情緒上表露着那種不能壓抑的同情的悲傷。她沉思的望妻，然後說：「她早就要出來做事，給我來過許多信。」她停住，帶着感慨嘆息了一聲。「她來到重慶，住在旅館裏，……」

「她人怎樣嘛，陶嫂？」妻說。

「她好呵，趙太太！」她搶急地吹噓說，「人年青，又乾淨，」她眉宇間顯露出一種羨慕的感動神氣。「她不多說話，作事有規矩，是我們同輩的一個漂亮人嘛！」

「只要愛乾淨就好，」妻說，很滿意的樣子。「那就叫她來吧。」

「我們這個家，這個破爛的籠子。」我插嘴說，察視着陶嫂。「她是不是會看得起呵！」

「唉呀呀，趙先生，你這麼會講話呵！」陶嫂神情煥發地大聲說，顯然，她是拒絕我來說什麼了。然後，她好像恐怕有所更改似的，斷然搶嘴說：「明天一早就叫她來，保你一定會滿意，趙太太！」陶嫂彷彿是怕再看我一眼，就匆匆忙忙走出去了。

第二天，蒲嫂帶着一個小小的手提皮箱，和一件整潔的行李捲來上工了。她正如陶嫂所說那樣：年青而潔淨，並且，具有着那種鄉村的高尙和潔身自好的風度。她的穿着和打扮都很簡單，然而，却顯示着古樸和高潔。我乍時看到她，着實吃了一驚。「這隻大鳥，竟然跑到我們這骯髒的小籠裏來了，」我心裏說，心情上產生了那種將臨的煩擾的憂慮，我現着不安，望一望妻。妻帶着驚異，上下打量着蒲嫂，悅心微笑着。顯然，妻是高興而滿意了。

「這是太太，這是先生！」陶嫂愉快地介紹道，兩眼不住望妻，並且安慰

似的微笑。「都是好主人呵。」

「好呵。」蒲嫂穩重地稍帶激動的說。

「我們的工作很單純。」妻歡喜說，不住望她。「不過，我身體不好，要你多方面照顧到呢，尤其是小弟弟！」

蒲嫂緊扣着細碎的牙齒，默默的服貼的點頭，矜持的微笑著。

「只要好好工作，我們不會錯待你。」妻確定的說，仔細地審視了她的裝扮。「先跟我到廚房裏看看。」妻首先走出房門，又猝然回過頭來，說道：「你的衣服不換下來麼？」

「不！」蒲嫂說，臉上露出了不自然的紅暈來。「這就是隨身穿的嘛。」妻驚異的望我，並且，那末微笑一下。然後帶蒲嫂到廚房裏去了。

不大工夫，妻帶着那種滿意的欣喜走回來。天真地對我說：「蒲嫂很好，我很滿意。」

我心裏很冷淡。我淡淡說：「好是好，但是，我們這老爺爺也不過一兩天



呵。」

「那爲什麼？」妻疑惑的望我。

「這樣的人會幫我們麼？」我說，對妻那宗傻氣我覺得有點可笑了。「她不會受咱這個委屈呵！你看她。」我忽然停止，妻擔心地望我了。「這老媽子的胃口，我們不會填滿呵！」我最後說，望到窗前去。

妻彷彿也爲這問題開始擔憂了。她的濃眉一下皺起來，臉上罩起了煩擾和憂慮的影子。她不安似的站起身子，慌張而匆促的走了出去。

「不，」妻走回來時，堅定說，「我問過她，她家並不是窮家，並且，」妻停住，自信地望我。「她從來沒有幫過人。」

「就是呵，」我說，「這樣的人，怎麼會肯幫我們呢？」

「不，」妻堅信地反駁道，「我看，她不是那一類人，」妻的目光說明她的堅決的自信力，然後，她又說：「她好像很會安排自己，她帶來了潔淨的『圍腰』和生火用的漂亮的包頭布。她是屬於那一種人，」妻停住，眉眼間有一種

得意的微笑。「我很難說明自己。」妻繼續說，想笑一下。「好像在她心裏，已經就有一個生活的秩序似的。」

妻的觀察是對的。蒲嫂不是那種帶着飢餓企圖來找什麼「好差事」的人，而是具有着叫人驚異的賢淑安靜的人。她是自足而安靜的作事，並且，她在工作和生活上有着一種習慣的規律和秩序，彷彿她是受過那種長期的訓練似的。她工作得很好，在生活上，她盡心盡意地體貼我們，使我們感覺份外的滿意，而且，由於她的細心、周到、規律的工作，我們的家庭裏充滿了悅人的清爽、潔淨、和秩序。

「怎麼樣呵，趙太太？」陶嫂悄悄來到我們房間裏，對妻說，眼睛裏閃耀着得意的光彩。「蒲嫂作得還好麼？」

「好，」妻說，「很好。」妻天真的滿意的微笑着。

「她在家就是這樣呵，」陶嫂誇耀說，「她就是那樣愛好的脾氣，在家就是愛好的脾氣，」陶嫂嘮叨的說，「她會侍候人，把家私搞得很合意，很愛乾

淨！」

「是呵，」妻說。「蒲嫂好像什麼都懂得呢。」

「她是大家裏的姑娘嘛。」陶嫂說，很驕傲的樣子。「作得多，見得多，有什麼活路不能作好嘛？」陶嫂興奮的吹噓說，不斷地高傲的望我。「趙先生，你可也滿意吧？」

「滿意，滿意，」我連聲說，「謝謝你啦，陶嫂！」

「只要太太和先生滿意，我就安心啦，」陶嫂快活說，她彷彿是聽到了樓上的什麼動靜似的，慌忙地向外走着。而此刻，蒲嫂正摺好了晒乾的衣服，走進房裏來。蒲嫂一看見陶嫂，安靜的臉上就有些微紅起來了，兩眼過份明亮的審視着她，微笑說：

「你又跑來說啥子呵？」

「說你好嘛，」陶嫂愉快的說，向外走着。「主人都說你好嘛。」

蒲嫂顯得拘謹而矜持，她安靜的自然的目送着陶嫂。然後，面向着妻，詢

開似的微笑。「她說了些什麼話啊？」她好像說。放好了衣服之後，她終於略帶不安似的，說道：

「陶嫂總是喜歡開玩笑，太太不要聽他的啥子話呵！」

「沒有，沒有。」妻說，「陶嫂也很好。」妻望她，好像是在審察她。「陶嫂說你很會作事，」妻補充說，「說你的家庭挺不錯。」

蒲嫂的明淨的臉上，明顯的紅暈着了。「她只會開玩笑，太太！」她說，企圖微笑一下而失敗了。「她是亂講呵！太太！」

「那有啥子關係嘛，」妻說，同情的審望她。「好就好，壞就壞，我知道了，不是能夠幫助你麼？」

「喝哈，你看太太！」蒲嫂第一次開心大笑了。於是，妻也被感染得笑起來。妻說：

「我多知道你的情形，會有什麼壞呢？」

蒲嫂的明朗的眼睛閃耀着，愉悅的微笑。「她根本是亂講嘛！」她說。隨

後，她安祥地、彷彿是帶着得意走出去了。

蒲嫂是莊重和沉默的，那因為，她有着那一種外表和態度。但是，現在我可以說，她是天真的。她那樣的無掩遮的開朗的大笑，那單純而坦率的笑聲，叫人感覺潔淨、天真。她會笑。彷彿她是用笑聲表白她自己，尤其是表白她的痛苦和快樂。從今天開始，從她在心情上好像開始感覺和我們接近，她的同樣的笑聲，就不能抑制地常爆發着了。

「那麼好笑呵，蒲嫂？」妻每當她悅心大笑，而自己感染得無法抑止的時候，責備她說。並且，好奇的注視她。

「哈哈，太太……」她越是笑不可抑了。而且有時爽利的淌着眼淚。她那情況，彷彿不是笑，而竟是哭泣了。

我覺得奇異和疑惑，因為我已經感覺到，蒲嫂的開心大笑是一種發洩。在她的純真的心靈裏，彷彿鬱積着深沉的淒楚的苦痛，並且，她極力埋藏着這痛苦，絲毫不敢顯露它。然而，她的無掩飾的歡樂大笑，却滿帶着這宗痛苦的可

怕的影子似的。因為每當她笑的時候，她好像是失掉了那種控制力，而給人一種担心的奇怪的感覺。

有一天，蒲嫂帶着一種親切和懇求的神氣，戀戀不捨地猶豫的站在房裏，久久沒有說話，也沒有動作。她好像在審視着我們夫妻之間的什麼，而沉思着了。

「蒲嫂，你要作啥子呵！」我笑着，問她。

「看先生，哈……」她天真的突然爆發了不能抑制的笑聲。

「你真是個小孩子了，蒲嫂！」妻說，無可如何的笑着。「你是笑啥子？」

天天是那麼高興呵！」

「哈……太太，你說嘛，」她笑不可遏了。

「是笑啥子事嘛！」妻責備說。

「我請先生寫信。」她大笑說，掏出潔白的手帕來，擦着眼睛。

「寫給誰？」我問，從床上坐起來。

「蒲正榮，」嫂嫂嚴正地說，目光裏閃動着沉重的厭惡的光輝。「我那小叔（即丈夫的弟弟）！」

「寫給他作啥子？」我隨口說。

「不寫，他會罵我，」蒲嫂憎惡說，「我寫了兩封信，他都不回我，」她顯得憂慮和着惱。「他不好惹嘛！」

「管他。」我說，我站起來伸了個懶腰，走到桌前去。

「是的，不要理他！」妻同情說，望住她。「他不識好歹，你還理他作什麼？」

「聽太太說嘛！」蒲嫂說。顯然，她是閃露着愉快了。

「你的丈夫呢？」我說，我彷彿恍然想到了這問題似的。「你爲什麼不寫給自己的丈夫呢？」

「先生！哈哈，」她大笑了。她是逃避而且掩遮這個了。「哈哈，看先生嘛！」她極力顯示着意外可笑的神情，一無顧忌的大笑着。

「你真是要瘋啦，蒲嫂！」妻說。

「看太太嘛，哈哈。」她一直發狂似的笑着。

「好啦，你要寫些什麼吧？」我說。看她那放恣地笑壞了的樣子，我幾乎是急躁了。

蒲嫂的臉色一下嚴肅起來。「太太和先生也是亂講嘛。」她說，安祥的擦擦眼睛。她的目亮責備的望着我們，好像又要笑起來了。

妻疑惑的問她，並且指責她。「哪里值得那樣笑呵，蒲嫂？」妻無可如何的笑着，說，「你却笑成了那個樣子。」蒲嫂生氣似的，陰沉的沉默着。她低下頭，埋着眼睛，發呆地依在牆柱上，好像是沉落在一種傷痛里。

「好啦，蒲嫂，信要怎麼寫吧？」我說。

她的臉色稍稍開朗了一下，但是，隨即又被那層陰雲封蔽了。顯然，她是被內心的痛苦所纏繞着了。

「好嘛，先生！」她終於說，顯得猶豫和爲難。「說我在先生家很好，也



問他們老少好。」

我開始替她寫信，並且讀給她聽。但是，她好像並不注意這回事。她板滯的站着，眼神憂慮而着惱。

「問他爲啥子不寫信來，」她忽然氣憤說，「難道我出來作事，就不是家裏人嗎？」

「說那個爲什麼？」妻說，顯然是企圖安慰她。「只要自己作得對，就是了。」

「不，太太！」蒲嫂說，聲調裏夾帶着難忍的沉痛。「他們還嫌我不夠苦嘛，」她十分憤慨的樣子，「他們是成心折磨我嘛！」

妻同情而擔憂的望着蒲嫂。「是啥子問題呵？」妻說，她急於要明白的樣子，向蒲嫂渴望的注視着。「告訴我，蒲嫂！看我能不能幫助你來解決呵！」

「看太太嘛，」蒲嫂略現愉快的說。

「告訴我有啥子關係嘛！」妻追迫說。

「沒有啥子。」蒲嫂逃避着。「沒有啥子。」她連聲說，現出了不安的樣子。「隨先生去寫嘛。」她又說，神情安靜起來。「我不管。」她說，向外走着，「我聽太太的話，——不去理他！」他帶着安祥和快慰，逃避地、然而鎮定的走出去了。

妻發呆似的凝望着蒲嫂，然後，遺憾的迷惑的說：

「蒲嫂真怪呵！」

「我也真不懂。」我苦笑着說。

第二天傍晚的時候，妻帶着兩眼的神祕，抱着小兒從外面走向房裏來，她一看到我，她就用那新發現的得意的口吻，悄悄對我說：

「怪不得蒲嫂是那樣，她丈夫是被拉壯了了！」

「呵！被拉壯了了！」我吃驚而板滯的說。

「她們才結婚三個月，他就被拉走了！」妻帶着那惋惜的口氣，憶思般的說。「陶嫂無意間告訴我，說罷她就後悔了。」

「她後悔什麼？」我驚奇的問。

「蒲嫂不准她說呵！」妻說，「所以，她再三囑託我，千萬不要說出來，你可要記得呀！」妻儼然其事的瞪着我，「可不准你說出去呀！」

「我對誰說呢？」我笑着反問妻。

「不說就對了！」妻說。她把小兒放在床鋪上，然後回過臉來，神情悽慘的說，「新婚三月就分開了，已經是三年多了！」妻坐在床沿上，注望我。「三年沒有音訊，怕也是靠不住了。」

「靠住靠不住，都可以離婚了！」我說。

「鄉下人，離啥子婚呵！」妻用悲哀的調子說，「還不是苦她自己？」妻帶着不平的眼色停住，「甚至會苦她一輩子啦。」

「我看不會吧。」我笑着說，「她不是已經和家庭發生蹙趾了麼？」

「蹙趾也不會是這方面的。」妻決然反對說，極力衛護着蒲嫂似的。「陶嫂說她在家很守份，在這三個多月裏，你還沒有認識蒲嫂麼？」妻的有力的目

光追迫着我。「能夠那末看她麼？」

「但是，問題是發生了。」我說。

「但是，問題是發生在她家庭反對她出來作事呵！」妻倔強着。

蒲嫂和她家庭所發生的整躰和糾葛的詳情，是我們一月以後才知道的。那時，她的慈善的姨母——一個潔淨的五十左右的老太婆——突然來到我家找她了。第一天，我曾經注意過那個善良的老太婆，她坐在廚房裏，吃着蒲嫂買來的四喜大麵，並且嘮叨的說着什麼。下午，妻告訴我，那是蒲嫂的姨母。「那老太婆很會說話，也很懂事。」妻讚美說。由此，我們又談到蒲嫂和她的習慣與風度。我們談了很多。但是，我們不能知道她是來作什麼，並且，我們也忽略了這個。

第二天一早，陶嫂帶着一副嚴重的慌張的樣子，魯莽地走到我們房裏來，急促的說：

「蒲嫂的姨媽，要叫她回家走呵！」

「那怎麼行呢？」妻不加考慮的說，「爲什麼呢？」

「蒲嫂那小叔家，逼着她娘家，一定要把蒲嫂逼回去，不准她在外面作事嘛！」陶嫂口齒拙笨的迴應說。

「硬要逼她回家嘛！」陶嫂略帶氣憤的又說，然後，她求援似的望望妻，又說：「蒲嫂不走，她硬逼又非叫她走不可！你看，趙太太。」她停住，無奈似的望望妻。「這該怎麼辦嘛？」

「只要蒲嫂不走就行了。」妻說。

「蒲嫂決不走。」陶嫂說，兩眼間耀着激憤的光輝。「她回去受氣麼？」她尋找同情似的望望妻和我，又說：「可是，那老太婆要來找太太呵！」

「那她來好啦。」妻安靜的說。

「不能准蒲嫂走呵，趙太太！」陶嫂悄皮的滿足的笑着說，走出去了。

飯後，那個懂事的太太婆走來了。當陶嫂介紹過後，她開始了她的感嘆的冗長的敘述。她說到蒲嫂的遠祖，和她出生的嬌養，以及她有教養的富裕的家。

庭。她講了浦嫂的婚事、結婚、和婚後的悲慘的遭遇。她不斷悲哀的嘆息和搖頭。她感慨的說：

「這孩子命苦呵！」

「是的。浦嫂是夠人同情了。」妻說。

「是嘛，太太！」那老太婆說，「年紀輕輕的孩子，一結婚，就守住空房子，誰能知道她的苦處呵！」老太婆帶着痛楚的口吻說。「並且，她老公公是個大烟鬼，收幾擔租，都吸到他肚裏去啦。」

「呵！」妻驚訝的說。

「這都還好，太太！」老太婆繼續說，氣憤起來了。「她婆子那個老不死的母豬，又只會打牌和吵架，天天在家鬧翻天嘛！」她氣恨的停住，望望妻。

「還有她小叔，和他娘一樣壞的壞蛋！」

「那和他們離婚算囉！」妻激動的說。

老太婆極端否定的搖搖頭，嘆了口氣。

「你不知道鄉下的規矩呵，太太！」她用那悲哀的調子說。「那不能呵！」她尋求同感似的望我，然後說。「孩子是個好孩子，啥子話也沒有說過嘛。」

「浦嫂很有規矩，守本份。」妻誇獎說。

「是嘛，太太！」老太婆興奮似的說。「可是，孩子年輕，不能天天受氣呢！」她同情而氣憤着。「孩子又絕沒有一個能訴苦的人，淒淒涼涼的日子該多苦呵！」她顯得感傷起來。「孩子要到外面來作事，有啥不好嘛？」她有些生氣，但是，她的表情却好像愉快着了。「孩子來到大城鎮裏來耍耍，要不，還不會把孩子苦死麼？」

「老太太很懂得浦嫂。」我說。「她在我家裏作事也很好哩。」

「嘿嘿，先生！」她苦痛似的着笑，「那個老母猪非要她回去不行！」

「不要管他們好啦。」妻說。

「不，太太！」老太婆嚴重說，「那老母猪鬧過多些回數啦！」

她厭惡的皺着眉頭，「討厭嘛，太太！那老母猪，唉。」她用着那種悔不

當初的情緒嘆息着。然後，她望住妻，又說：「我請求太太，把這孩子說她回去嘛。」

「那怎麼行呢？」妻說，「我家不能缺少蒲嫂呵！」

「唉，太太，」她感嘆着，沉默起來。她善良的閃動着迷亂的目光，顯示着猶豫和爲難。「孩子的苦處，我知道，」他好像說，「可是，孩子不回去，那老母豬可難對付呵！」她無可奈何的憂慮的微笑一下，站起身來。

「等幾個月，我勸蒲嫂回去。」妻說，顯然是在安慰她了。

「我知道太太愛護她，」她安祥的說，「打擾啦，」她客氣着，帶着不安似的。「請留步，太太！」她帶着感動的神氣，健壯的走出去了。

慈善的老太婆，帶着憂慮和感慨，回鄉下去了。那天，我聽蒲嫂在我的窗外說：

「看嘛，想叫我再回老母豬家去，比上天都難嘛！」

「是哇，你安逸啦，你可安逸啦！」是陶嫂的戲笑的聲音。「你自由自在



囉，你可以隨心隨意啦。」陶嫂嫉視似的，一直輕俏的說着。「你是安逸啦嘛！」

「要得嘛，你亂講嘛。」蒲嫂報復說，「看我在你嘴上抹屎呵！」她吵叫着。於是，她們開始了瘋狂的戲鬧了。

「蒲嫂真是高興了，」我對妻說，「看她，好像也活潑起來了。」

「是的，」妻說，她担心似的皺皺眉。「我看，恐怕還有麻煩。」

妻所說的蒲嫂的麻煩，終於在半月以後來到了。那是上午第一班信送來的時候。當蒲嫂拿着一封信，歡欣而活潑的闖進房裏來，高興得雀躍似的對妻說：

「太太，這是我的信麼？太太？」

妻接過信，唸道：「王柳！」妻望望蒲嫂，問她說：「王柳是你麼？」

蒲嫂矜持的微笑，默默的點點頭。

「名子很好聽呵！」妻鬥笑說。

「看太太嘛。」蒲嫂略帶着澀說：「快給俺唸唸信嘛！太太！」  
妻正要拿起剪刀來剪開封口的時候，蒲嫂忽然現出憂鬱和不安來。她彷彿是要衛護什麼似的，伸手把信搶過去，說：

「先不要太太看。」她天真說，慌忙向外走去。「我先找人看看，」她好像解釋似的又說，然後嘻嘻的笑着，走開了。

後來，還是陶嫂無奈似的走進來，說是蒲嫂在廚房裏痛哭着。顯然，她是勸慰了蒲嫂很久才走來告訴我們的。她惱憤說：

「那個挨炸彈的老母猪，來信罵她嘛。」

「罵她？」妻吃驚的問。

「多叫人生氣嘛，」陶嫂說，「她造蒲嫂多些難聽的謠言，真該死！」

「那個老混蛋！」我說。

「是嘛，趙先生！」陶嫂說，很激動的樣子。「在家，她就亂講蒲嫂，罵蒲嫂，她成心折磨蒲嫂！」她氣憤的停一停，又說：「她罵蒲嫂『生着一對大

眼睛，就是爲了勾男人！」那個該挨炸彈的老母豬！」

「真是老潑婦！」妻說，她急忙走出去。陶嫂嘴裏不斷嘟嘟囔囔的罵着，跟着走去，憤憤不平地也走向廚房裏去了。

「簡直沒有道理呵！」妻走回來時，憤慨說。「你看這信，」妻遞給我，很不能平靜似的喘着氣。「那不是人說的話呵！」

那信的全篇堆積着下流話，惡罵和嘲諷。顯然，他們是爲了激怒她，而使她回到他們的掌握裏去。「鄉下的男人都被拉了丁，所以你才跑到重慶去。」那信上寫道，語氣的卑劣，令人作嘔。「重慶的男人安逸嘛！你這淫婦！」信的惡毒的下流的語句，使我不能讀下去。我把它遠遠的摔開了。

「不要理他們好了。」我憤然說。

「可是，信上還說不要蒲嫂呢。」妻不平的說。

「那正好呵！」我說。「鼓勵蒲嫂和那一家子離婚算了！」

我和妻正在憤然不平的談着的時候，蒲嫂帶着哭紅了眼睛，決然沉默着走

來了。她彷彿是來求援似的委屈的說道：

「他們成心罵我，該怎麼辦呵，太太？」

「不理他們！」我斷然說，「登報和他們離婚！」

蒲嫂尋求衛護似的默然的信服的站着。

「我不想回他家去，」她忽然用堅決的口吻又說，「我永遠不能回到他家去啦！」

「很好！」妻獎勵說，「有決心就行了。」

蒲嫂苦痛的微笑了。「他們絲毫不會懂得我！」她好像說，她一時又顯得高傲起來。

自從這時候，蒲嫂在我家算是安定地工作下來了。我說安定，是蒲嫂沒有再受過攪擾，並且，在我們主僕之間，生活得和諧而沒有隔膜，我們可以說是生活在愉快的合作，和高尚的情誼裏面。我們相處得很好。

是的，我們主僕之間是愉快的，因為我們彼此親近。但是，也正因我們和

諧和親近，我才發現了蒲嫂的那種帶有充分感情的、奇僻的痛苦。這種痛苦正是顯露在我們夫妻間或幸福的愉快、和整趾與爭吵上面。——這使我感到驚心的迷惑了。

每當我們夫妻是親蜜和愉快的時候，蒲嫂所顯示的是極度的厭惡和卑棄。她充滿了那種不屑為伍似的情緒，她仇視地沉默着，或者輕卑地遠遠的離開。比如，我們夫妻看了電影，或者逛了馬路，心情歡欣的手臂挽着手臂回家，碰到她的時候，那就是一種仇視的冷淡。我們喊她開門和倒茶，她是那樣懶於望我們一眼。「哼，還親不夠，愛不夠麼？」她好像說，極度嫉憤似的。「那末親親熱熱是幹什麼？」

「你是爲啥子呵，蒲嫂？」有一次妻問她，很生氣的樣子。

「啥子？」蒲嫂冷淡的懶懶的反問。

「有啥子叫你那樣不高興呵！」妻難忍地說。

蒲嫂顯然是拒絕了妻的說話，默然不響地走開了。

「也真是怪透了！」妻自語似的說，「也不知道她是個啥想頭？」

「啥想頭呢？」我鬥着妻說，「是嫉忌你呵！」

「哼……」妻顯然是不能平心靜氣了。

妻是信賴蒲嫂的。雖然在這情形上，妻生蒲嫂的氣，甚至發怒，但是，她了解蒲嫂，她相信蒲嫂決不是忌恨她。因為，蒲嫂對二妹，——我那常臨的客人，也是同樣冷淡的、懶懶的、令人生氣的態度。是的，實際上，二妹愛蒲嫂，蒲嫂也對二小姐異常關切和親近。但是，每當二妹帶着她的親密的愛人江先生來臨時，蒲嫂便一反常態似的，冷落着她們。

「蒲嫂真好笑，」二妹曾責備着她說，溫和的笑着。「我們能礙你什麼事呵！」

「看二小姐嘛，」蒲嫂掩飾的說，使呱呱的大笑着，逃避似的走開了。

「你看，」二妹的愛人江先生說，「她沒有丈夫，也不願別人有愛人，這是變態呢！」

「女人的嫉忘心嘛。」江先生得意又說，帶着愉快似的笑着。「這是女人特有的……」

我反對這個說法。所以，我輕易地截斷了江先生的說話。因為蒲嫂是真心真意的關心我們，和愛護我們。正如她也親近二妹，關懷江先生一樣。她有真摯的感情，她看重情誼。她的赤熱的真誠，實在也令人感動。

是的，我說過，那往往是在我們夫妻間發生爭吵的時候。在這情形上，我是不讓妻的。我是男人，我活動在社會上，我不能忍受絲毫的屈辱。而妻，倔強和暴躁，性情火烈不屈。於是，我們暴烈的爭吵，之後，妻捧下孩子，抓起皮包來，便暴怒的走出去了。這些時候，蒲嫂擔憂的走來，親切的抱起了孩子，並且，慈愛的給他擦着眼淚。「弟弟受委屈了，阿囉囉，爸媽把弟弟嚇壞了！」她自語的說着。她彷彿投進我們的痛苦裏，她顯然無心對孩子說下去，而哀愁的站在我身邊。

「先生」她說，咽泣似的。「這多麼不應該嘛，先生！」

我憤然不語，瘋狂的吸着烟。

「看看孩子，先生！想想家庭，」她又說，「爭吵是多麼可怕呵！」她自語似的，沉痛說。「一個幸福的家庭，都吵壞了！」

我不敢看蒲嫂。我能感覺到，她的悲哀的憂慮的情緒，會使我更爲痛苦。

「唉，」我嘆息，我的臉避開了她。

「夫妻好，先生！有啥子不能忍受？」她聲調沉重的說，「爲夫妻感情，先生！啥子都該爲幸福，可是，」她停止，輕輕嘆息一下。「爭吵多叫人難過呵！那有啥子好處呵！」

「你走吧，蒲嫂，」我說，「沒有什麼。」

「多叫人擔憂呵！」她說，抱着孩子坐下來。好像她是來看護我，來分担我的憂慮似的，她沉默的坐着，輕輕地撫摸着懷抱的孩子。

蒲嫂對妻的親摯和關切，是同樣十分感人的。是的，每當妻爲了生氣而走出來的時候，蒲嫂就好像一個慈愛的母親，牽掛着她的心愛的孩子似的，她常久



地迎候着妻。她帶着感人的情誼，細心照顧着妻，並且，像一個慈母一樣勸慰着妻。妻有幾次感動得流了眼淚，而她也感染得哭泣着。

「太太，」蒲嫂啜泣說，「爲了家，爲了孩子，爲了感情，太太！……」

「蒲嫂！……」妻泣不成聲了。

妻和蒲嫂會心的哀痛的哭泣着。

「蒲嫂，你了解我，」妻感動說。

「太太，你好，先生好，」蒲嫂激動說。

蒲嫂和我們之間，有一種親近的感情存在着。這是不錯的。我們很好。三年以來，我們的共同生活是真摯而親密的。我們愛護她，她關切和親近我們。我們中間，是融合而沒有間隙了。尤其是當妻的身體顯明的壞下來的時候，蒲嫂對我們的關懷和照顧，是益加周到和令人感動了。

妻是患着憂心的吐血症。據醫生的檢查，說是嚴重的愁人的肺病。所以，妻是天天睡在床上，靜心休養着。蒲嫂細心的慎密的照顧着妻，更爲關念的

照顧着孩子和我。她的日夜的長期操勞，使她顯得憂鬱而憔悴了。

但是，妻的病情是日益嚴重和危險了。依照醫生的囑咐，她不得不住醫院去。妻担心而憂傷的對蒲嫂說：

「我的病非住醫院不行了，蒲嫂！孩子的事，和這個家，」妻哀傷的輕輕嘆氣。「就要多麻煩你了，蒲嫂。」

「你安心去養病，太太！」蒲嫂說。「你放心，我會搞好。」

妻在醫院，我在辦公處和醫院里不安的跑着，整個孩子的事務和家庭，都算交給蒲嫂來照理了。並且，爲了懷念妻的病情，蒲嫂不斷帶着孩子去看妻，安慰妻。並且向妻談一切合意的家事的安排。

「有你，蒲嫂，什麼事我都放心了。」妻激動說。

「你專心養病好啦，太太！」蒲嫂安慰說。「不用你担心什麼事了。」

「孩子好像是胖些了。」有一次妻愉快地對我說，情緒里充帶着滿足的感激。「蒲嫂好呵！」

「是的。」我說。「浦嫂把家也搞得很有條理！」

「是麼？」妻激動說。

「是的。」我說。「好像比以前更好。」

「是呵！浦嫂很好，」妻自語似的感動說。她忽然神情煥發似的，那末死死望住我，之後，又慢慢的微笑了。「我說，」妻又說，顯然又在猶豫了。她微微笑着了。

「你說什麼？」我問妻，坐在她的身邊去。

「你聽我的話麼？」妻問我。

「有什麼話，我反對過呢？」我笑着。

「那末，你愛我和孩子麼？」妻說，嚴正的望住我。「說！」她急迫着，「你愛麼？」

「這時候，談這個幹什麼？」我疑惑的笑着說。

「你如果愛，」妻說，避開眼去。「我希望你就和浦嫂結婚！」

「你不要胡思亂想呵！」我說道。「你會好的！你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妻在枕上擺一擺頭，「爲了孩子，爲你生活的安靜，你該聽我的話！」妻低低的說，她彷彿是由於疲累而無力了。

從這天開始，妻的病顯然無救了。妻終於是死了，當妻彷彿知道自己將要離開人間的時候，她的精神飽滿而欣愉。她說她希望看看蒲嫂和孩子，她懷念她們，我高興地把蒲嫂和孩子叫來，我對蒲嫂說：

「太太病輕了！她希望你去談話了！」

「哦，哦？」蒲嫂歡快着，興奮而且匆忙地走到醫院裏來了。

可是，妻疲倦而暈迷的睡着。蒲嫂輕輕走進病房，疑惑而驚異的注意着妻時，妻艱難地睜了睜眼睛，倦懶的說：

「蒲嫂來了？」

蒲嫂溫順的答應了一下，彎腰偎近妻去。妻熱愛的望他，並且，企圖伸出手來。妻安靜的說：

「蒲嫂，我怕是不行了！」

「不要亂想，太太。」蒲嫂說，極力壓制着自己的沉重和憂慮。「先生說你病輕了，太太！」

「不，」妻說，擺着頭。「我死也沒有什麼，蒲嫂！我很放心！」妻審視地望住蒲嫂，又說：「我們相處很不錯，蒲嫂！是麼？」

「是，太太！」蒲嫂服順說，「你安心養病吧，太太！」

「你愛弟弟麼？」妻問，銳利地注視她。

「弟弟很乖，太太。」蒲嫂說。

「先生對你還好麼？」妻說，「你覺得先生好麼？」

「很好，太太！」蒲嫂低低的說，「我很感激太太和先生的情誼！」

「不，蒲嫂！我感激你！」妻激動的說。也許由於過度興奮，她又開始吐了一陣。蒲嫂細心的服侍着她。妻疲倦地閉目休息了一刻，然後，不放心似的睜大了眼睛，望住蒲嫂說：

「你幫助了我們，蒲嫂！可是，我要離開你們了，我不行了！」妻咳嗽了兩聲，哽噎了一下。「我希望我死後，」妻繼續說，求助的目光盯住着蒲嫂。「你好好照顧着孩子，你願意麼？」

「一定！太太！」蒲嫂決然說。

「那末，我希望你，蒲嫂，」妻猶豫地停住，察視蒲嫂。「我說出來，蒲嫂，你不要生氣呵！」

「看太太說嘛，」蒲嫂說，「我哪裏會生氣呵！」

「你看先生好麼？」妻反復地說。

「好，太太！」蒲嫂溫存的說。

「先生對你好麼？」

「好。」

「你愛弟弟麼？」

「愛，太太！」

「蒲嫂呵！」妻猝然感動的叫道，並且——猛然伸出手來，抓住蒲嫂的一隻手臂，緊緊的握着，兩眼的淚水默默湧流着。「你幫助了我們，蒲嫂！我希望你和先生結婚！」

「呵！太太！」蒲嫂哀痛的恐懼叫道，她把臉伏在妻的手上，悲傷的哭泣了。「蒲嫂！你救救孩子！救救先生！你……」妻哀求的斷續說。

「呵，太太，你放心，太太！我永遠……」蒲嫂激動的啜泣說。

妻死了。妻的死對我是一個大的打擊，我哀痛得幾乎忘記了自己，於是，我病倒了。我不想吃東西，不斷地嘔吐着苦水。我悲傷的睡着。那時，只有蒲嫂在守候着我，她彷彿日日夜夜都抱着孩子，坐在我的身邊，我不記得她說過什麼話，她是那麼切愛的担慮的默默的坐着，永不離開我。

「蒲嫂！」我有時感動地叫她。

「好好休息吧，先生！」她說，她把撫摸孩子的手，挪來摸我的手，眉頭和胸脯，她體貼我，她周密的守護着我。即便是在深夜的時候，她仍然還是担

慮的戀戀地坐在我的牀邊。

「睡去吧，蒲嫂！」我催促她。

「我這樣就能睡嘛，先生。」她說。

「那末，你也倒在床上吧。」我說。

「你安心休息吧，先生！」她說，嚴正的關切的望我。「你的病要緊，我怕啥子呵！」

「不能再把你拖病呵！」我感動說。

「不，先生！」她說，起身整理了一下牀被，又坐下來。「沒關係。」

我和孩子完全是在蒲嫂的周密的愛護里面生活着，她爲了我們，幾乎是自願地犧牲自己。是的，在日常生活里面，蒲嫂對我和孩子的真誠的愛護，是在一切時候，和一切地方，往往當我在深夜里醒來的時候，我驚愕地看到蒲嫂溫存的坐在我的身邊，或者慈愛的照顧着孩子撒尿。甚至，她是坐在燈下，守着淒冷的寂靜的夜，給孩子和我縫補着衣褲。



「王柳！」我激動地喊着她的名字，「你怎那不去休息！」她感覺吃驚似的回過臉來。那末嚴厲望我。然後，說：

「弟弟總蹬掉被子嘛。」

「你總是照管我們，就不照顧自己麼？」我說。我看她低着頭，不回答。

我又叫她：「王柳！」

「先生！你睡呵！」她不安似的說。「你明天還要辦公呵！」

「你不睡，我也不睡了！」我說，我注視她。「王柳！」我不自主的激動的喊着她。

「先生！你睡吧。」她說。

「王柳！」我心情激蕩的說。「你記得太太的話麼？你記得麼？」

「你安心睡吧，先生！」她回頭望我一下，「什麼話？」她親切的問。

「你坐到我這裏來。」我說。

她拿起衣物，離開桌子，依從地坐在我身邊了。

「王柳！」我興奮而感動的摸住她的手，「你聽太太的話麼？王柳？」  
「先生！不要吵醒弟弟呵！」她說，順服的動也不動的坐着，並且，銳利的望我。

「王柳！我很感激你。」我說，「我們結婚好麼？」  
她驚異的嚴峻的望我，然後，安祥的笑了。

「先生，」她終於平靜的說，「我們能結婚麼？」  
「怎麼不能呢？王柳？」我疑惑的具有希望的望她。「我們結婚，」我終於又說，「那是幸福的。」

「先生愛我麼？」她疑惑的問我。

「我愛，王柳！」我服貼說。「我愛你，王柳！」

「是像太太那樣麼？」

「是，王柳！」

「我能愛先生麼？」

「能，王柳！」

她急速地連連否定的搖着頭。

「不，先生！」她低低的說。顯然，她是有一種苦痛。「我們不能結婚

先生！」

「爲什麼？王柳？」我吃驚而激動了。「爲什麼不能？王柳？」

「我說不出，先生！」她困苦說。

「能，王柳！」

「不，先生！」她哀憐地望我。久久地不瞬眼睛。「可是，我永遠不離開

你，先生！我願意永遠侍奉你！」

「那爲什麼？爲什麼？」我激動的坐起來！飢餓的望住她。

「就這樣，先生！」她安靜說。

「不呵，王柳！」我哀求的叫着。

「是，先生！」她堅定說，「你不結婚，我不結婚！我永遠不離開你嘛，先

生！」

「呵！王柳！」我痛苦的說，一下伏在她的大腿上，我感到痛苦而且渺茫了。

我覺得她的大而有力的淚珠，急促的不斷的滴進了我的頭髮，我也激動得流淚了。

「先生！我們結婚是不可能的！」他繼續絕望的說。

後來，我和蒲嫂終於是痛苦地分開了。那時，我由於工作必須下鄉去，而她，堅決不願回到那可怕的鄉間。

「我們必須分開了，王柳！」我沉痛的說。

「呵，先生……」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就抱着我和孩子大哭起來。

勝利以後的殘破的春天，我從鄉間回到重慶，正候輪復員到上海來。那一天，正是我帶着孩子去認識碼頭，剛剛走下朝天門那個高遠的大坡，抬頭看到

了蒲嫂。她換了短衣的打扮，並且顯得活潑而有力了。她的身邊，親熱的走着一個健康的青年漢子，一看到她，我吃驚而且高興，我叫道：

「王柳，嘿，蒲嫂！」

她驚喜的站住，匆忙地走過來。

「呵，趙先生！趙先生！」

「你好麼？王柳？」我問她。

「呵，好！」她隨便地回答。「呵！弟弟！」她去親近生疏的孩子了。「記得我麼？」

「你在做什麼？王柳？」我關心的問她。

「作工，先生！在紗廠里！」她說，忽然轉向那個健壯的男子，說：「我來介紹！」她向我滿意的然而略帶羞澀的微笑。「這是馬阿根，」她爽口說，「這是趙先生！」我向馬阿根友誼的點頭，並且，表示熱烈。

「你們，」我說，我對他們友善的笑着。當我正要說下去的時候，蒲嫂一

下截住我，快活的叫道：

「我們結婚了！」她得意的高傲的笑着。

「呵，呵，」我說，我吃驚了。

分別的時候，我久久地呆滯的望住他們。他們有力地爬着坡，艱難而具有愉快的感覺。春天的陽光，彷彿是特別歡喜地照耀着他們。

「春天是屬於王柳的！」我嫉妒，然而高興的說着，扯起孩子，走向河灘去。

一九四七·二·十三日于滬。

附

錄

## 張之死

我帶着慌亂的心情跑回廠里來。

「這怕什麼呢？」我想着。——這是張的的話，這是她的頑強的聲音。她不止一次、不止十次地對我說過。「你放心，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我重複着，想着，自語着。只要我離開廠，只要我不得不爲了廠里的事而離開她時，我都在這麼想着、自語着。

而我的心在卜卜的跳着。

我希望看到她，從遠遠的街道上，馬路上，高坡上，我瞭望着廠里，瞭望着宿舍，瞭望着那個空場子，我要看到她！看到她帶着行子玩、耍、遊、嬉！但是，我猛然着慌起來，那里沒有她。

我臨出去的時候，她剛剛帶着行子送展弟回來，她說：



「今天總覺得不對勁，也許有問題的！」

她顯得疲倦。行子在她的身邊吃着糖菓，轉着圈子，嘴里不住的叫着：

「一、二、一、二……」

我的心燥呵！剛剛在這時候鐵船到了，剛剛在這時候我必須去料理鐵的搬運，而廠長在旁邊說：

「現在四點鐘，今天馬上可以啓坡的。」

我走向張的去，自然，我是苦惱而煩亂的。

張的彷彿後悔了她對我的說話。她又說：

「不要緊的！只是有點不舒服，你趕快到河邊去吧！」

「那麼，我們明天到醫院……」我說。

「明天也不會的，」她說。「至少還有半個月。」

「但是，」我說。

「×先生！」廠長叫我。自然，這是運鐵，運鐵，明天翻砂房要開爐，明天要用鐵！但是，我沒有理他。我站在張的身邊，行子拉着我的手。說：

「爸爸，不走。」

「快去吧！」張的說。「我們只是不得不準備就是了，現在怕什麼呢？」  
「那麼，你去房子里休息吧。」我說。

「你要快回來呵！」她又說。

我跑出去。我厭煩這樣泥濘的路，我厭煩這個陰雨天，我厭煩這個傍晚，沒有一時一刻我的思索是離開她，沒有一時一刻是離開她的痛苦和她的頑強的。我的每一支思索，彷彿都牽動着我的心，我的心在猛跳着。

「她仍然和孩子玩着。」我想。我覺得輕快。我向壓船的那位執情的生客問了幾句話。

「血！」我的心卜通一陣。「她又在流血！」我像做夢似的。

我的滑溜的脚步，遲鈍着……

「單單流血，她不會怕的。」我想着，並且相信着。

她流過血的。五天前，十二月二十五號那天她流過一次血的。那時候，我正昏沈沈的睡着。但是，忽然間，彷彿有一條鐵絲有力地牽動了我的心，我顫顫了一下。

我醒來了，電燈在發狂的亮着。

「張的……」我坐起來。

行子叫我驚動了，他好像記起來應該像往常一樣緊緊地抱住我的脖子。他發慌的翻過身，張着圓勾勾的大眼抱住我一條胳膊。

「爸爸，不要起去。」

「媽媽病了。」我說。

他用眼睛找一找張的，沒有找到。他喊道：

「張的！過來！」

張的在床腳後邊的馬桶上坐着。她彷彿在發愁，臉面上顯得一點力氣也沒

有。但是，她那一雙明朗的大眼睛有力的望住我，說：

「你們睡吧！我什麼事都沒有呵！」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麼？」

她搖搖頭，對我笑一下。又說：

「你睡吧。我有事自然會叫你。」

「張的！過來！」行子又叫。

張的站起來，坐在床邊上。她顯得憂愁。她是那麼憂愁和猶豫。好像她是爲了我和孩子睡覺，爲了使我們不再擔心她，她才離開馬桶到床上來。她埋怨着：

「爲什麼還不睡着呵！」

「睡不着的。」我說。

「這樣，你又會鬧病的。」

「那是以後的事。」我說。「你，今天有什麼現象呢？」

她不回答我。她不願意和我說這些事似的。她睡下來，疲倦的說：

「先睡吧！天亮以後再說。」

「如果感覺不好，爲什麼不早準備呢？」

她的一雙大眼望望我，猶豫一下，說：

「沒有什麼不好，只是見了點血！」

我幾乎是生她的氣了，我坐起來。

「爲什麼要大驚小怪呢？」她說。「只有一點點，並且，已經沒有了。」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你剛剛睡呵，只有這幾個鐘頭是你的唯一休息時間！希望你能好好睡一下。」

「睡一下，睡一下，」我重複着，氣鼓鼓的望住她。「你的肚子有什麼感覺呵？」

張的勉強笑一下，她拉我睡下去。說：

「沒有什麼！生行子的時候，不是也先見過血麼？」

我第二次醒來的時候，又不見張的在睡了。——她又坐在馬桶上，兩眼默默的望着我。她那雙大眼，她那雙大眼里所透射出來的光輝，好像都是在制止我，好像是生氣地對我說：

「我是沒有辦法睡的，而你應該休息呵！」

「真是胡鬧！」我心里叫着，慌亂的爬起來。

「你作什麼呵？」她問我。

「請醫生去！」我說。

「我的肚子一點也不痛，並且還不到時候。」她說。「前天，咱們去檢查的時候，醫生不是說一切情形都很好麼？」她痛苦似的停一下，「都很好呵！流一點血不要緊的。」

這時候，我們的起床鈴響了！那種哭泣的破碎的聲音！

這時候，行子翻了一個身，做夢似的，叫：

「爸爸，不上班！」

我跑到衛生所，衛生所里沒有人，並且，需要等他們的值日。我在那個光滑的，冷冷的屋簷下走着——張的在坐着馬桶，流着血，孩子在床上叫着，也許哭着，而我走着，恨恨的脚步走着，等着。

「這是×小姐，」一個人說。「沒有滑桿麼？」

這是醫生，面前有個瘦瘦的、小小的女孩子，就是我所要等的值日的醫生呵。她，我不止一次看見過。從張的懷孕，從我們幾個月以前到這里檢查，以前是半個月，後來是一個禮拜，每次陪張的來檢查，我都看到她。她是個醫生，我相信她。我覺得輕快。

「對不起，沒有找到滑桿，」我說。「只有幾步路，就在這個廠里。」

「是×太太麼？」小小的醫生問。

「是的。」我答。

我和那個小小的醫生走進我的房子的時候，同事們的幾個太太陪着張的在

談話。而行子在張的的懷里，打着甜甜的呼嚕。

「流得血很多啊！」張的向小小的醫生打着招呼，說。並且，她是想坐起來。「可是，現在一點也沒有了。」

「肚子不痛麼？」小小的醫生打開着藥箱，問。

「肚子不痛的。」張的道。「只是脊樑不舒服。」

小小的醫生好像忙得不願再答話似的，她把被子揭開一個大角子，皺着兩眉摸了一下，說：

「不要緊的，你不會生的。」

「爲什麼要流血呵？」我問。

「那是免不掉的。」小小的醫生說。她很慌忙的脫着膠質的手套。「他的情形很好。」

「很好？」

小小醫生稍稍猶豫了一下。



「是的，只是胎兒的頭部高些。」

她很想再去摸一摸似的，一隻手又抓起了被子角。

「不過，現在摸不出那是胎衣，還是頭。最好——」她面對了張的。「你最好去所里好好檢查一下。」

張的依着那個小小的醫生的話，作到了。那是第三天下午，我和張的去到衛生所，走進產科檢查的病房，那里沒有那個小小的醫生，而坐着一個胖得像牛犢一樣的一個矮胖子。矮胖子不聲不響把張的檢查了一道，說：

「部位很好。」

「很好？」我問。

她不回答，她又說：

「要多多休息！要好好保養！」

「可是，前天她流過血。」我說。

矮胖子死死把我望一陣，問道：

「多不多？」

「相當多！」

「哦？」他說。「我再看看。」

她把張的叫到布幕里面去。她走出來的時候，說：

「沒關係，沒關係。」

「那是什麼原因呢？」我又問她。

「胎衣的泡膜破裂，不要緊的。」

我和張的都很高興。我們的心多麼輕鬆呵！

回家以後，張的說：

「你快快寫完這個短篇，趁我還能抄，拿到稿費好買幾隻雞吃。」

「不到大醫院里去檢查一次麼？」我說。

「那到過年再說，反正還得半個月。」她說。

「我想，一定在一月十號。」我說。

「我想，一定在十號以後。」她說。

「那麼，到五號進醫院。」我說。

「不如拿進醫院的錢，叫我多吃幾隻雞。」她說。

行子帶着一身沙土走進來。他一手拿着小錘和刀子，一手抱着一個裝滿了破鐵片、舊螺絲、石子、書片……的鐵筒。他聽到我們的叫聲，他看到我，一下子，把他的東西扳在門里，撲到我的懷里來。說：

「爸爸，我吃！不叫張的吃！」

「兩個都吃！」我說。

「不！」他說。

「給你自己吃。」我又說。

「好。」

張的從籐椅上站起來，說：

「不叫媽媽吃，媽媽進醫院去吃，媽媽不要吃！」

行子跑過去，一下抱住她的腿。說：

「媽媽叫我吃，不叫豐村吃！」

幾天以來，我們天天討論着張的這個生產的問題，而每次所看到的結果，都被我們感到高興和得意。孩子的部位好，並且離衛生所很近，我們可以在家生。如果不得已，我們進醫院，反正，現在並不是窮得沒有進醫院的錢。再說，還有半個月的時間，也並不是來不及呵！

「情形很好呵！」我相信着。

但是，張的流過一次血！

今天，她還在流血麼？她能生麼？

我的心始終在跳着，彷彿一個鐵錘不停地在敲打我。

我跑進廠，跑過空壩，跑到宿舍，跑進我的房子，哈！張的伏在桌上，歪着頭，正在擦擦的給我抄稿子，她很好呵！她沒有聽到我，沒有看到我。呵！我的心忽然靜下來，我站在那里，我忘記了再走一步，我忘記了說一句話——

這時候，我能說出什麼話，什麼話能把我的高興說出來呢？

「張的，張的，呵！」我心里興狂叫着。

行子背着我，站在椅子上，拿着那冊大紅封面的畫冊，玩着，一個手指在點着，說着：

「這是爸爸，這是媽媽，這是妹妹，這是弟弟，這是我！」

電燈笑得發狂似的，跳動着。

「張的！」我用着最大的力氣喊她。

「哈，爸爸，行子！」張的說，「爸爸回來了」。

行子一下把那畫冊扳在桌上，扭轉身來，撇着嘴，說：

「爸爸，張的不和我玩。」

「是呵！」我說。「你爲什麼不知道休息一下呵！」

「我要和你趕齊的。」她說。

「你不是肚子不舒服麼？」我說。我抱起行子，行子抓住我的耳朵，說：

「走，爸爸，上街！」

「要吃飯了。」我說。

「不。」行子執拗着。「走。」

說着話，鈴聲響了。張的不去吃飯，她說：

「我和行子都想吃你的餛飩。」

我答應飯後給她和行子作餛飩吃，但是，行子不肯在房里，他吵鬧着要去吃飯。

「張的不吃飯。」

「張的有病。」

「不。」

「他肚子痛。」

「不。」

吃過晚飯，我領着行子走回房里來，我說：

「什麼時候吃呵？」

她托着腮，默然的坐在藤椅上，不想回答我。半天，半天，她沉思地說：

「你這篇稿子的開頭，真壞！」

「怎麼壞法呢？」我說。

「好像個老病人。」她說。「上氣不接下氣。」

「那麼，今天晚上我就抹掉它。」我說。

她不說話。她照樣的一動不動的，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靜坐着。

行子爬到我的腿上來騎馬。他說：

「騎馬上街。」

我沒有理他。因為我猜想張的是在生氣。

「張的上街玩！」行子吵叫。

張的慢慢的抬起眼睛望我，說：

「我們早應該買一張油布。」

「沙坪壩沒有。」我說。「明天到小龍坎或磁器口去買好了。」

她手托着顛勝，搖一搖頭，說：

「恐怕來不及。」

「馬上去！」

我着慌得跳起來。是呵！她要生了，馬上要生了！這是不是又會有什麼毛病呢？前天，醫生並沒有說要生得這樣快，這仍然「情形很好麼？」並且，要到醫院里去檢查，是來不及了！要去住醫院，在這要生的時候，怎樣辦呵！我抱着行子站在她的身邊，望着她，望着她的靜穆的神態，我說：

「先睡睡去吧，睡睡……」

張的搖搖頭。她彷彿有一種把握，彷彿有一種佈置，而她是在等候着，靜靜的等候着。

老陳買油布去了以後，廚師伙走進房里來了。我說：

「明天買雞，買蛋和紅糖來！並且，要買一只好蹄腿。」



廚師伏笑一下，膩膩腆腆的說：

「在四川是要多吃滷糟的。」

「那你也買一些滷糟來。」

他嘿嘿的笑着，走了。

張的覺得他好笑似的，她顯得有些快活了。她伸出她的手來，摸摸行子的臉，又緊緊的抓住我的胳膊。她的大大的眼睛望住我，說：

「這幾天，你要好好的看着孩子。」

「你不必擔心這個。」我說。

「連你都需要照料呵！」她說。

「這時候，還是先照料你吧。」我說。「去睡睡吧。」

「你先把草紙鋪好呵！」她說。「並且，最好先借塊油布。」

我跑去拿老房的油布了。

我像箭一樣鑽回房里，鑽到床前邊，而張的已經坐在馬桶上，她的話像敲

着我的頭一般，說：

「又開始流血啦！」

「必須先請醫生的。」我說。

「並不難過得太利害。」她說。「何必大驚小怪呢？」

「甯肯早些。」我說。

於是，我叫老王請醫生去了。

我陪着她。我想幫助她，扶扶她的胳膊和腰，而她不肯。她說：

「今天，也許你睡不了覺，你先休息一下吧。」

「你只會擔心別人。」我說。

「因為，我覺得我是不要緊的。」她說。她望住我，想笑似的。「我什麼困難沒有經過呵！」

張的是個沉默而執拗的人，並且，她不喜歡說出她的痛苦，也不說出她的快樂，她始終是沉默和沉靜的。但是，她的內心里却蘊藏着深深的苦痛。當她

苦痛得最利害的時候，她會背過我暗暗的流淚和哭泣。

「不要太固執。」我說。「還是躺下呵。」

「這樣要生得快些！」她說。「躺下反來更難過的。」

老王在窗外喘呼呼的喘着氣，說：

「衛生所夜里不出診。」

「真是傻瓜！」我說。生氣而又着急。「這是在生產呵！你說正在流血，叫她們快來接生。」

廠里的兩個同事的太太帶着歡快的、吃驚的神態走進房里來。張的說：

「到底驚動了你們，坐坐吧。」她困難地向她們笑一下。「我一點都不要緊呵！」

「嗨，躺下吧，」那個善良的太太說，「流血會把人流壞的。」

我把張的扶到床上，她仍然不願這樣作似的。說：

「醫生說過，生產以前，最好先走動……。」

一句話沒有說完，她的劇烈的疼痛來到了。她咬了咬牙，嘴角和眼眉擠得歪起來。

「肚子痛麼？」我托着她的頭問。  
她的牙咬得緊緊的，沒有回答我。

「那麼，我去催醫生去！」我自己說。我放下她的頭，我不能離開她的難過的神情似的，我向她死死的望了一刻。

我跑出去。當我跑到機器房的前邊時，我遇到了老王。他對我說：

「醫生說，非你去，他不來。」這是醫生的話，這話是什麼意思呵？我沒有追問老王。我跑到衛生所，跑到產科房，跑到矮胖子的面前，我難以忍耐似的問她：

「爲什麼，非要我來不行呵？」

矮胖子醫生很有道理似的，說：

「因爲這是危險的事。」

「你們連看也不看，怎麼知道呢？」

「因為這是產前流血。」

說這樣的話，這話是從醫生嘴里說出來的！

「請問你，小姐！」我說。「產前流血不能去接生麼？」

「能是能，」她說。「這情形是要到醫院里去，或者去找別的醫生，而我們接不了！」

話，這是話呵？這話是從一個醫生嘴里說出來的！

「我要請你看，小姐！」我說。「你比我強！」

「不過，危險！」她說。「一定得去住醫院。」

「前天我們檢查過呵！」

「那時候還沒有早產的徵候。」

「不管怎樣，」我說。「請你快快去看看。」

她猶豫了一陣，放低着聲音，說：

「我是爲你們着想！你們最好早想辦法！」她表示擔心而親切。「這是十分危險的！我去看看可以，但是，我不能夠負責。」

「你只要去看一下，人死掉和你也沒關係！」我冒着火說。

我和矮胖子醫生走進房里，張的就心情暢快地對她述說着病情和經過。而她，她緊張得發慌似的，不回答一句話。她向我催要着開水，蘇油，棉花，戴好了她的膠質的手套。

她背向張的，很小心地又對我說：

「你最好趕快另想辦法。」

我沒有理她，聽到醫生的聲音，我心里厭惡。

那位善良的太太問她：

「大夫！流這些血是爲啥哦？」

「產前流血！」她慌忙的答。「最危險的徵候。」

說着，她把戴着手套的手伸進被子里去，趕緊，她又拿出來了。

「一時半時不會生的。」她說。「子宮只有一點點。」

「那麼……」

「不，」她趕緊打斷我的話。「你去另請醫生，或者進醫院，我們沒有傢具和藥品，我要走了！」

「這就走麼？」善良的太太吃驚的問。

「我們接不了。」

矮胖子醫生匆匆的，急忙的走出去了。

兩位太太悄悄的離開床邊，悄悄的嘆着氣，驚駭的，慢慢的走掉了。

行子在書架前邊，拿着那冊大紅封面的畫冊，學兵操着步，叫着：一二，一二……。

我緊握住張的的手，摸摸她的臉，她的胸脯，我沒有話說。我伏在她的肩頭上，問她：

「不進醫院麼？」

「用不着呵！」她說。

「流血是件危險的事，」我說。

「能會怎，」她痛苦得皺了一陣眉頭。「對於我們，會怎樣危險呢？」

確實的。生產並不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特別是對於張的。她彷彿有無限豐富的生命力，她是那麼健康而頑強。她第一次懷孩子，是在戰地，並且在日日夜夜的混亂的撤退中。她能和別人一樣跑路，爬山，涉水，受渴，挨餓，而我每次希圖幫助她的時候，她總是說：

「以後吧，以後身體會更不方便。」她的疲乏得發紅的大臉上的一對大眼睛對住我。「現在，還不要緊的。」

她生第一個孩子，是在深深的大山所封閉的山村里，那里沒有醫生，沒有醫藥，而她和我們彷彿絲毫也沒有想到過這回事。並且，她是第一次生產，而她和我也不知道生孩子是怎麼回事。但是，她在倔強的活着，彷彿她是用毅力活着……。



我和女同志小金陪着她。她好像一條沙灘上的魚一樣掙扎和翻身，小金抱着她的腰哭叫着，我扶着她的兩腿，發傻似的一直扶着她的兩腿。

「怎麼不生呵！」她說，彷彿她是埋怨她自己。

她咬着牙齒努勁，身體緊張的抖顫着。

「孩子露出來了。」我說。我心里馬上感到了輕鬆。但是，當我察看着生出的的是兩隻腳的時候，我又冷冷的駭顫了一下。

「腿，」我說。「是倒產。」

「你不會向外拉麼？」張的着急的說。「我多麼難過呵！豐村，向外拉！快快把他拉出來呵。」

張的頑強的相信着，健康會戰勝一切。於是，她對於料理她自己的事，有着叫人吃驚的勇敢和堅決。當我們在西安準備第二次回到戰地的時候，她痛苦的向我提出了打胎的問題，並且，她決定非這樣作不可！而那時我們窮困得沒辦法，自然沒有能力進醫院和請醫生，我們在一間陰濕得像牛棚一樣的小旅館

里，戰戰兢兢的的，心痛執行着這個冒險的決定。

自從把那一包藥拿到旅館里，放在茶瓶里，又倒在碗里，有那麼半天，我的心都在跳着，神經緊張得麻木。我不敢和她說一句話。而她在床鋪上低頭坐着，深深的沉默的坐着。

她望望我，又低下頭去，她想說話。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想。我望着門外，望着高樓和天。

「豐村！」她叫我。

「張的！」我叫她。

我們沒有說出話，同聲哭起來了。

我撲到床鋪上，撲到她的懷里，我的眼淚和她的眼淚流在一起，沿着她的耳朵，流進她的頭髮里去。

「這樣作，我們的痛苦也許會更深。」我說。

她撫摸着我的頭髮和臉，她好像已經恢復了冷靜。

「可是，我們要到戰地去呵！」她說。

「我們不能討論出別的法麼？」

「堅決這樣作，會有什麼要緊呢？」她說。話，一切的話我們都不能再說下去了。

冒險，冒險，冒險，即使是死，爲了到戰地去，爲了奪取愉快的戰鬥的生涯，她一定要執行她的決定！

我煎藥，彷彿是煎我自己，煎我的心！我哭着。

我流着淚，抖動着兩手，把藥送到桌上的時候，張的沒有看我，我死死的站着，死死的望住她。

「你走開一點呵。」她說。

我依着她的話站在門口去。

我的心撞得我的胸痛着，我不敢看她。但是，我不能不看她，我要親眼看着她！呵！她把藥碗端起來！她的兩眼閉緊了，她一口把藥喝乾了！

「呵！張的！」我跑過去。

她一下睡下去，她沒有說話，也沒有看我。

我站着。後來，我走着。好像，烈火在燒着我。

沉默，沉默，陰沉的恐怖在沉默里走動着。

我彷彿聽到了她的心跳的聲音，肚子響的聲音，流血的聲音。

她不動，不響。她沒有聲音。

忽然間，她露出頭來，她說：

「肚里並沒有感覺呵！」

「好極了！」我說。我心情輕鬆而愉快。

「再等一等！」她說。她又把頭埋在被子里去。

我輕鬆而快活。我幾乎想唱歌。我們打胎不會打死人，肚子不會痛死人，

而孩子也沒有生！呵！謝謝天，謝謝地，呵！……。

「肚子不痛麼？」我高興的問她。

被子搖晃了一下。

等一等我又問：

「肚子不痛麼？」

被子又搖晃了一下。

等一等，我又問：

「肚子不痛麼？」

我幾乎跳了起來。

張的露出紅紅的臉來，說：

「真糟糕！一點反應都沒有。」

今天，我們沒有那樣窮。今天，我們是在陪都，今天，我們有醫生，有醫院，有要用的藥品，有要用的工具！今天，我們不是冒險！今天，我們還怕什麼！但是，張的在痛苦着，並且流着血。這不是一件「頑強」的事呵！

「你要好好的躺着，張的！」我說，我理了一下她的零亂的頭髮。「我去

請王韻清大夫去！」

「請她麼？」她說。

「她還有經驗！」我說。

我把醫學博士王韻清大夫請到房裏來，放下她的小小的竹藥籃，趕緊走到張的頭前去。我剛想伸手去摸摸她，她緊緊的把我的手抱住了。

「豐村！要請王大夫動手術呵！」她說。

王大夫，那個四十以外的老太婆，按班就序的脫下她的大衣，按班就序的洗洗手，按班就序的打開她的竹藥籃，按班就序的盪手套，並且繁瑣的詢問着我，繁瑣的問着張的，繁瑣的問着跟進來的兩位同事的太太。而她，她兩耳里填着棉花，她聾，一句話你必須和她說上三次，而她總是悲傷似的唉，唉，唉着嘆氣。

她慢，慢。慢慢的動作，慢慢的說話。她慢得像個老皮牛，老毛駱駝，大耳驢，老笨豬。彷彿她沒有辦法把時間趕走，彷彿她沒有辦法過這個夜。她唉

唉着，傷着心。

她把手套套在她手上。許久許久。她和小脚的太太談着她的接生本領。她所遇到的怪胎。她所厭惡的不慷慨的人！半天，半天，她把被子揭開了。

「哈，這些血！」王大夫歪着鼻子和嘴唇。

她把血手拿出來，彷彿心痛似的咬着牙，脫着並且察看着手套，說：

「這是一個難產，很危險很危險的難產。」

「爲啥直流血？」善良的太太又担心的問。

「因爲，呵，危險！」她向善良的太太聳聳鼻子。「胎衣先脫離胎盤，塞住了子宮口！」

「動手術麼？」我問。

她歪着頭看看我，拉着嘴角說：

「動！」她停一下，「這是碰到我，這宗胎我不知道見過多少個，我有辦法的！你要碰到別的大夫，噯，她又歪歪眼睛。實話說，沒有誰是有把握的呢。」

她把五個像春捲一樣的棉紗團填到子宮里去，自然，張的痛得不能忍受，張的說：

「少放一塊吧，王大夫」

「少放半塊也不行呵！」她說。她直起腰來，望望我和兩位太太。「咱們都是河北人，我是存心不叫你受痛苦的，對不對？」

她放進了最後一團。

「把被子給她蓋好。」她命令我。「我能保險她不再流血！」

她和兩位太太談着，並且，詢問着我的職位和我的家庭情形。後來，她說

「我得去休息，她什麼時候痛，什麼時候去叫我，越痛得利害越好！」

小脚太太把王大夫請到她房里去。善良的太太說：

「行子睡在找床上，我得去看他去。」她也走了。

我伏在張的臉前面，我說：

「這就不要緊了。」



「爲什麼不叫她用更快的方法呢？」她說。

「這不是很簡便麼？」我說。

她歪過臉去，沒有回答我，但是，很快她又轉過臉來望望我，說：

「我只是難過，比任何一次都難過。」

「難受是好現象。」我說。

她緊緊抱住我的手，沉默着。一會，她把我的手按在她的胸脯上，說：

「很涼麼？」

「流血太多呵！」我說。「你自己看見也會吃驚的。」

「作母親確實不是一件容易事。」她說。「應該把行子抱來，叫他看看媽媽的痛苦。」

「倒不必胡想。」我說。「不過，現在，我們不是沒有保養身體的能力。我們倒可以好好保養保養的。」

「保養能補償作媽媽的損失麼？」她說。她忽然痛苦得把她的冷靜的神氣

扭壞了。

我的心駭顫了一下，我跑到小脚太太的房里，對王大夫說：

「她的肚子痛起來了。」

「痛吧，叫她痛吧！」王大夫很得意的樣子。「越痛越好，痛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孩子就會出來了。」

跑回房里，我的心在瑟顫。我站着，彷彿是站在張的的心上，我跟着她的心在跳動。我望住她，她彷彿只有那麼兩隻大眼睛，而那眼睛始終在擒着我，批評着我，囑託着我，希望着我，埋怨着我。我不能幫助她。我慌張的站着，紊亂的發着呆。

我坐在床邊上，去看着她，去摸着她！

我只有親眼看着她，親手摸着她。

「痛得夠利害了吧？」王大夫勝利的公鷄一般叫着，走進房里來。「生產是要痛，非痛不可的事。」

她走到床邊上，揭開被子，睜開張的兩腿中間是那麼一堆血。那是肉，是肉泥，好像是她的腸子，心肺，五臟膠結着。一陣一陣的向外湧着。兩位太太把她們的眼睛用手蓋起來。王大夫縱着鼻樑子，裂着嘴角，咬着牙，長長的嘆了一聲氣。

王大夫，那個醫學博士搖了搖頭。

「唉呀！噁，噁，噁……」她彈着舌尖。

「馬上使用有效的手術。」我對王大夫說。

「應該。」她說。「我有一個辦法。」

「好！」

「但是，不保小孩。」

「我不要。」我說。「只要大人健康。」

王大夫，那個醫學博士搖搖頭。

「咱們是同鄉，醜話先說在前面。」她說。「我不能說十分保險。」

我沒有答理她。

小脚太太說

「先打麻藥針呵！」

「我沒有。」王大太說。「我說老實話，咱們是同鄉，我要是給她打一針什麼，我要錢！你們會給！可是，這事別的醫生能辦，我不能辦。」

「那麼，我們進醫院。」我說。

「好，這好。」她說。她走出門口，用她的盤子的說話聲音，對我那些同

事們說：

「能送醫院就是好，只怕送不到！」

她不肯離開似的走回來，對我說：

「要帶着酒，準備她暈！要帶着東西，預備小孩生！」

「謝謝你了！」我說。我跑出去，用斧頭砍下一扇門板，我決心把張的送進醫院去。

張的同意我這作法。並且，她好像安慰我似的，說：

「不要緊的！在鄉村里生產還可以過三五天的！」

走到中央醫院的時候，張的的精神好起來了，在她的稍稍恢復了一些紅潤的臉上，在她的一對大眼睛里，我彷彿又看到了她的頑強的生命力！我覺得，我心里充滿了無限的愉快。我們勝利了！我們戰勝了苦難。今天，我們又戰勝了死亡！我們來到醫院，來到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來到對生命最有保障的地方了！

「還好吧？張的？」我問她。

她使勁抬抬頭。說：

「不過，一定要動手術！」

「那當然！」我說。

一個高個子醫生走進來，檢查了她，並且寫了診察單。

「在，她流了很多血，並且耽誤了很久。」我說。「我們需要用最快的方

法，使大人的痛苦減少。」

她好像不大愛理我，她沒有說話。後來她說：

「她的情形很好，能夠好好生下來的。」

「不，醫生。」張的說。「難過得簡直受不了呵！」

「你有幾種現象很好，」那個大個子醫生說。「你的脈搏和呼吸都正常，胎衣膨脹力也很好，不用擔心。」

張的睡在生產台上，經過五個醫生診察以後，我又說：

「爲了減少大人的痛苦，最好是動手術。」

「她用不着。」一個胖子醫生說。他把長袍的一隻手遞給另一位醫生。「你是她丈夫麼？」

我點點頭。

「那麼，你暫且出去吧。」她說。

我走到張的的頭前，兩手抱住她的臉，說：

「來到這里，一切問題都沒有了啊！你要信任醫生：不要再固執！」  
我輕輕的走出來。

此刻，從來所沒有的舒暢，跑到我心上來了。我感到全身的輕盈，暗暗的笑了。無論如何，儘管張的遭受苦痛，但，她可以健康的存在了，她可以頑強的活下去了！戰鬥下去了！

「說張的情形不好的醫生，都是放屁！」我暗自罵着。

我跑到們診部，我要把這消息告訴辦理入院手續的好友戴天，我要告訴那些送張的來的小工，我要告訴一切人：張的沒有危險了！

「可愛的孩子，永遠是我的！」我心里說。

我對戴天說：

「張的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他驚喜的笑着，連連說：

「哦，哦，哦，生了麼？」他抓住我的胳膊，又說：「走，咱們看看去！」

「不叫進去！」我像個小孩的口吻說。

「不叫進，咱去聽聽！」他說。

我們悄悄的站在生產房的門外。

一個醫生說：

「用力！」

另一個醫生接着說：

「用力！」

「唉呀，開刀吧！」張的的聲音。「——！」

戴天用胳膊跨住我的胳膊，我們坐在門診部的長椅上。我說：

「舊的危險不會再繼續，而新的危險馬上會防止的。」

「是呵！」戴天說。「王韻清那家伙只是爲了錢！」

鐘擺在嗒嗒的響着，針，那黑釘一般的長針和短針，像黑夜一樣，默默的走動着。



我們跑去聽。張的聲音說：

「————，難過死囉，動手術吧！」

我們跑回來，談着：「不要緊的。」

我們跑去聽。張的叫着：

「唉喲，沒法活啦，————，動手術吧。」

我們坐在長椅上，談着：「沒有關係。」

五個醫生診察過，說她的情形很好。

五個醫生判斷，她能很好的生下來。

五個醫生看着她，她不會發生新的危險。

但是，我再也不能忍受張的慘叫的聲音了！我不能聽，我每一聽到她的叫喚聲，就好像刀子在刺我的心，我闖進去了。

「爲什麼不能生下來，也不動手術呵？」我責問她們。

那個大個子醫生說：

「她能夠生的。她一用力，胎衣就出來一大半，」她把張的的腿弄一下。又說，「只是她不好好用力，這樣子，到天亮也生不下來的。」

我沒有話講。我對張的說：

「想減少苦痛，只好聽醫生的話，張的！不要執扭，只有早早生下來，痛苦才會終止的。」

我在長椅上還沒有坐定，醫院的公役來叫我。我想：也許是生下來了。我對戴天說：

「如果是生下來，你明天一定把行子給我送來。」  
我跑到生產房，高興地敲了敲門。

那個胖子醫生走出來，說：

「真是叫人生氣。」

一句話叫我捉不住頭腦了。我想一下闖進去。

「你不必進去，」胖子醫生說。「我問你。」

「什麼？」我驚愕的反問她

「她的脾氣壞麼？」

「她的脾氣不好。」我說。「但，她不無故發脾氣的。」

「她歡喜打孩子麼？」

「不大喜歡。」

「她平素好吵鬧麼？」

「不常見。」

「她家的環境很好麼？」

「說不上好，但是，因為她最小，並且，沒有哥哥和弟弟，爸爸和媽媽都愛她！」

胖子醫生翻一翻眼睛，說：

「我問她是不是生活得很優裕。」

「不。」我說。「一點都不。」

十分鐘以後，我跑來了。我要來聽聽她，我要來看看她，這好像是我的需要，但是我聽不到聲音，我也看不到她的面影。我的心東東的跳起來了。于是，我推開門子，闖進去了。

「你勸勸她吧！」大個子醫生說。「她多固執啊！」

張的那蒼白的目光擒住我，說：

「豐村！叫她們讓我休息一下吧！撒手！你們會把我的性命葬送的！」

「你要怕葬送你的性命，你不要來醫院啊！」一個小臉蛋的醫生說。

「她的氣力的確不行了。」我的嗓子乾結着說。「請你們先讓她休息一下吧。」

「這樣，到天亮也生不出的，」大個子醫生又說。

「我一定死在你們手里！」張的氣喘着說。

「好，我們不管。」大個子醫生說。

她們把着張的的腿，胳膊和頭的五個人放開了手，張的一下把身捲作了一

團，說：

「這樣，我死也舒服啊！」

我去照料她，她兩手抱住我的兩肩，說：

「豐村！她們非把我弄死不行的！豐村哪！我難過得要死呵！」

「現在不能動感情，張的！」我壓着我的淚水說。「在這裡，你聽醫生的話，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但是，」張的說。「她們不動手術。」

大個子醫生說：

「她能夠生，她偏要動手術，她要好好的生，也許早就生下來了！」

「是呵！張的！」我說。「你早生下來一時，你少受一點痛苦，認性子有什麼好處呢？」

「我覺得，不動手術不能活呵，豐村！」她說。

「那是胡想，」我說。「聽我的話，張的！我們相信醫生吧！」

張的不得已地把她的胳膊和腿伸張開來，又在開始用力了。

「要像這樣，」大個子醫生說。「早就生好了。」

我回到長椅上，但是，我坐不住，我來回的走着。

「你休息一下吧，」戴天說。「在這裡用不着再擔心，反正不會有什麼危險了。」

「我也是這麼想，」我說。「但是……」

「嗨，嗨，」他拉住我。「先休息一會，到一點一刻的時候，我們再去看她。」

鐘擺均勻的滴嗒着，滴嗒着……

這樣遲慢的時間呵，我不能等待。一點一刻，讓擺鐘一滴一嗒的走，要走多少次數，我無心計算。我要早早的跑去，早早的看到她。

一點鐘的時候，我跑去了。我躡着腳，壓着心跳，擔心地竊聽着張的的聲息，但是，沒有。

「早生下來了？」我問我自己。

許久，許久，生產房里有人問：

「你是哪裏人？」

沒有回答。

「你姓什麼？」又問。

也沒有回答。

一聲氣喘也沒有了。

「這是要動手術。」我想。

一刻，那個看護走出來，我悄悄的問她：

「還好麼？」

「比剛才強些！」她答。

比剛才強些，是的。剛才我看她的時候，她還很好，而現在比剛才強些！

呵！那是要生下來了！或者，已經開始生了！或者………。

但是，沒有聲息，並且，我聽到了那些問話。

「要開刀麼？」我問。

「打針！」她說。

我闖進去，我的心彷彿一下停止了。呵，張的！張的一口一口的咽着口沫似的，發噎的伸着脖子，黑晶晶的大眼睛，被蒼白侵蝕着。瞪着，呆着。她用力向兩邊拉着她的嘴角，白白的牙齒恨恨的咬着什麼，緊緊的扣住了。

不知什麼時候去的年老的醫生袖着手在一邊站着，望望我，望望張的，默默的嘆了口氣似的。

「打針！」她說。

張的的胳膊已經伸不開了。

我站在那里，不能有一點聲音，不能有一個動作。

「這個人，恐怕救不活了！」年老的醫生說。她用着嘆氣的神氣望我一下。我搖搖頭。我相信不會。我相信她的情形還很好，我相信她能好好的生下



來，我相信她比剛才強些，我相信醫院，我相信這一羣六個醫生，我相信她不會有什麼危險！我相信她舊的危險會消滅，新的危險會防止！我相信她的頑強的飽滿的生命力！我相信我們能共同戰鬥下去，活下去，永遠堅強的活下去！

我搖搖頭。我切着我的牙齒。

張的不該死！決不該死！

張的不會死！決不會死！

「呵！張的！」我沒有眼淚，我哭不出聲音來。

我撲在她的胸脯上，她的臉上，頭上，肩膀上，心上！我對着她的心發

誓：

### 我控訴！

我向全社會，我向全人類控訴那些庸醫，——殺人犯！

她們殺死了張的！我作證，她們殺死過千萬個張的！他們會繼續殺死千萬

個張的呵！

我不准她們這種罪行繼續存在！

我控訴！

一九三四年二月于渝·